

歐羅巴文藝叢書

漫郎之愛

法國卜赫佛著

成紹宗譯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2148

歐羅巴文藝叢書

漫 郎 之 愛

法國卜赫佛著
成紹宗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116168

~~126163~~

~~126168~~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二版

原價 大洋九角

特價 大洋三角

翻譯者 成紹宗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卜赫服	I
漫郎攝實戈研究	XXI
作者序	XXVIII
漫郎攝實戈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9

卜 赫 服

(1697——1763)

卜赫服 (全名 Antoine-François Prévost d'Exiles) 的生活,是一種極浪漫的生活。他在1697年三月一日生于阿多亞省(Artois)之要塞侯士墩(Hesdin)地方。他父親是該地法官,人極精明,能親自于治事外兼顧其兒輩之教育,生子凡五人,卜氏行二。他既離父教,即被託付給主持侯士墩小學校的耶穌會修士,起始與他們一同研究他後來

在巴黎 Harcourt 公學完成的學業。其師輩羨他的材具，便極力誘致他進他們的會去做小修士，但少年壯志，決不在此。年十六，忽見他投到魯意十四王的軍隊裏去入伍爲志願兵，殊可驚異。到 Denain 之次日，時光却是難過，出征終了，已無再進之望了。且軍法之苛酷，尤非卜氏所合得來，他無論如何總喜歡學業。既絕此心，他的目光乃轉向他曾經放棄的社會，他就投止于弗理虛 (La Flèche) 的耶穌會修士那裏，他們絕不以罪人待他，只當他是頑皮小兒。他在那裏滿心熱忱，無往不然；他在少年小修士中不久即成爲最虔心者，並在一次信心激迫的響往中做成了一篇讚美法郎梭亞沙維也上人 (Saint François Xavier) 的頌歌 (此歌已佚)。在這一次，總可信得過他從此上進了，但不其然，他的心情不斷地在尋求其目的，既昧昧然以宗教生涯之枯索寡味爲病，而不欲去過他，乃使他立刻嫌經堂之狹小不足容其身了。他早已類似他後來搜索起所有的回憶寫出來的這本書中的主角騎

士葛理煜 (Chevalier des Grioux), 且養成一腔愛情, 使一切虔誠當之, 無不望風披靡。他乃再次離寺院, 顧此去仍返軍中, 如他所言足信, 則他這回在軍中却很專心着意。他以少年明慧多姿, 能得婦女之歡, 世人之寵, 乃盡其軍人狂態, 委身于極放浪的逸樂生活, 迨一度失意情場, 悲苦欲狂, 遂投身聖冒爾寺 (Saint-Maur) 之福音會修士處。其時年已二十有二。他受戒 (1720年) 之前, 雖其親人友人, 也不知其情狀何若。後蒙愛米安 (Amiens) 的主教昇為司鐸職, 乃輾轉至魯昂之聖烏昂寺 (Saint-Ouen à Rouen), 與一耶穌會修士名勒勃侖 (Le Brun) 者鬧了一場筆戰; 至貝克寺 (Eec), 至聖日耳模寺 (Saint-Germer), 作昇級之預備; 至歐弗鸞寺 (Evreux), 至巴黎之白衣寺 (Blancs-Manteaux à Paris), 說教具偉績, 卒至卜雷聖日爾曼寺 (Saint-Germain des Prés), 輯 Gallia christiana (基督教之高魯國) 之作, 其中一卷, 幾全出其手筆。聖樸甫 (Saint-Beuve) 曾說: “照種種情形

看來，他于那時已起首在編他的“一個有身份人的憶語”（Mémoires d'un homme de qualité）了，同時他就靠他述以悅人的這許多有趣的故事，使經堂的夜課也有聲有色。一次他藉口小小失歡，而其實則是他自己的私意，謂永遠無意于經堂的功課，使他申請于羅馬，求移轉于一派較為寬鬆的教會；他所選擇的是克呂尼（Cluny）會。他的請求已蒙恩准，教諭已定期由愛米安的主教宣佈。卜氏算計定了，就一大早逃出了寺院，並留書給上級的教士告以原委。他直到最後還不知是一個計策，這教諭却並不宣佈，因此他逃亡者的境地，已鑄成大錯，使他無法可想，只有一逃逃到荷蘭。會中首領雖很想作一次人情再容他進門，但卜氏未及知，已經走了。一經這番大變故，他才懂得留意于一切世故。他以富于知識，善于學問，長于辭令，乃嘔出他經歷或採擇所得而在靜中堆上心來的往事與奇聞，又輕又快捉筆不釋，而他的小說，文選，譯述，筆記，史傳，在文壇上很快就拓開一大位置。他的

出奔是在1727年間；他年已三十有一，這樣住在法國境外至少有六年，而在荷蘭及在英吉利參半。

那時荷蘭出版業非常發達，有大數的法文書都在那邊問世，卜氏乃得在那裏安安靜靜完成那部“一個有身份人的憶語”(1728—1732，共十二開本八冊)，問世後竟得極大的成績。其時他在海夷(Haye)結識一個年青美貌的女新教徒，她才慧身家俱備，而不能免于困窘。卜氏細心着意以周濟之，少女爲了情並爲了恩乃有托身之意。卜氏既爲戒律所繫，便誠心慎意拒却了；他所以拒却者，另外並因爲這個結合，要使他永遠回不得他所謂未覺其能丟棄的祖國。然此少女之情，未曾因這高貴的率直之處而稍減，當她的男友于1733年離荷蘭時，她仍跟到英國去住了一時。Lenglet-Dufresnoy教士曾要向卜氏報仇，借此境況爲由，暗裏在誣蔑他。他隱刺他跟從一個婦女逃走，責罵他放蕩不正。卜氏在一部時間性的著作“對付”(Le Pour et le Contre)中正色和氣地答覆他。這部却是一

部巨著，共有十二集，二百九十六節，成于1733年至1740年間。于美術，文學，及科學之情形與衡量，所見俱有獨到之處。卜氏發表之于Steele, Addison及Johnson等報的英文版上，他把他所有的知識與口味滔滔傾吐。他對於Lenglet-Dufresnoy凶惡的申斥這節特別情形中，就用這些話以梅道(Médor)的名義描寫他自己的面目：“這個如此爲美人所暱愛的梅道，是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男子，他于臉龐上與癖性中已顯露着他舊時的傷心，他有時整整幾個星期在他書房裏過去，而每天以七八小時用在學問上面，他難得去找行樂的機緣，便是碰着來的他也不顧，他視一切人間的樂事與有趣的消遣，不如與一個有見識的朋友作一小時的談話；且爲人文雅，固得之于一種高明的教育者，但不甚于逢迎；性和善，但多愁；並也寡慾而束身自好。我已把我自己忠實描寫，這個肖像之諛我自負之心抑或傷之，所不問也。”

於這次且發現了卜氏所負的大半債務是去救

濟窮苦人的，而使他的尊榮移轉過來的筆戰中，人家印出了他“克倫威爾的私兒克雷芙蘭君或英國哲學家”(M. Cleveland, fils naturel de Cromwell ou le Philosophe anglais, -Utrecht, 1731, 8 Vol. n-12)。他那時是在痛苦生活中最有趣而出產最豐富的待代。“對付”全書，他不久即讓與聖馬可之勒番佛耳(Le Fèvre de Saint-Marc)書局，大量的分散出去，使法國人知道了英國之人情風物而出他于窘境；他後來發表漫郎攝實戈與騎士葛理煜合傳(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oux et Manon Lescaut, 1731)，名盛一時；此書最初曾見之于“一個遁世的有身份人之傳奇與憶語”(Mémoires et aventures d'un homme de qualité qui s'est retiré du monde)的第七集中。

這時他住在外國已厭倦了，便熱望要重觀故國，但他為謹慎計，對於伺機向他作再進一步之苛虐的敵人，備具戒心。皮西(Bissy)之教宰，曾與他相識于卜雷聖日耳曼寺，與公禱氏之世子(Prince

de Conti), 都爲他懇情說項, 使他得以再穿上聖人會禱師的服裝坦然重在巴黎露面。(1734)

他著作之豐富, 快到不可置信。福亞塞 (Foisset) 曾說: “我人可斷言他雖間以談話, 他的興會可以不稍鬆弛而仍能從他打斷的思路中繼續他文字之組織與程序, 他屬筆之易如此。”他于 1735 年發表“吉雷令領帥行述”(Doyen de Killerine, histoire morale), 不久跟上來的有“英后瑪葛麗德唐裘傳”(Histoire de Marguerite d' Anjou, reine d' Angleterre, 1741); 哲學的軍役或孟加爾先生之憶語(Campagne philosophique ou Mémoires de M. Montcal, 1741); 瑪爾特傳記所採的憶語或某軍官少年時代之歷史(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alte ou Histoire de la jeunesse du commandeur xxx, 1742); 武功王季雄傳(Histoire de gauillaume le Conquérant, 1742); 羅貝耳特遊記(Voyage de Robert Lade, 1744); 西舍龍家書(Lettres familières de Cicéron, 1745);

一個老誠人的憶語 (Mémoires d'un honnête homme, 1754)。至此，他因為助一個新聞記者，為他修改新聞，致被他纏累，幾乎為償他為這可憐虫誤定了受累的標題之罪而失了自由。他乃出奔不魯塞爾 (Brussel)，但此風波平靜很快，卜氏即安然歸。那時他慣與名人社會周旋：如克雷基夫人，屠勃雷夫人等客廳 (les salons de Mme. Créquit, de Mme. Doubiet)，巴西繆沙 (Mussard, à Passy) 家之集會，皆有足跡，並于此遇盧騷 (J-J, Rousseau)。監印官亞該索 (Aguésseau) 勸他把他自發現好望角 (Cap de Bonne Esperance) 以來有連貫可尋的遊記撮略編成一個整集。卜氏乃着手工作，寫了一部遊歷通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1746—1770)，凡二十一集，而以前部十七集公之于世，並經哈潑書局訂正再版，同時他把黎却蓀 (Richardson 英著作家) 的小說在法國自然化了；以 Clarisse Harlowe, Grandisson, Pamiéla 諸作，刪其原來之瑣屑廢語，雖攪弟德祿 (Diderot) 之

怒，然即因此而使這些書在法國比在其誕生的地方更其通俗。他還寫了“道義社會”(le Monde moral, 1760)；採入美德傳的憶語(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vertu, 1762)；奇聞奇事錄(Contes, aventures et faits singuliers 1764)；梅道致一貴少年書(Lettes de Médor à un jeune seigneur, 1764)。但他自“近代一希臘女子傳”(Histoire d'une Grecque moderne, 1741)這一本聖樸甫所謂“美小說也，立意之巧妙與空洞等”的動人的言情小說之後，他的作品已沒有多大意思。

他于1754年即膺瑞森聖喬治寺(Saint-George de Gesne) 禱師銜而使他進益稍佳，此後他且卜居于上野(Chaillot)，乃于 Chantilly 附近聖斐明(Saint Firmin) 鄉間購小屋一所。據加耶(Gaillard)云，這所住宅“本身即已非常有趣，而其四境則更勝”。這個卜和尚就在那地方送他的殘年。他年高多識，便離世靜居，打算用他殘留的歲月來做

些有益于宗教的著作。我們以從他紙上所見的一片段，便可概知這些著作的大略。第一是要用人類的知識更明確來反證宗教；第二是要說出上帝循一不變的行爲；最後是要把宗教思想發展到社會秩序裏去。但他未竟其志，中途即爲死神所襲。176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將近下午四時，卜氏在 Saint-Nicolas d'Acy 午餐過後緩緩回家來，因中風或血管爆裂忽然倒在路旁。鄉下人抱他起來，已只能看出他是死了。其後八年至十年間有一種傳說流行起來，說他是被一個醫生因無知又求速而活活地解剖死的。那是個童話，自後就完全無人置信了。

僧士卜赫服的著作等身。他的心血已不祇二百餘冊。他的文選已出了幾個版子，最好的要算是書面有 Paris 及 Amsterdam (1783—1785 八開本三十九冊) 字樣而由出版家 Leblanc 在 1810 年再版的。所有他有行文草率之病的作品，恰好如今已被人忘却了。但只要有這顆珍珠漫郎攝實戈，這

本偶得的傑作在，已足使他的大名永遠無遺忘之日。

這本確是傑作。非議之人，當然在所不能無有，即如拿破崙，他在聖海侖 Saint-Hélène 讀此書，覺得是寫給門房老哥看的，還如Barbey d'Aurévilly 按下的評語是又無情又不公的。但那也很屬徒然。百五十年之歲月，並未使此作入于老境，且其爲真實，有光彩而新鮮，一如其出世之第一日。因爲他簡單平易而無所用心的筆致已創造了不朽的風格，而保持着名著作家與批評家讚不絕口的嘆賞。盡人而知道繆塞(Musset)于1832年在 Namouna 中致意漫郎的這些詩句：

漫郎！你這獅身的女人！活的人魚！

三倍其女性的心，幾筐幾筐的克羅巴脫

拉！〔註一〕

任人如何言，如何行，縱使聖海侖有人語，

說你的書是寫給門房老哥看的，
你並沒有減了真價呀，無恥的，而且克羅
曼娜〔註二〕

我覺得也不配親吻你的雙腳。

你的得我歡，與鐵白喬使我惱不相上下。

我是多麼的信你！多麼的愛你又恨你！

何等的沒出息！無聲中何等的熱中

對金錢與歡樂！整個的人生真給你片語
道盡！

啊！你是多麼的癡狂！

你如其活着呀，我明天將何等的愛你！

也無怪 Mimi Pinson 與 Frédéric et Berner-
ette 的作者（繆塞）筆尖之下要有這般的驚嘆。除
這節有名的抒情詩之外，莫伯桑也講過此書所以
不朽的道理，他說：“其爲失德，失信，愛人，亂人，

〔註一〕Cléopâtre 埃及女皇，以美著……

〔註二〕Cléomène，斯巴特王，計三世。

爲聰慧，爲可怖與可人也，俱天真爛漫之婦女之至真者也；漫郎攝實戈在是矣。以此面目之充滿了誘性與天秉弄入之態，作者似已盡天下女性之最無恥，最感人，最可愛者而造化于一身矣。漫郎，婦女之全體也，自來卽若是，當今仍若是，往後且永若是。”這個意見是十分苛刻，十分過份的。漫郎並非婦女，不過是淫娃，姑娘，當今若是，以後且永若是耳。她只在她喪生於中，敗名失節，遺臭萬年，雖有脂粉風光也無可挽救的“墮落”的氛圍裏；還可當之，還足稱是。聖費克多(Paul de Saint-Victor)對她之見解與論斷才令人嘆服；他說：

“這本書是爲人所擊賞的‘奇書’，雖然有其骯髒之處，令人以不能洗刷其玷污之頁爲憾也。‘漫郎攝實戈’之空前絕後而驚人，卽因其是一本以傷風敗俗之處來取悅人而使人不欲天下有一物似其女主角的一本小說。設使欠些可惡處，欠些不道德，漫郎卽不成其爲漫郎了。她的一小點污漬，像個蠅子般著在她癡狂的頭上。這是她的情郎們所

以認識她的一標記。沒有第二個名詞可以稱此嬌弱可愛的‘傢伙’。在我國下流語中便是所謂 fille (姑娘或淫娃)者是也。她屬於生不逢辰的婦女一類中，尼菴的柵欄和‘回回家’(harem)的防閑是爲了她們才發明出來的。她所有者，懦弱也，嬌脆也，淫亂之穉氣與輕狂也……若要去淨這些污濁，又須用多大的烈火呀！便是這本小說冊子，也在病熱發燒，顫跳；這是急趨于情癡與熱中的‘法國狂’(Furie française)。葛理煜于初次見漫郎時，即說：“我乃向我心靈上之情人以前行矣”；他就腦袋先上前去倒在她的懷中；自從有這次與相吸狀態一樣不可解的擁抱，便失戀，苦厄，羞辱都永遠不能解脫他出來。此書從頭到底，文字間總不脫一種情詩的步調，激昂，風格……鍾情而犯了此病，便引人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敬意的哀憐，如狂易，如痛極，如這些像是由一隻超自然的手打擊着人類的脆體而生的玄妙的病。不可抵抗的惻隱由之而生，使你對此奇書，手不忍釋；熱烈的淚由之而流，

雖是最純潔的眼，亦帶水于其卷頁之間。”寫在漫郎攝實戈卷首者，這便最是動人，最是正確，兩者兼而有之了。

人以欲知所謂漫郎者究有無其事而爲問題。這顯然是卜氏從他裝滿實有之軼事的回憶中汲取而來，而這也不用說是他離寺院，入軍伍，放蕩淫逸之數年間的往事。如今又敢問，其間究有無一姑娘名漫郎攝實戈者耶？要以此尋求，似乎欲尋求究竟有無情郎名葛理煜者一樣的稚氣。葛理煜是卜氏自己，即非所經，至少在一個漫郎掌握中時可使致此者。而 Tiberge 也就是卜氏，可以說是他的良知，是常在擋住你的上邪路的聰明口氣，可是永遠擋不住情欲前進。如在此不得不與繆塞表同意而以 Tiberge 爲惱人，則殊爲歉事。事情却奇怪，蓋他是朋友的模範，他才在規勸我們。所以然者，或因于書中不大用得着他，但作者要把他放在書中是當他做“德性”的。他的樣子就因此稍失其真，稍背自然了。但所有餘者，都很生動，都不斷地在處

處表現出不朽的人物標準來。試看漫郎之兄攝實戈，他是好鬥，酗酒而善陰謀；其襲人所不防，與偷過一張紙牌或一顆骰子一樣的在行；一朝要顯乃妹的豐采，即裝作粗大的喉嚨；一朝錢到手頭，即默而無言，使以後還有機會可乘。至若葛理煜，則胸無城府者也。以他這樣的年紀，一向又沉靜而腆腩，危險之大是不用說的。他將為第一個上來的人的口頭之物，然而這人在以 Arras 母猪的步履，大踏步上前來了！她一來到就已何等地失德與自私了呀！一下子她就很自然地撒起謊來，稱葛理煜為表兄，而教導他逃亡又是她。以後且長如此，終身且長如此了。她到底志願何在呢？不入尼菴而去行樂耳。助她得自由的‘人’她倒不在意，她所要的就只是自由。然則她不愛葛理煜嗎？非也，不過其愛之之道，一如她這類傢伙那個樣子耳。闊奢歡樂，她一日不能無之，總之是要求萬能的錢。因此，她的‘騎士’境況既無力酬其所欲，她便立刻對他薄倖，無自不然，而無往不因此物而愛他也。她以

姿色之無慮，便也不怕有接濟竭蹶之虞，她于金錢雖毫無牢靠之處，但捨此她就不安穩不遂意。有此種種，所以葛理煜要做她口頭之物，而她將永不放鬆他了。他雖不欲殺其父，但他不聲不響百計以求有以變其家產之法，情慾之陷溺他呀，就一至于此。他既已不敬慕漫郎，且已輕蔑她，但捨棄她之難，比使他不誠實還要難。他去賭錢，偷牌，簡單一句話，是做賊。他的好親親 (*Chère maitresse*) 的親親 (*Caresse*)，已麻木了他的心靈與良知，直使自悔之門都塞住了。

人亦有以卜氏之欲表障罪惡幾在“漫郎攝實戈”中奉之如神，乃不直之者，小仲馬就厲聲厲色而稱此書為娼女聖經。這可不是作者的用意，他的眼光正反是，卻是要做一部有益風化的作品。

無論其為何物，後人却因“漫郎攝實戈”之永遠真實而歡受之。而對此後代稱為“罪美人”者的女主角，且表示無限好意；並幸靠她死的動人而容過了她悖亂的一生，抑亦因為她愛過不少，便恕過

她不少。即使今日我們如見她仍滿身裝扮着十八世紀的風光，以她膏髮，明眸，以她還能使紅疵蠅斑有生氣的巧笑，她碎格子的長袍，正格子的短襖，娉婷來前，我們還能忘了她一切的罪辜。

Gauthier Ferrières.

漫郎攝實戈研究

漫郎攝實戈一書，不待誇耀而可稱之爲長春不朽者之傑作。我們不必借端藉口，隨時可以引來講講，而所以講講者，亦唯在講講而已。我們試將時下一等佳作，入手流覽，考其內容，則分析也，解剖也，已盡取情致纏綿之景而代之，所謂“愛”者，已失其爲一種情緒之面目，竟一變而爲科學之一，至此便使人渴思于清泉橫溢的這類明澈的敘事文中，求一勺以潤其胸懷；雖失其源流所至，無所遺憾也。此作最大風趣，卽在其所敘情懷表態，俱奔

放而出。試觀騎士葛理煜之遇漫郎于愛米安旅舍也，彼既未嘗平視一少艾，于漫郎又屬初見，前此並其爲媼妍老少而不之知，然對此行且爲其一生憂樂所係的陌生女兒，彼竟興起前進，不能自己。葛理煜之言曰：余乃向余心靈上之情人以前行矣。

其行文所向，姑不具論，然漫郎之爲人，世人對之固具無限驚奇者，中否肯要，卻費推敲。漫郎性出天然，然其天然之性，不無稍帶荒唐。此爲的評，本無疑議；但考其實際，之子豈自始至終，既善且美耶？不善矯飾者，能捨着意描畫之情節而取赤裸裸如童話者耶？漫郎之描寫，其錯誤如簡筆肖像，逼真過甚矣。此女心中無愛，所有者嗜欲而已；情緒於其身，長于本能之狀態。然其于女性可愛而不可教的弱點，安富尊榮的心，固已表現無餘！彼固深愛其葛理煜，然其愛明珠，駟駕，聲色之娛，口腹之樂也，尤甚於其人。

漫郎於各種態度上，其人格於今已失其典型，我們雖恍惚猶能於回溯中得之，顧非鮮明活躍者

矣。其所代表者，乃一業已銷息滅絕之族類，即葛利賽得 (Grisette 意謂蕩女) 之族類也。今日即此一辭，幾成一下流浪語，蓋其喪失其本來面目，正無殊其意之所指者。雖然，此無妄之厄，在理實不應使當之。蓋當年固確有此尤物 (aimables créatures) 一階級，而我們與她們來應此“青春不再，行樂及時”的一句無辜成語。她們忠實厚道，無甚嗜好，無甚拘束。絕無室家之思；她們所結合的關係，其趣味唯在於無常反覆中；而此類不假思量之結合，迨告仳離，則正如其結褵之無狀，無怨無尤，撒手而去；然到頭來“葛利賽得”為成家立業計，仍不出於結婚之一途而嫁作商人婦。但今日者“葛利賽得”競競於家事，念念於理法。她正犯了她的原始及本分完全相背謬的毛病，失於忠懇矣。

“葛利賽得”之銷沉，法蘭西革命效果之一也。我們於原則上可下其斷語曰，自 1789 年以來；葛利賽得已無復存在。人權宣言即足使她們滅跡於世界。自從在理論上已無所謂尊卑，自從於駭人

的經驗中得知人的血液無處不是同一個顏色，自從盡人皆得自由，而其取婦人也，欲取其從她們自生的懷內出來的，而不欲其出自她大人老爺的懷內者，“葛利賽得”之欲有其結局也，乃不得不乘其橘樹花爲盞矣。

上天實給我們留存着一片自尊自大的心性！我們不必講句罪過的輕薄話，可說婦女的美德，門庭的榮幸，家族的清白，這種種民主政治下所得而從前已經失傳的神聖權利，確然抵得過這些微失歡之處。社會的眼光從前是放在其人的出身上的，如今則放在其人的性格上了。自從那所謂身價者已在平民的領域內打倒，已不論等級之高下盡人能致及之，於是善惡兩者，俱愈成爲難事，因愈見其分明故也。墮落這等事情，或者少見，但有之，則必更其深溺，更其難於拔脫矣。今日婦女不復犯輕罪。當她們一旦墮落，則必墮入魔孽惡障，奸淫失節或不名狀之境。一方則擾亂於家庭，淆惑於社會，他方則失其爲人之性格，忘其地位之尊嚴。這

些溜脫在社會一旁的不正當生活，這個立脚在法律邊口的庸俗階級，一部分是爬上了社會的梯階，集合而形成今日所謂中等階級；另一部分立足不穩，翻身落下來入了斜流，或成爲不足爲訓的過激心理。但原始的葛利賽得，既曾被棄，而爲孤棲枝頭之鳥，今日則已成癡人說夢，變作一隻玄鶴，而爲 *Rara avis in terris* (地上珍禽) 矣。

你欲知現在的葛利賽得嗎？則請看喬治桑 (George Sand) 之日內瓦女子 (Genevière) 可也，此書之作，爲時已久，風趣既豐饒，而危險亦如之，即請看書中可愛的女主角可也。目今之葛利賽得，恰同日內瓦女子經人描摹之態，一雙巨眼含愁，軟白小帽之下，面色蒼慘；顧胡有蒼慘之“葛利賽得”者，天乎！89年前，葛利賽得中固未嘗有一蒼慘者也。而她們也不以“望月做禱告”爲幸福。日內瓦女子者，革命後之漫郎攝實戈也；亦即侵襲理想的貴族領域之民衆所生之女兒也。五十年來，世人既從未欲取一工女而歌詠之，我于漫郎與日內瓦

女子之間見社會更新之象。

顧求之於吟詠間，既不無可哂，而所謂新社會者，又極少見其在道德上有所自勵，蓋其欲登峯造極，已覺頭目暈眩。猶同幽谷鮮花，一旦使離其茁薺於中之適體的和風，而遷之上山，勢必在乾燥焦灼之氣中枯萎而死。想到在德謨克拉西之下所以產生這類傷風敗俗之作品的這片糜爛之象，孰能不爲之戚然！當代最足陷溺人心，亂人靈性，最足滋罪叢惡，匯爲苦海，最於上帝座前，跋扈恣肆者，小說也。往代書本間，雖亦有若許猥褻不端之詞，然當時讀者，無非富家翁，其所得於字裏行間者，始終只有其影像。蓋其時稱道於說部，吟詠於詩歌者，遇合之奇也，風俗之情也，徒手好閒者之悲之歡也。至於微賤者之苦樂，則常在暗中自生自滅，不復遺留下一點痕跡，一點紀念了。此其故，這類書本即落入勞動階級之手，他們看去也好像其中只有些高不可攀的罪惡及風俗之描寫，並無一個空樣足取者，他們自維力不足，興致乃索然以竭。

時至今日，空想的社會之蠹，所至肆橫，時至今日，小說已經一番革命，微賤小工，亦得詩意洋溢而見於字裏行間，諄諄言之者，已重呼此日內瓦女子對書叫苦之詞曰：“你既變易吾心，胡不弄吾命運而變易之耶！”

若其攪擾當代幸福者的安寧，倒還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工夫想出些嗜好來嘻玩；但惑亂於勞工階級之內，使他們兩手乏味，那才足引人羣起而攻之。這位不幸的姑娘你們既叫她讀，叫她思量，請隨她於晚間入其寂寞之室；請看這在淚水下顏色褪淡的雙頰，請看這在那應該照她工作的燈光下死釘着那毒物的雙眼，請看這溜脫了木然的縫針，急迫着展動書頁的着魔之雙手。好啦！她才是中着這心裡描寫的可咒流行病了！別矣歡樂的心花！別矣心靈的安息！軀體的沉夢！別矣草茵上的小讌，大樹這般叢密，這般安謐，樹下的幽寂！別矣，別矣青春！

不祥的詩人，那就是你們的成就！這還不算

數，還有的是饑寒病痛，以及種種窮苦者的窮迫，你們已使他們的痛苦倍屨其值，你們已給他們加上了可與閒蕩淫奢相伯仲的苦惱；你們已遍播下了愁根！如今我們已歷歷看見這貴公子的“煩苦”之神登上了上達閣樓的大梯坐在窮人的家裏，好像窮人還有空工夫來遐思流淚似的。唉！可怕又可愛的神女，當你與阿迷德〔註一〕一般到我們面前來透過眼淚振搖你微笑的頭顱，到我們神迷的臉上來流動你眼珠那時候，誰還能抗拒你呢！

這一開風氣的工作，這分歧社會手握一種還未知其何物的文明，一種執其柄而血污其手的雙鋒之劍，其所作的鬪爭，却也是一場極危險的把戲，而我們這一代人物，或且將受邀而列席觀場。但不幸民衆之仰攀此類苦惱，幾成嗜好，他們也甘心就飲於這些痛苦的酒樽，此其痛苦，似欲認其觀覺以更使之高貴，心性則更使之傲慢。他們遐思，

〔註一〕 Armide 意大利詩豪 Tasse 所著“解放的耶路撒冷”中一個最迷人的女主角。

而工作則正在他們空閒的手裏大聲呼叫，他們遐思，而饑餓則正在向他們緊步前來。其時也，富兒正在縱慾之中，煩悶之間黯然銷息，窮人出身中就不得有煩悶之權，乃自墮於死滅，自墮於罪戾。

John Lemoine

作者序

我於騎士葛理煜 遇合之奇，雖大可列入我的“憶語”(Mémoires)，但我並沒來由，總似乎覺得讀者如視其獨立成書，必定更感滿意。以一篇這麼長的長篇來記我自身歷史，已早沒有線索可尋了。我已完全失却了以忠實作家自命的態度，但我並不是全不知在敘事文中，凡足使行文滯澀枯窘的情境，概應避免；這是何臘思(Horace)的規律：

Ut jam nunc dicat jam nunc debentia dici,

Pleraque differat, ac præsens in tempus
omittat.

證明一個這般單純的真理，却無須乎用着這般嚴重的拘束；“常識”一物，原來就是這條規律所自出。

衆人如其以爲我生平的歷史中還有點兒意思，有點兒趣味的地方，那末我敢說這版書便也不無足使他們滿意。他們將在葛理煜先生的行徑中看出一種情慾之力的可怕樣子。我是在描寫一個盲目青年拋撇了幸福不享，甘願投奔到不幸的末路上去；他於各種的品格上都可使他成爲一個顯者，但他寧願捨棄他天資與家業所付予他的種種好處而選取一種黑暗而下流的生涯，他明知其爲不幸而不欲退避；他既已感覺到不幸，已爲不幸所迫，他人雖屢屢獻上隨時足止其不幸的藥石，而他則不欲利用此機宜；總之他有一個二重的人格，善惡交併，好的心情，壞的行動，永遠兩相矛盾：我要

表現的背景便是這個樣子。有見識的人，斷不會把一本這種性質的書冊視如無謂之作。其中除由一種饒趣的文字得到快意而外，所敘情節，雖有幾處不足以維護風化的；在我的意思是要把衆人在娛樂他們的時候教導他們，給他們大大効一個勞績。

我人探討着道德上的規律，視其一一爲人所崇尚，而又爲人所忽視，便不能不拍案叫奇，而對這人心的怪狀要根究出個道理來，這道理却叫他把自己於行爲上不其然的崇善愛好的心思咀嚼咀嚼。設使有禮貌有思想的一流人要攷察他們在談話中，或就在獨自遐思中，以何者爲最通常的資料；他們不難就可想到這種資料差不多常常要屬於幾點道德上的觀感。他們平生最快意的時光，是獨個人或與一個朋友暢快地探討美德的樂處，友愛的快心，致幸運的方法，人性相離的弱處，與其補救的藥石。何臘思及漢亞羅也有過這樣的討論，成爲他們理想一種快樂生活時的一段最美的美談。我人何以如此其容易於從這類高尚的理想上

掉下來，而立刻就與平常人立在同等的地步呢？我錯了，我要說的道理所以不能明白解釋我們思想與行為的矛盾者，因為一切道德的規律，都僅僅是些又平常又糲糊的原則，要對行動與風俗的瑣屑問題特別作個解釋，便非常困難。

我們且作個比榜。仁厚之心，覺得和善與慈悲都是可愛的美德，便有取以實行的趨向；但到了臨時，便又擱了起來。實在可以到了實行的時機？應該怎樣才實行的恰當？實行到這上面可以會錯嗎？千百種的難處來橫梗着：便怕想行善施仁，倒反受欺；顯得心腸太軟太易感動，倒反變為懦弱；總之一句話，義務在平常的慈悲心與和善心中，途徑太糲糊，有許多便不能盡到而放過了。在這一種疑慮中，只有經驗與模例還能將心的方針定得頭頭是道。但經驗一物並非人人所得而有的長處，且隨我們際會所至的處境而異，於是可供大多數人在美德的砥礪中用為斗衡者，就祇有模例了。

恰好像此書一類的著作，即以其出於一個有

見識有名望的人的手筆，對於此種讀者，已可作為無上的用處。此中所講，每個事蹟都是一重光明，都是一個可補經驗之不足的教訓，每個意外的遭際，都是一個可以取法的榜樣；所差就只在不能與讀者所處的境遇相脗合耳。整部的作品是在經驗中以快意的文筆記錄下來的道德問題的事蹟。

規矩的讀者，看我以偌大年紀，還執筆寫愛情與運命的意外奇遇，或者會不直於我；但我方才所作的思維如其是實在的，那便是平直了我；如其不確的，那我的錯誤便算給我抵罪吧。

漫 郎 攝 實 戈

第 二 部

現在讓讀者追溯到我第一次與葛理煜騎士邂逅的時候吧。那大約是在我赴西班牙的前六月。我雖很少離開我的獨居生涯，爲了我對我女兒的親愛，却不時使我作種種我力能縮短的短期旅行。

有一天我從魯安回來，——因我的女兒托我向那兒的魯爾茫特省議會請求一件事，是關於我遺給她的我外祖名下一些地產的承繼事。第一夜在愛芙羅憩過夜後，翌日由此起程到巴西午餐，那是離愛芙羅五六里遠的一個市鎮。使我驚異的是

入鎮時看見所有居民的慌張樣子。他們都從家裏出來成羣的奔向一家破旅館的門去，旅館前面停着二輛四輪篷車。那些因疲與熱而喘着的還未卸下的馬兒，告示我們這兩輛車是不久纔到。

我停了一會，想探聽這種騷動的由來；但從這些好奇的民衆中莫想得到一點兒光明。他們全不注意我的問語，只是混亂地互相推擠着向旅館前進。後來一個警兵掛着皮帶肩着鎗從門裏現了出來，我向他招手來就我。我求他告訴我這個紊亂的原因。“沒有什麼，先生，他說；這是我同我的同伴們要解送到哈佛洛埠去的十二個不良女子，抵埠後我們再讓她們上船到美洲去。其中有幾個漂亮的，大概就是這個引起了這些老百姓的好奇心罷。”

假若我不被一位老婦人的歎聲留住時，經這個說明後我也就可以過去了。她從旅館出來，合着手，嘴裏喊着這是一樁野蠻的事，一樁令人戰慄，動人哀憐的事。“到底是什麼事呀？我們她。——

哦！先生，進去罷，她答，去看看這種景象怎能不使人心碎。”好奇心使我跳下馬來，把牠交給了我的馬夫。我很困難地破衆而進，我才實在的看見了那動人的事。

在那六個六個地被鏈橫腰鎖住的十二個女兒中，有一個，她的態度，她的面貌同她現在的處境是一點不相稱的，若在另一種情形我必以她是一個上等身分的女孩子。她的憂鬱和衣裳的齷齪并不使她醜惡化，她的觀瞻只使我感到敬意和哀憐。爲使臉兒脫去觀衆的視線，她是盡鐵鏈所能容的閃轉着身。這種爲躲避的努力顯得如此其自然，似乎是來自一種羞恥的觀念。

因那解送這不幸之羣的六個衛兵也在室，我把那隊長叫在一邊，求他告我一些關於這美麗姑娘的命運的事。他亦只能示我以大概而已。“我們奉警察總監的命令，他說，把她從救濟院帶了出來。大約她只是因她良善的品行而被關在那兒的罷。在路上我曾經問過她幾次；她固執地給我個不

理。但我雖未曾奉命特別寬待她，我對她還存幾分優視的，因為我覺得她究竟比她那些同伴要好一點。你瞧那一位少年罷，警兵接說，他對她不幸的原因當能詳細的告你。他自巴黎跟她起，幾乎沒有一刻不在哭。這或者是她的兄弟或情人罷。”

我轉向室隅，那少年是在坐着。他似乎沉滅在一種深思中。我從未曾見過比這更苦痛的影像。他穿着樸素；但我們一看就知是一個有門第有教育的人。我走近他。他立了起來，我才在他眼睛裏，在他面貌上，在他舉止上發見一種如此高貴如此都雅的態度，使我自然地向他起一種好意。“恕我攪擾你了，我坐在他近旁說。你願意滿足我想熟識這美人身世的好奇心麼？我覺得她是不應有現在我所看見的苦境的。”

他誠實地答說他不能告我她未曾讓他自己知道的她的身世，並且他也有理由希望永遠不知道。“不過這些無賴漢一點也不明了的，他指着那些警兵說，我可以告訴你；就是我熱烈地愛她，這

愛使我成了人類中的最不幸者。在巴黎，爲了恢復她的自由，我曾用盡各種方法。但請求，運動都沒效果；我才打定主意跟她，即使她到世界的盡頭去。我將同她上船，我們要同赴美洲。

“但是最殘忍的是這些卑鄙的小子不許我近她，他又說到了那些警兵。我原計劃在巴黎附近襲擊他們的。我用一大注款約集了四個答應給我出力的人。但那四個叛徒只留下我一個人，同着我的金錢走了。武力成功之無望使我丟了武器。我請求這些警兵允許我跟隨他們，并答應給他們一種報酬。利慾使得他們同意了 my 提議。他們要我每當他們給我以我同我愛人談話的自由時即付一次錢。我的錢袋不久即告空如；現在我連一個銅子也沒有了，他們竟殘酷到當我向她走近一步時即粗暴地將我推開。有一次我不管他們的威嚇走近她，他們居然無恥地把鎗頭向我瞄準。爲饜足他們的貪心，爲使我還可以步行着繼續我的路程，我迫得在此地要將我那直到現在當作坐騎的一匹劣馬出

售了。”

他叙說時雖似乎頗鎮靜，但到末了却不禁流下了幾滴眼淚。這種遭際在我顯得是最異常最動人的。“我不固執着要你將你們的密事告訴我了，我說；但是假若我能有益於你時，我很願意盡我的微勞的。——哦！我對我的希望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呢，他答。現在只有讓我屈服於我嚴酷的命運了。我要到美洲去。到那里同我所愛的當有些少的自由。我已經給我的一個朋友寫信去了，到哈佛洛埠時他或能給我一些援助。現在的困難是我如何纔能達到該埠，如何纔能給這可憐的人，他憂愁地注視着他的情人說，在途中得到一些慰安。——然則，我可以完了你的困難，我說。這裏一點錢我求你接受罷。我愧不能別樣地幫你的忙了。”

我背着那些守兵的匪給了他四個金魯意；因為我覺得假使他們知道他有這注錢時，他們對他們的幫助一定向他昂索其值的。為使那少年情人能得到與他情婦直到哈佛洛可以不斷地談話的自

由，我又想到同他們作一種交涉。我把那隊長招呼攏來向他作了上述的提議。雖是他的無恥，但對我的提議他也覺得是一種遺羞。“先生，他帶着難以爲情的神色答說，不是我們拒絕他同那女子談話呢；他想常時在她身旁：這於我們是不便的。他對這種不便給以代價也是正當的。——那末我們看看，我給他說，要怎樣才能使你們不感到不便呢。”他竟大胆地要我兩個魯意。我立刻把錢給了他。“但你要當心些，我向他說，不要有欺騙的行爲呢；我將把我的通信地址留給這少年，使他可以隨時通知我，要知道我有能力使你們受懲的。”這樣我費去了六個金魯意。

那素昧平生的少年用來致謝我的那種感恩的熱忱和態度使我深信他是個出身有自的人而值得我的解囊相助。在出門以前我給他的情婦說了幾句話。她是帶着如此溫婉動人的誠樸來答我，使我在離旅館時不禁地對婦女們的不可思議的性格作了種種的思考。

回到我的獨居生涯後，我就沒有知道那次奇遇的下文了。差不多過了兩年，這幾乎完全忘記了的事，才又偶然碰着機會使我詳盡地知道了牠的底細。

是同我的學生×××侯爵由倫敦來到加萊。假若我的記性不錯，我們是住在金獅旅館，因為有點事使我們必得在那兒耽擱一天一夜。午後在街路上步着時，我相信我是看見了那曾經在巴西遇到過的那位少年。他樣子很落魄，他的臉色是比我第一次看見時更其蒼白。他臂下挾着一個舊皮包，似乎是纔到這城市。然而，因為他有不容易認出來的太漂亮的面貌，我隨後才認識了他。“我們要接近那少年去，我向侯爵說。”

當他也重識了我時，他的快樂是比一切的表情更鮮活的。“啊！先生，他吻着我的手說，那末我還有一次能夠向你表示我的不朽的感恩嗎！”我問他從那兒來。他說他是由哈佛洛航海來的，他是不久以前才由美洲回到那里。“我看你經濟狀況很不

好呢，我向他說：請到金獅旅館去罷，我是住在那兒，我立刻就來會合你。”

真的我立刻就回到了旅館，我是切望着知道他不幸的事跡和他旅行美洲的詳情。我竭力撫慰了他一番并囑咐旅館不要讓他缺乏什麼。他不待催促就給我述說他生命的史跡了。“先生，他向我說，你是如此高誼地待我，如果我還不把我的事向你盡情地傾吐，我必自責我是卑鄙的負義之徒了。現在我不但要告訴你我的不幸，我的痛苦，我還要告訴你我的錯誤，和我的可恥的弱點：我確信我如此自作自受就是你也不禁要憐怨我的！”

這裏應當向讀者聲明我寫他的歷史差不多就在聽到了以後，所以讀者可以相信沒有比這記述更確切更忠實的。乃至那少年主人翁用世界上最優美的韻致所表白出的情感和反省等的記載我都可以說是忠實的。

下面就是他的敘述了，這其間從始至終，我不參雜其他非自其口出的東西的。

那時我是十七歲了，我正好完成了我在愛米安的哲學科〔註一〕學業，是我的父母（他們算是 P 地巨家之一）遣送我到那兒去的。我度着一種如此明智如此規則的生活，使得我的先生們羣推我是校中的模範學生：我不但愈自奮發以期副於這種嘉譽，我還有一種天生的溫靜的性情；我除專心於學業外別無嗜好，人們以我對於惡習的憎厭以為我的美德。我的門第，我對學業的成功和我的都雅的外表使得全城正直的人們都知我而敬我。

我帶着一種大眾非常的稱贊完成了我的公習，乃至與會的那主教先生向我提議要我進聖教會，他說我在裏面一定能使我比在我父母預備我進去的馬爾特會得到更大的聲譽。他們已然給我帶上了十字架，賜名為葛理煜騎士。假期到了，我準備着回到我父親身邊去，他曾經答應我立刻送我到大學院去的。

要離開愛米安的我的唯一的惜意，是留下了

〔註一〕係指心理，倫理，論理及形而上學。

一個一向同我親切和好的朋友在那兒。他較我年長數歲。我們曾經是一塊兒受教養的；但他艱難的家計使他不得不入教會，並且在我離愛米安後還留在那兒俾好作適合於這種事業的研究。他有種種高貴的品格。你在我的歷史中可以認識出那些最好的，尤其他那超過前人名例的一種對友誼的寬大和熱忱。假若我曾依他的勸告而行，那末我是永遠賢明而幸福。假若我在我情慾拉向去的深淵中曾少利用他的責難，那末在我名譽和幸福的傾覆中我必能救起一些東西。但他對他所施的愛護收穫到的果子是眼看着牠們不生產的憂愁，而有時的報償是我這個不義人因他的愛護而忿怒，以他的愛護爲囉唆。

我已經指定我離愛米安的日期了。唉！奈何我不把行期前定一天呢！若然我就可以帶着整個無瑕的我回到我的父親身邊了。就在我要離這城市的前晚，當我同我的朋友（他名叫鐵白喬）散步時，我們看見了從愛拉來的郵車，於是我們跟着牠一

直到那停車的旅館。除了好奇心外我們沒有別的動機的。車中出來幾個女人立刻就分散了；但還有一個極年青的却獨自留在院中，其時一個似乎當她引導者的老年人正在急着讓人卸取她的網籃等行李。她在我顯得是如此地動人，在這從未曾想到過男女性別，也未曾注意地看過一下女子的我；我，我現在說，大眾稱讚的明智而方正的我，那時是心中忽地燃燒起來而狂亂了。我是有過於胆怯和容易狼狽的缺點的，但那時不但沒被這種弱點停住，我反而直趨向到了我心靈上的情人面前。

雖是她比我年輕，她接受我的敬禮却并無難以爲情的神色。我問她到愛米安來有什麼事，并且有不有熟識的人在這裡。她天真地答我說她是她父母送她到這兒來進教作修女的。那時已然在我心頭非常地明顯起來的愛情使我視這種計劃對於我的希望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我同她談話的態度使她知道了我的情感；因爲她是比我更有經驗：她父母所以要把她送到修道院去的原故，無疑地是

爲阻止她對於快樂的傾向，這種傾向那時已然很明顯了，就是這種傾向後來造成了她的同我的一切的不幸。我用我在生的愛情和辯才所能引起的種種理由攻訐她父母的殘酷的意志。她是既不顯得嚴峻也不顯得慳藐。在一時的靜默後，她說她也明知她將來必是不幸的；但這明明是上天的意旨，因爲他沒有示她一絲避免這事的方法。她溫柔的眼光，說這些話時的一種憂愁而可人的神態，寧或是拉我向失敗之途的我的命運的威勢，不許我在我的答語上有一刻的遲疑。我毅然地說假若她肯信任我的名譽和她已然使我感到的無限的溫情，我將用我的生命由她父母的專制下將她解救而使她成一個幸福的人。回憶起來，我真詫異我那時從什麼地方來了如許多的胆量而且如此容易表白出來；但是假若愛情不生出些奇蹟來，人們也不必神聖視之了。

我的美麗陌生女郎知道在我這種年紀定不會欺騙人的：她承認說假若我見到一些能够解放

她的光明，她將來必定用比她生命還寶貴的東西來報答我。我向她申言我是預備什麼都去幹的；但是，因為沒有經驗不能立刻想法為她効力，所以我必得設法得到一個大的援助才能於我於她都得安全。她的老阿朱士已來會合我們了，假若她的急智不來補救無主意的我，那我一切的希望都坍落了。當她的引導者近來時，我很驚異她叫我作她的表兄，她泰然地給我說她很高興，能在愛米安遇着我，她要遲到明天才進修道院去，如此可以得到同我晚餐的快樂。我立刻知道這個狡計的意思了；我提議她住到一個旅館去，那兒的主人在來愛米安立業以前曾作過我父親長期的車夫，他是完全忠於我的吩咐的。

我就自己引她到旅館去，其時那位老人似乎有點喃喃，至於我的朋友鐵白喬，他向茫然於此事的經過的，只默不作聲地跟着我。當我同我的美人兒談愛情時他是留在院中間步着呢。因為我懼於他的聰明，我就設想出一件事囑託他去辦而遣開

了他。於是到旅館時，我就能得到與我的心的主宰相對談心之樂了。

我立刻知道我是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孩子氣了。我的心已開始容悟各種我一向想都未曾想到過的快樂的情感。一種溫柔的熱意充溢在我全身的脈管。我有了一種的熱狂，牠使我一時失去了發音的自由，牠僅可由我的眼睛而傳露。

漫郎攝實戈小姐(她告訴我人家是這樣名她)對她這種媚力的功效顯得是十分滿意。我覺得她是沒有我那般的感動。她告訴我她覺得我是可愛的，她告訴我她真高興我肯為她的自由效力。她願意知道我的身世，而這種認識也增長了她的愛情，因為既是出自名門，覺得能征服同我一樣的一個情人她是頗足自負。於是我們談起如何纔能彼此長相屬的計劃來了。

經過許久的考慮，我們覺得除偕逃外別無法子。這樣就必得瞞過那引導人的監視，因他雖只是一個僕役，他却是一個作事審慎的人。我們決定

夜裏去預備好一輛驛車，大清早時，在他未醒以前我再回到旅館，然後我們偷偷地逃出，直趨巴黎，到了那兒我們就結婚。我大約有五十個埃舉〔註一〕那是我的小小的積蓄；她差不多有我的數目的一倍。我們同沒經驗的孩子們一般，以爲這注錢是永遠不會完的，我們也就不作其他的打算了。

在我帶着從未曾感到過的滿意晚餐以後，我就辭了出來以實行我們的計劃。因爲我會有過翌日回家的主意，我的整理是極容易不過的，我小小的行李已然預備好了。所以我只待搬運我的行李和預定一輛準備早晨五時用的驛車；因爲早晨五時是開城門的時間；不過我却碰到了一個我未曾想到過的障礙，這障礙幾乎把我全盤的計劃破壞了。

雖然鐵白喬僅比我年長三歲，他却是一個持身方正具有成人血性的男子。他是用着一種異常的親切愛我的。與一個同漫郎這樣漂亮的女子的

〔註一〕 Ecu, 古銀幣名。

觀面，我的引導她的熱忱，和我設法遠開他的小心，使他對我的愛情發生了一點懷疑。他雖是不敢再回到他曾經留下我的那旅館來，害怕着他的回來惹我生氣，但他却到了我的寓所等我，雖已夜間十點鐘了，回到家時我竟碰着他在。他的出現使我憂慮。他很容易地看出了他的出現對於我的束縛。“我確信，他毫無矯飾地說，你在考慮着一種你不願讓我知道的計劃；我在你的神色上看得出來。”我頗爲粗暴地答他說我沒有將我一切計劃告他的必要。“誠然，他說，但你不是常以朋友待我的嗎，以這種友誼的資格也應得一點開懷相示呢。”他如此堅久有力地迫着要我將我的秘密告他，使得一向同他以至誠相待的我將我的熱情全盤向他傾吐了出來。而他呢，他聽着我的熱情是帶着一種顯然的使我戰慄的不高興。我極懊悔我將我要逃走的計劃也告訴了他的我的不謹慎。他說他是我的好友不能不用全力來反對這事；他說他先願意盡其所能地勸我掉轉這個念頭；但是假若我竟不

肯放棄這個可怕的決心時，他就要通知那些必能阻止這事的人。他於是向我作了一個一刻多鐘的嚴肅的演說，而到末了還是威嚇着我，假若我不答應他更聰明更理性一點持身時他就要出去告發我的。

我很失望我是如此不幸地洩露了真情。然而，這兩三句鐘以來，愛情既使我的心智明豁了許多，我就注意到方纔我并未曾將我就是明天我的計劃要實行的事告訴過他，於是我決定用一種曖昧語來欺騙他了。“鐵白喬，我說，我相信直到現在你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用這種機密試試你的意見的。我愛，這是真的，我不會騙你；說到我要逃，那只是一種輕率設想的企圖。你明天九點鐘來看我罷，若能，我將讓你看看我的愛人，你可以判斷一下她是否值得我對她有這種舉動。”說了許多保全友誼的話，他纔留下我而去了。

我整理了一個通夜的事情；黎明前我跑到漫郎小姐在的旅館時，她正等着我在。她是站在臨街

的窗前，一見我來了，她就親自跑來開了門。我們無聲無息的走出。她的行李只是幾件衣裳，這我自己替她拿着；驛車已準備着動身，我們立刻離開了那城市。

隨後我當再告你當鐵白喬知道我騙了他時他是怎樣的舉動。他的熱忱并未因之稍減。你將要知道他的熱忱怎樣地使他興奮，而我想起他的熱忱是怎樣的被報償時我真不知道應當要如何地痛苦流淚呢。

我們是如此迅速地前進，在入夜之前我們就到了聖德里。我是騎馬傍着驛車走的，所以我們僅在換馬時才能談談話；但是當我們離巴黎很近時，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差不多到了安全的地位時，我們就停下來稍事休息，因為我們由愛米安動身以來還一粒未曾入口哩。我是如此熱戀着漫郎，她告訴我她也是一樣的在愛着我。我們毫無遮掩地互相愛撫着，簡直沒有等到兩人獨對時的耐心了。我們的驛車馭者和逆旅主人都贊嘆地看着我們；我

注意到他們看着我們這樣年紀的兩個孩子如此狂熱地互相愛着而在驚異呢。

我們結婚的計劃在聖德里被忘却了；我們干犯了教會的法典，我們未曾對這法典加以思慮就成了雙飛的夫婦。以我溫存持久的天性而論，假若漫郎對我永遠忠心不變，我的一生確是幸福的。我愈認識她，我愈發見她有種種新的可愛的特質。她的靈智，她的性情，她的溫柔和她的美麗組成了一條如此強韌迷人的鏈條，使我願把我一切的幸福放在裏面而永不離去。可怕的變化喲！那會能使我幸福的却成了我今日的失望。是那我應該由他得到命運中最溫柔的命運，戀愛中最完美的報酬的同一的忠恆，使我成了今日人類中的最不幸者。

我們在巴黎賃了一處帶用具的寓所；位置在V街，不幸隔鄰就是那有名財政家B先生的住宅。三個星期過去了，這時期內我是如此熱中於我的情慾，以至我的家庭和我逃亡後我父親所要感到的煩惱我也全未曾想及。然而，因為我的行為并無

一點荒唐，而且漫郎也持身端謹，我們生活的平和又漸漸地使我喚起我的責任的觀念了。

如果是可能時，我決意同我的父親言歸於好。我的戀人是這麼可愛，假若我有法子讓他知道她的聰明，她的可配時，我毫不疑惑她不會使他不喜歡的；總而言之，在既將沒有他的同意也希望得她為妻的意思解釋明白後，我想定能從他得到同她結婚的自由的。我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漫郎，并使她明白除了愛與責任的動機外，這計劃於我們的經濟狀況多少也有點幫助，因為我們的財產已快用完，我已不作從前那種以為牠們是取之不竭的謬想了。漫郎不贊成這個提議。不過她所據以反對的幾個難點却都只是由她的親切和怕失去我的恐怖而生的，假若我父親在知道我們的住處後而不容納我們的主張，我能想像得到他們預備給我受的那殘酷的打擊嗎。說到經濟，她說我們還可以維持幾個星期，以後呢，她要寫信給她在外省的幾個親族，以他們對她的愛必能得到一些援助的。她用那

如此深情如此溫柔的愛撫緩和了她的拒絕，使我，使這一向視她爲生命，於她的心未曾起過少許懷疑的我，對她的答語她的決定無一不贊和之了。我們的錢財的保管和通常費的付與我都是讓她處置的。漸漸地我覺得我們的菜肴豐盛起來，而她給自己的服飾也是些貴重的東西了。因爲我知道我們僅僅還餘下十二或十五個彼斯托〔註一〕的，我向她表示了我對我們富饒驟增的驚異。她笑着求我不要疑惑。“我不是曾經預許過你我會得到些援助的嗎？她說。”我是太單純地愛她而太易於自擾了。

一天午後我出門去了，我曾經知照她我這次在外面要比平時耽擱得更長久的，回來時我才奇怪人家要我在門外等兩三分鐘。我們只有一個同我們的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子服役的。她來給我開門時，我問她爲什麼遲了許久。她神色慌張地答她不會聽見我敲門。我只叩了一下的；我問她：“但是，如果你一點未曾聽見，爲什麼你現在又來給我

〔註一〕 Pistole 法古幣名，價值十佛郎。

開門呢？”這個問題如此使她失措，因為沒有急智對這問語加以答辯，她就哭起來，一面要我相信這不是她的錯，是馬丹禁止她在 B 先生沒有由那接着內室的扶梯出去以前不許她開門的。我心神昏亂極了，我簡直沒有進門的勇氣。我決意藉口有事退回出來，并囑咐那女孩告訴她主婦我立刻就回來的，但是不要讓她知道她曾經給我說過 B 先生的事。

我的失望是如此之大，我一面下扶梯一面灑淚，也不知道這種淚是由那一種情感而生。我進了第一個碰着的咖啡店；在一隻桌旁坐下後，我雙手支着頭去尋繹我心頭經過的一切。我不敢迴想我適纔聽到的事。我願意當牠是一個幻象，我有兩三次想回到寓所去不顯示我曾經注意到什麼。在我看來漫郎之欺負我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害怕着我會因疑着她而侮辱了她。我崇拜她，這是真的；我沒有給她比我由她受到的情義更多些；我又那能怪她不比我更誠實更忠恆呢？她又為什麼要欺騙

我呢？僅僅三點鐘前她還給我以她最溫存的愛撫，她也曾狂熱地接受了我的；我洞悉她的心比我自己的更清澈。不，不，我反復說，漫郎欺負我是不可能的事。她知道我只是爲她而活着的；她知道我崇拜她：這不能成爲她恨我的理由。

然而，B先生的詭秘的行跡使我苦着。我想起漫郎近來所購買的東西似乎超過了我們現有的財力。這使人覺到是一個新懽的贈與。她不是曾經要我相信那是我不知其由來的援助嗎？如許的謎語中我很難給我一個合於我所屬望的解釋。

從另一方面講，自我們到巴黎以來我幾乎未曾離開過她。工作，散步，遊玩，我們常是形影相依的：哦！一刻的分離於我們是太苦惱了。我們是無時不相愛着；否則我們會得憂死。所以我幾乎想不到能有一刻的時光漫郎會被他人占有。

末了，我相信倚着這秘密的解決了。B先生，我想，是一個幹大事而交際廣大的人；漫郎的親族託他給她一些接濟是可能的事。她或者已然由他

收到了一注錢；他今天還是替她送錢來的。無疑地她是在玩着一個把戲想瞞着我而驚異我發發趣。假若我不來這裏自憂自苦而照常一樣回去時；她或者已然把這事告訴我了；即不然，我自己同她說起時她也不會始終瞞着我的。

我是如此執着於這種意見，牠竟有力量減去了我許多的憂愁。我立刻歸到了寓所。我同平常一樣親切地吻漫郎。她也很好的接待我。我起初想把我以為確切地只是猜度的我的猜度告訴給她；後來我又自抑住，我希望着她或者會把合於我的預想的一切經過先告訴我。

晚餐預備好了。我高興地就了桌；但是，由置放在她和我間的燭光，我相信看到有種憂愁顯在我親愛的情人的眼光裏面容上。這思想也引起我的那種意見。我覺得她的眼光帶着一種從前沒有過的神情注射着我。我不能辨別那是憐抑是愛，雖然在我顯得那是一種溫柔和失望之感。我也以同樣的注意看着她；她或者不難由我的眼光判斷出

我的心境。我們既不想說話也不想就食。末了，我看見由她那雙麗眼滾出了顆顆的淚珠：這不忠誠的淚珠噯！

“哦！上帝，我喊，你哭了，我的親愛的漫郎：你痛苦到流淚，而你竟不把你的苦痛向我一語！”幾聲長嘆是她給我的答語，這嘆息彌增了我的憂煩。我戰抖着立了起來，我懇摯地求她將她流淚的原因告我；替她揩着眼淚時我自己也汎濫着了；我真是死強如生呢。就是一個殘酷的人見到我的痛苦我的恐怖也要被感動的。

當我正這樣全副精神用在她身上的時候，我忽然聽見幾個人上扶梯的聲音。有人輕輕地叩門了。漫郎給了我一吻；並且，從我懷中脫出後，她急急地跑進了內室隨手把門緊關了。我以為她是因為有點紊亂，她不願意見那些叩門的來客。我只得自己去給他們開門。

我甫一開門，我就被三個人捉住了，我認出他們是我父親的僕從。他們并不以強暴待我，不過他

們中的兩個捉住我的手後，第三人就來搜索我的衣袋了，他從我身上搜去了我唯一的鐵器一柄小刀。他們求我原恕他們的唐突我的不得已；他們當然說他們是執行我父親的命令，并說我的哥哥是在下面馬車中等我。我是如此的昏亂，我既不答話也不反抗的讓他們引了去。我哥哥真是等着我在。他們把我安置在車中他的身傍；於是那曾經得到他的吩咐的車夫以非常的速度一氣把我們送到了聖德里。我哥哥親愛地吻了我，但他却不同我談一句話，於是我很有餘暇來深思我的不幸了。

我起初是茫然，見不到一線可以助我的臆度的光明。我是可怕地被賣了；但是被誰呢？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鐵白喬。賣友賊呀！我想假若我的猜想不錯時，你的生命就完了。然而我想他是不知道我的住處的，所以人們也就無從由他探聽。控漫郎嗎，我不敢讓我的心陷於不義。那種我所親見的壓着她在的異常的悲哀，她的眼淚，她在退去時給我的吻，這些在我雖像一個啞謎，但我却把牠解釋

作一種我們共同的不幸的預感；就是在那使我悲歎着的忽生之變將我從她奪去時，我還有那種輕信以爲她是比我更可憐呢。

我熟思的結果使我信以爲我是在巴黎街上曾被一些相識的人看見了而是他們知照了我的父親。這意念頗使我安定。我只籌思着怎樣才可免去嚴父預備我受的斥責或虐待了。我決意忍受一切並答應他們對於我所有的要求，以便容易得着邁返巴黎去將幸福與生命還歸我親愛的漫郎的機會。

我們不久的辰光就到了聖德里。我的哥哥，詫異着我的靜默，他以爲這是我的一種恐懼的作用。他就開始安慰我，他保證我父親的嚴厲決沒有什麼可怕，只要我是準備着溫順地回到我的責任之途而不要辜負他對於我的愛。他讓我在聖德里過夜，謹慎他使那三個僕從同睡在我的房間。

最使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又到了我同漫郎由愛米安向巴黎去時曾停留過的那同一的旅館。旅

館主人同那些侍役都認識我，同時他們都看破了我的歷史的實際。我聽他們向那主人說：“哦！就是這位漂亮先生，六星期前，他曾同着一位他如此愛着的小姑娘由此經過的！她是怎樣的動人喲！可憐的孩子們，他們曾是那樣互相愛撫着！人家把他們拆離了是多麼的可惜呀！”我裝着一點也未曾聽到的樣子，這樣可以讓他們看看這於我或者是不可能的事。

我哥哥在聖德里有了一輛兩人坐的車，我們一早坐着動了身，翌日黃昏時我們就到了家，他先去見了父親，以便告知他是怎樣溫順地讓他引了回來而預告他要寬和待我；於是我父親接待我的態度就沒有我所期待着的那麼嚴酷了。他僅對我所犯的不告而行的過錯很寬仁地譴責了一番。至於說到我的情婦呢，他說我既如此傾心於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則對我之所受是適得其當的；他說他一向很信任我的謹慎自愛；但是他希望這小小的意外能使得我更為聰明。我對這一番談話僅

聆取了合於我那籌思的方面。我感謝我父親恕我的慈恩，我許他以後持身必更聽命而規謹。我心深處在唱着凱旋；因為，事情既如此安排，我毫不疑惑就在入夜之前我不難由家裏脫逃而去。

大家就桌晚餐了；他們嘲笑着我的愛米安的征服和我同那忠心的情婦的逃亡。我心悅地接受了這些打擊；我甚至還高興着能使我談那向繼續在佔着我心神的事；但是我父親發出的幾句話却引起了我非常注意。他說起什麼不忠和B先生的自私的效勞。聽他說出這個名字時我呆住了，我胆怯地求他更解釋明白一點。他轉向我的哥哥，問他是否已將一切經過告我。我哥哥回說他看我在路上顯得如此鎮靜，他相信沒有以這種藥劑去療我瘋狂的必要。我覺到我父親對他是否要完了他的解釋遲疑起來了。我如此懇切地求他，他是滿足了我，甯或說他是用最可怕的敘述殘酷地刺殺了我。

他首先問我是否我是永遠有那種單純相信我

是被我的情人愛着。我毅然地答他說我是如此堅信她對於我的愛，簡直沒有什麼能使我生絕小的懷疑的。“啊！啊！啊！他竭力地笑着喊，這真是妙事！你是一位惹人愛的易欺之人，我喜歡看着你有這種單純的情感。讓你進馬爾特會真是大大的可惜，我的可憐的騎士，因為你是具着許多做一個能忍耐而施方便的丈夫的資格。”他對他名為我的癡愚和我的輕信上加了許多這種有力的嘲笑。

末了，因為我默無一語，他繼續告我說，自我愛米安出走以來，照他的計算，漫郎大約愛過我十二天：“因為，他又說，我知道你是上月二十八由愛米安動身的；現在是二十九；十一天前B先生已有信給我；我假設他同你愛人完全相好要八天的樣子；這樣，從上月二十八到本月二十九的三十一天中減去十一加八，不多不少餘下十二天。”說到這兒，閔堂的大笑開始了。

我痛心地靜聽着這一切，這是一種我害怕着不能一直抵抗到這場悲痛的喜劇的終了痛心。

“那末你可以曉得，我父親接說，B先生是早得着了你的女王的心了；因為他還嘲弄着我要我相信他之所以要由你將她奪去是由於一種效勞於我的無私的熱忱呢。這是一個同他身分相稱的人，他並不認識我，他應得等着些如何高尚的情感呢！他由她知道你是我的兒子，爲着避去你的囉唆，他寫信告訴了我，你住居的地址和你生活的無秩序，一面讓我明白要捉住你的必需助力。他自獻殷勤的給了我一些易於捉住你的計策；就是由他和你自己的情婦的指揮你的哥哥才得着了毫不費力地將你攫住的機會。現在你慶祝你的勝利的時期罷。你知道迅速地征服人，騎士；但你却不知道保守你的征獲物。”

我沒有支持這種每一句話都刺戮着我的心的演說更長久的力量了。我從桌邊立了起來，我想離去飯廳，但是沒有走到四步我就倒在地板上，失去了情感和知覺。人們用急救法把我蘇甦過來。我眼中迸湧着淚泉，口裏發出了沉痛的歎語。曾經親切

地愛着我的父親，竭他的愛來安慰我。我聽着他說，但未曾明白他說些什麼。我投在他的膝下；我合掌求他讓我返到巴黎去刺殺那 B。“不，我說，他不曾得着漫郎的心；他強迫了她，他用一種的邪或毒迷惑了她；他或者殘暴地逼她屈服了。漫郎愛我，我不知之稔嗎？定是她以利刃加其身，威嚇着她強她棄了我的。要從我奪去一個如此可愛的情人他又何所不爲呢！啊天！天！漫郎背負我不愛我了是可能的嗎？”

因爲我常是說着要盪返巴黎，並且我時時起身想去，我父親覺得在我這種狂亂裏要勸住我是無效的。他把我引到一間高高的房間裏，留了兩個僕役同我在一塊兒以看守我。我毫不能自制了；我願百死以換僅僅一刻鐘的時光去到巴黎。我知道，我既已如此明白地宣示了我的心情，人家是不會容易地讓我走出我的房間的。我用眼力測量了那些窗子的高度。既看不出由這條路脫身的可能，我就徐徐地轉向我的兩個僕役談話。我說假若他們

准許我遁逃，我誓許將來給他們以幸運。我堅迫以求他們，甘言以諂他們，威語以嚇他們；但這種試探還是無效。於是我失去一切的希望了；我決意死去，我投在一張床上，懷着活時不離開牠的決心。在這種情境中我過了當夜和次日。翌天我拒絕了人家給我拿來的食物。

午後我父親來看我。他慈祥地用些最溫柔的安慰以來蘇減我的痛苦。他堅令我食一點東西，我爲尊敬他的命令遵行了。幾日的時光逝去，這時期內我只有他在面前時爲遵嚴命才進食。他繼續着常來供給我一些可以引我回向良智并使我對不忠的漫郎感到輕蔑的理性。的確我不會再尊敬她：我那能還尊敬那造物中最輕佻最負心的她呢？但是，她的深印在我心頭的影像，還是活在我的心頭。我深自覺到。我能死，我說，在恥痛交迫的我也該一死以了之；但是，我雖九死也不能忘記那負義的漫郎。

我父親看着我常是如此的激動很爲驚異；他

知道我的德行的觀念的，既不能疑惑她的背負不會不使我輕蔑她，他就以為我的恆心不必是由那對個人的情感而是自一種對女人的普通傾向而來。他如此執着於這種意念，使得他，僅就他的慈愛一商後，有一天他竟將他的意念向我宣示了出來。“騎士，他給我說，直到現在我曾有意要你配馬爾特的十字架的；但此刻我看你的傾向不是轉向這方面去了。你愛漂亮的女人；我打算給你尋求一個你喜歡的女子。你如實地表示你對這上面的意見罷。”

我答他說我再沒有尊重女子的心了，在餘痛猶存的我，一切的女子我是同樣地憎恨她們。“我將去給你尋求一個，我父親又微笑地說，她將美似漫郎，而更忠心。——哦！假若你對我有些好心，我說，把她還給我罷。你可以確信，我親愛的父親，她是不會背負我；她不會有這一種如此卑污如此殘酷的劣性。這是那奸賊的B騙了我們，你，她和我。假若你知道她是怎樣的溫柔而誠實，假若你認識

她時，你自己也得喜歡她的。——你只是一個孩子，我父親答。在我既將她的所作所爲告訴你以後，你怎麼還能盲目到這一點呢？就是她自己她把你交給了你的哥哥。你應當直要連她的名字都忘記，而利用着我對你的寬仁，如果你是聰明的。”

我明明地知道他是有理。是一種不期的衝動使我又轉向了我的不忠的她。“唉！靜默了一時後我說，千真萬確地我是一切負義中的那最卑鄙者的不幸的對象。是的，我迸湧着憂憤的眼淚繼續說，我很覺得我只是一個孩子。我的輕信太容易受他們的騙了。但是我知道我將怎樣去復讎。”我父親願意知道我的計畫：“我要去巴黎，我告訴他，我要火燒了B的住宅，我要把他活活地同着負心的漫郎燒死。”這種激動使我父親失笑了，并使得他讓人加緊地把我看守在我的監牢。

我在裏面過了整整地六個月，第一個月裏我的意向很少變更。我一切的情感只是一種愛與恨，失望與希望的不斷的交流。漫郎常來呈現在我腦

中。一時我覺得她是一切女子中的最可愛的，於是我渴望着同她再見；一時我又覺得她只是一個最卑污最負心的情婦，我就發誓要尋着她而痛責之。

人家給了我一些書，這給我的心靈帶來了一點的和平。我重讀了所有我喜歡的作家。我得到一些新的認識。對於研究我重取了一種無限的興趣。你隨後可以看到這於我是怎樣的有益。愛所給與我的光明使我明晰了許多 Horace 和 Virgile (註一) 作品中從前覺得難於領悟的地方。我在 Eneide (註二) 的第四書上作了一個情的註解；我預備把牠發表出來，我預期着人們會很滿意的。唉！我作這工作時嘆說，忠心的 Didon (註三) 應得有一個同我

〔註一〕 Horace, 紀元前64-8年代拉丁名詩人。Virgile 紀元前70-19年代拉丁名詩人。

〔註二〕 Énéide 即 Virgile 的有名的敘事詩作。

〔註三〕 Didon, Tyr 王 Bélus 之女。Pygmalion 之妹；她的丈夫 Sichée 被 Pygmalion 殺後，她逃亡並建都 Carthage。後愛 Énée 被棄。登火刑場之柴堆而自殺。這個傳說的人物，藉 Virgile 的 Eneide 之作而名益彰。

的一樣的心向她的喇！

一天鐵白喬到我的囚室來看我。他那吻抱我的熱情使我驚奇。除了只能視作同學間的一種簡單的友誼，即那些年齡相若的少年間可維成的友誼外，我還沒有過他這種高情厚義的表證。我僅五六個月沒有見他，我覺得他是如此地變為沉實了，他的面容，他的語調都使我感佩敬意。與其說他是同學寧說他是智慧的勸告者在向我談話。他憐惜我的誤入歧途。他慶幸我他相信着在來的我的痊愈；末了，他鼓勵我乘着這種青春的錯誤去透看一切快樂的虛空。我驚奇地注視着他，他也覺到了。

“我的親愛的騎士，他向我說，我所對你說的一切都是極其真實的，並且我也是經過一種嚴重的試驗才從他們把自己克服下來。我也同我一樣有過向慾樂的傾向；但是同時神明啓示我以向道德的觀念。我用我的理智來比較這兩者的結果，我不久就發現了他們的差異。神明之助合上了我的思考。我對世界懷了一種無比的輕蔑。你能猜出什

麼尚使我留在這世界，什麼阻止我隱遁而去嗎？這就是我對你的友愛呢。我認識你的卓越的心靈和智慧；你是無善不能爲。快樂的毒菌使你迷了正途。於德是何等的損失呀！你愛米安之逃給了我如許的痛苦，直到如今我未曾嘗到一刻的歡娛。你看看你的逃亡使我取的那些舉動罷。”他告訴我在他知道我欺騙了他并同我的愛人動身了以後，他就騎了馬來追我；但是因爲我比他先了四五個鐘頭，他要追到我是不可可能的；不過他還是在我由聖德里動身半小時後就到了那里；因爲確定我必是留在巴黎的，他就在那兒過了六個星期徒然地找我無着；他說他曾經跑遍所有他以爲可以碰到我的地方，而末了有一天他竟在劇場看見了我的情婦；她那時的服飾是如此耀目，他相信她的這種幸運必是得自一個新歡；他說他曾隨着她的馬車直跟到她的住宅，她從一個僕役得知他的一切費用全是由B先生供給。“我并不就止於此，他繼續着說；我翌日仍返到了那兒想由她自己探聽到你的狀

况。但是當她一聽我說及你時，她迅速地離去了我，於是我不得不毫無頭緒地回到省中。返省後我知道了你的遭際和她給你造成的非常的悲痛；但是在未鎮靜一點之前我不願意來看你。”

——你竟看到了漫郎嗎？我嘆息說。哦！你是比我幸福了，我是被禁着永不能同她再見了！”他對這種嘆息，這種表示出我還是向着她在的嘆息責備了一番。他又如此靈巧地稱譽着我的善良的性格和我的傾向，自這第一次的訪問就使我生出了一種想同他一樣捨棄了一切世俗的快樂而入教會去的強有力的欲望。

我如此深味着這種意念，當我一到只我獨個兒時，我再不從事別的什麼了。我回憶起曾給過我這同樣勸告的愛米安的主教先生的談話，和他說的假若我能入教的我的成功的可預期。信仰心也來混入了我的思考。我將要度一種明智的信徒的生活，我想；我將要從事於研究和宗教，他們不會使我再想到愛的危險的快樂。我將蔑視一般人所

贊美的一切；於是我既知我的心只去希望他所尊敬的，我也會同少有希望一樣的少有憂愁了。

這樣我就預先定出了一種和平而孤獨的生活組織。這裏面我假設一座隱僻的屋子，帶着一個小小的樹林和一條緩流的小溪紆傍着花園，一間精選的藏書室，幾個具有良智而有德的朋友，一些清潔而淡泊的飲食。我又加上與一個留寓巴黎的朋友的通信，他要告訴我一些社會新聞，這與其爲着滿足我的好奇心寧爲着要以人類的發狂的動搖來作我的娛樂。我不將很幸福嗎？我接想；我一切的願望不將都滿足了嗎？的確這種計畫是極端地合了我的傾向。但是在這一個如此聰明的安排的終點，我覺得我的心還在期待着一些什麼，我覺得爲着要在那最可愛的獨居別無所希冀，就應得漫郎同在那兒。

然而，鐵白喬繼續着的他殷勤的訪問使我堅定了他曾經啓示給我的那種計畫，我乘機把牠告訴了我的父親。他說他願意讓他的孩子們自由地

依性之所好去選擇事業，他說我可以隨意處置自己，他只保留着以他的教訓來輔助我的權利。他給了我一些很好的教訓，這不會使我厭棄我的計畫只使我帶着十分的認識抱住了牠。

新的學年近開始了。我同鐵白喬約定同去進聖蘇彼士初修道院，他是去完成他的神學研究，我是去開始我的。他的品行，是教區的主教所深知的，在我們動身之前使他由那司教得到一個大大的褒賞。

我父親既相信我已完全由我的情慾解脫，他就毫不留難地讓我動身了。我們到了巴黎；教士的袍服代替了馬爾特的十字架，修士葛理煜之名代替了騎士之名。我以十分的專心從事於研究，不幾個月我就有了非常的進步。我是夜以繼日的怕失去一刻的時光。我譽聲四起，人們已在慶祝我可預期的成功；不待請求，我的名字已登上了褒賞的紀錄。我也不疎忽了信仰，我熱心於各種的體驗。鐵白喬被這他視同他的成績的一切弄得高興極了，

在他稱讚着他所謂的我的改過回頭時我曾看見他幾回流淚呢。

人定的一切最是易於變化的，這一點也未能使我驚異；一種的情慾生出了牠們，另一種的情慾可以把牠們毀滅：但是當我想到那曾經把我引到了聖蘇彼士的神聖的意旨和神明使我在那兒體行着這些意旨時所嘗到的內在的歡欣，我是驚異着我能把牠們破壞的容易了。假若真是天助會隨時以一樣的力量臨到情慾時，那末人們又怎能解釋是由那一種不幸的威勢會使人們一下離去了他的責任而毫不能生出一點的抵抗也覺不到一點的內疚呢。

我曾絕對地相信我是從愛情的弱點解脫出來了，在我看來與其去作五官的一切行樂，連着漫郎所能供給我的快樂也在內，我寧可去誦一頁的聖奧古斯丁，或作一刻鐘的默想。然而不幸的一霎那把我重投入了深淵；並且我這次的墮落是愈其不可救藥，因為，我既是一下從那樣的深度拔了出

來，我重陷入的歧途也把我更深地投向了淵底。

我在巴黎差不多過了一年沒去探聽漫郎的消息。這起初很使我費力來自抑；但是鐵白喬的不絕的勸告和我自己的思慮使我勝利了。最後的幾個月如此和平地過去了，我相信我是到了永遠地忘去了那美媚而不忠實的尤物之點。我應當在神學院前面受公習的時期到了；我請了幾個有名望的人物光臨。我的名字傳遍了巴黎的各區；牠直達到了我的不忠的她的耳裏。她不能確信這有修士銜頭的名字是我；不過一些好奇心或者一些負了我的追悔（我永不能辨別出是這兩種情感的那一種，）使她對這一個這樣像我的的名字取了一種興趣；她同着別的幾個婦人來到了梭爾濱。她來參觀我的公習，無疑地她很容易的認出了我。

她的來到我一點也不會知道。因為那些地方是有種備婦女用的特別小室的，在裏面她們可以隱在一種窗簾下。我帶着讚頌和光榮回到了聖蘇彼士。已是晚上六時了。在我回去一些時後有人來

知照我說有一個女人要見我。我立刻到了會客室。天呀！怎樣的意外的出現喲！我在那兒看見了漫郎。這是她，但是是我從未見過的更可愛更華美。她是正在她的十八年華。她的豔麗是人所不能描寫；是一種如此雅緻，如此溫柔，如此惹人愛的神態；是愛神自己的神態！她整個的臉龐在我是一個妙幻。

一見她我就呆住了；并且，既不能猜測出她這次來訪的意向，我就垂下眼睛戰抖着等她自白。她的煩亂起初也是同我的一樣；不過，看着我繼續靜默着，她便把手擺在眼前以遮掩她的淚滴了。她怯聲地給我說她承認她的不忠值得我的憎恨；但是，假若真的我曾經對她有過一點愛時，那我兩年來未曾關心過一將我的運命告她我是太忍心了，而尤其是現在我看着她在我眼前的這種狀態裏默默不同她一語。聽她說着時我的心神的錯亂是不可以言喻的。

她坐了。我還是站着，半側着身體，不敢正視

她。我幾回開始一個我沒有力量完成的答語。末了，我才奮力的痛苦地喊了出來；“負心的漫郎！哦！負心的負心的你！”她淌着熱淚反復地向我說她毫不希望辯護她的負心。“那末你還希望什麼呢？我又喊。——我希望死，她答，假若你不把你的心還給我，沒有牠是活不成的。——那末，你要我的命罷，不忠的你喇！我自己也流着忍禁不住的淚了；你要我的命罷，這是我還可以犧牲給你的唯一的東西；因為我的心是永遠向着你在呢。”

我剛說完最後的幾句話，她就發狂地站了起來跑來吻抱我。她給了我千種的熱情的愛撫。她用各種樣的愛情所造出以表示最熱烈的愛的名字來喚我。這我還僅能無力地作答。實在，由我所處的那種和平的境地到這些我覺得在復活起來騷擾的感動又是種怎樣的過程喇！這過程使我恐怖。我戰慄着，彷彿人黑夜置身荒野；人覺得在轉向一個新的境界；人在這兒被一種神秘的驚駭所攫，而只能在長久地觀察過四遭後才得恢復轉來。

我們彼此相依地坐了。我握住了她的雙手。 “哦！漫郎，我舉起憂鬱的眼光注視着她說，我曾未想到你會以這樣黑心的背負來酬報我的愛的。在你欺騙我這樣的一個心自然很容易，因為你就是牠的絕對的主宰，牠整個的幸福是在使你快樂和服從你。現在告訴我你是否曾得到過同牠一樣馴服，一樣溫柔的心。不，不，天壤間殆沒有如我的心一般具有同樣的美質的。至少告訴我你是否有時也曾為牠而懊悔過。對這今日引你回來安慰牠的恩德我當如何的心感呢？我現在只覺得你是從來沒有過的更美媚；但是，憑我因你所受的一切痛苦之名，美麗的漫郎，告訴我是否你將來要更為忠實。”

她對她的追悔答了我一些如此動人的話，并且她如此信誓地許我以忠恆，她使我感動到不可以言喻。“親愛的漫郎！我帶着愛與瀆神的表情說，你是一個太可崇拜的造物。我覺得我的心被一種勝利的喜悅所激動了。人們在聖蘇彼士所說的一

切自由只是一種幻想。我將爲你失去我的幸福和我的聲譽，我很能見到；我在你的美妙的雙眼讀出了我的命運；我不被你的愛來安慰時我將是怎樣的不幸呀！命運的恩幸一點不能感動我；光榮在我只是一縷浮烟；我的教徒生活的全盤計畫不過是一些狂想：末了，我所希望着的一切的善有了你在都成了一些可輕蔑的東西，因爲牠們在我的心中，只要你眼光的一瞥就會煙消雲散。”

雖能答應着她全盤忘去她的過錯，我却願意知道她是怎樣讓 B 誘惑了去的。她告訴我說，在她窗前看見她以後，他就熱愛着他；她說他曾做個他財政家的表白，即是說他曾在一封信裏向她表示着酬報會與情分相稱的；她說她就擒住了他，不過她起初是只想從他得到一注可供我們舒服地生活的款子的；她說他隨即以重諾來眩她，使她漸漸地被搖動了；她說我也應該想像出在我們分離的前夜她會讓我看到的她的痛苦所給與她的內疚；她說，雖有他供給她的物質享受，她同着他從未曾嘗

到過一點兒幸福，不但是因為在他身上尋不出一點我的細膩的情致和都雅的丰態，而且因為就在他不絕地供給她的快樂當中，她心深處永有着我的愛的回憶和她的不忠的悔痛。她也給我說起鐵白喬和他的訪問給她的非常的內慝。“一刀戳着我的心，她又說，我也不會那樣感動的。我立刻離開了他，他在面前我一分鐘都不能支受。”

她繼續着告訴我她是怎樣知道了我巴黎的寓居，我身分的變化和我梭爾濱的公習。她使我相信當我在辯論時她心裏是如此的擾亂，使她不但很費力地來忍住她的眼淚，而且她的悲歎她的叫喊有幾次幾乎也暴發了出來。末了她告訴我為遮掩她的擾亂，她是最後才由那兒出來，并且依了她的激動的心情和熱烈的希望，她是直來到了修道院，帶着一個如果我不寬恕她時就死在這兒的決心。

那裏能找到一個不被一種如此熱烈又如此溫柔的追悔所感動的忍人呢？對於我，那時我覺得為

漫郎我就是犧牲全基督教世界所有的主教職位亦在所不惜。我問她對於我們的事她打算怎樣安排。她告我說我們應當立刻離去修道院并去找一個更穩當的地方安身。我毫無答辯的同意了她的一切的志願。她上了她的馬車去在街角等我。不一會我就避着門房的眼逃了出來。我上了她的車。我們轉到舊貨店；我重配上了袖章和劍。漫郎給付了代價；因為我是身無一文，恐怕我出聖蘇彼士會碰到阻礙，她不願意我回到我的房間去一會把我的錢取出。而且我的寶藏是這麼平常，她呢，她却富有着 B 的贈與以來輕視她所要我捨棄的那些。我們就在那舊貨店裏商議我們要取的主意。

爲補償我她因 B 而給我造成的犧牲，她決不給他留一點的餘地。“我願意給他留下他的家具，她給我說，牠們是屬於他的；但是我要將那些珍貴首飾和兩年來我由他得到的近六萬的佛郎都攜了去，因為這是正當的。他對我沒有絲毫的權力，她又說：這樣，我們可以無憂地留在巴黎，去找一所

適意的屋子，我們可以幸福地生活着。”

我提醒她，即使她在巴黎沒有危險，對我却有許多，我會免不掉遲早要被人認出，我會不斷地冒着陷入我曾經遭罹過的不幸的危險。她讓我明白她離開巴黎會要覺得懊悔的。我如此害怕着使她憂煩，爲得她歡心即使有千種的危險我都藐視牠們了；然而我們找到了一個適宜的方法，即是去在巴黎附近的村落租一處屋子，這樣我們可以很便當地到城中去，當我們爲着娛樂或需要必得去時。我們選定了上野，這兒去城不遠。漫郎立刻轉回家去。我去在丟勒里公園的小門待她。

一點鐘後，她回來了，坐着一輛賃用馬車，帶了一個服侍她的女子和幾隻盛着她的衣裳及其他一切貴重東西的箱子。

他們一點不遲延的返到上野。第一夜我們住在旅館裏，以便我們有去尋到一所屋子的時間。翌日，我們到了一所很合我們的意的。

我的幸福起初在我顯得是不可搖動的堅定。

漫郎是溫柔而甚至慇懃。她對我是如此小心慰貼，我覺得我的一切痛苦是完全地被補償了。因為我們兩個都得到了一點經驗的，我們也討論我們的幸福的與否堅實。六萬佛郎，就是我們所有的財產，自然不是一注可以與生垂長的款項。而且我們不預備過於節省。漫郎的美德，同我的一樣，並不是節儉。我於是向她提議以下的計畫：“六萬佛郎，我給她說，可以維持我們十年。假使我們繼續住在上野，我們每年只需兩千埃舉。我們要度一種正直但是樸素的生活。此外我們唯一的費用只是供給一輛馬車和上劇場。我們來規定一下。你喜歡Opéra，我們將每星期去兩次。至於賭博呢，我們這樣限定，我們的輸錢永不要超出兩個彼斯托，在這十年的時間內我的家庭不會沒有一點變化的；我的父親已上了年紀，他會死去；我會得到些財產，於是我們可以越過我們一切其他的憂懼。”

這個安排並不是我一生中的妄舉，如果我們曾頗聰明的使我們常常地去服從牠；但是我們的

決心却只能持續到一月。漫郎是熱愛着快樂；我是熱愛着她：我們隨時都會生出化錢的新機會；并且，不但不憐惜她有時濫用去的款子，我自己也常是買給她我相信能使她歡心的一切。我們上野的住所甚至也開始使她難受了。

冬天近了，所有的人都已返到城市，鄉間空寂無人了。她向我提議再在巴黎賃一所屋子。這提議我不贊成；但是，爲使她滿意，我給她說我們可以在巴黎租一間帶家具的房間，於是當我們離那些我們每星期去數次的場所時候太晚時我們就可以在那兒過夜；因爲太晚時回上野來的不便就是她所藉以欲離開上野的口實。這樣我們便有了兩個寓所，一個在城中，一個在鄉下。這變化立刻給我們的事一種至極的混亂，又因而生出兩宗造成了我們的破產的意外。

漫郎曾有一個作親衛兵的哥哥。不幸他也住在巴黎與我們同一條街上。他早晨由窗口一看見她就認出了她。他立刻跑到了我們家裏。這是一個

粗暴無行的人。他入了我們的房間就可怕地咒着；因他知道他妹妹的一部分的行徑的，他就申申地辱罵她斥責她。

我恰好前一些時候出去了，這無疑地是她或我的幸，我是從來不肯忍受一些兒陵辱的。我回來時他已然走了，漫郎的憂鬱使我知道有些什麼非常的事發生過。她告訴我她適纔所遭的不快和她哥哥的粗鄙的威嚇。我聽了心裏滿了憤恨，假若她不用她的淚來阻住我時，我會立刻跑去復讎了。

當我同她談着這件意外事的時候，那親衛兵又入了我們的房間，也不讓人通報一下。假若我知道是他時，我就不會同我用以待他的那樣禮貌地來接他；但是，在我們帶着笑容行禮後，他立刻給漫郎說他是來給她賠他暴躁不是的罪的；說他適纔以爲她是在度着無秩序的生活，這個謬見使他冒了火；但是既從我的一個僕役探聽了以後，他知道我是一個如此有德有才的人，這使他希望同我們好好地相與往還。

雖然這種來自我的一個僕從的探聽有點奇怪而不合理，我對他的頌詞還是以禮受之；我相信這可使漫郎歡心；她看他跑來和解顯然是極爲高興。我們留着他午餐。

一些的時候他就變爲如此的親昵了，聽到我們談及要返上野時，他就絕對地要伴同我們去。只得在我們的車裏給了他一個位置。這就變爲一種占有了；因爲從此以後他就常來看我們，如此快樂的把我們的家當作了他的家，並且反賓爲主起來，凡是屬於我們的一切他都予取予攜了。他叫我作他的兄弟，就藉口兄弟一家他幾乎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引到了我們上野的家，化我們的錢款待他的客。他不但用我們的錢去穿著華服，甚至要我們替他償還一切的債務。對這種橫行我只閉起眼睛裝不見，爲不要惹漫郎不快，甚至對他不時從她拿去的一注注的大款我也假裝不知。不過他却真的是一個大賭家，命運向了他時他也會還給她一些；但是我們的錢要來長期地供給這些全無節制的化費

却是太平庸了。

爲了把我們從他的囉唆解脫出來，我幾乎要同他嚴肅地開談判了，那時一個不幸的意外省了我這種氣力，并給我們造成了一個別的使我們一陷不可救藥的。

有一天我們留在巴黎過夜，這是我們常有的事。在這種時候我們是只有一個女僕留在上野的，這早晨那女僕來通知我說我們的屋子夜裏失了火，人家費了很大的力才救息，我問她我們的東西會否受到損失：她回說那時跑來救火的人是如此其多，弄得如此其混亂，所以她一點都不能確定。我爲了我們放在一隻小箱裏的錢戰慄了。我迅速地向上野去。有什麼用呢！那箱子已然不見了。

於是我才感受到人們是不必因貪心而愛財的。這個損失給了我一種如此劇烈的痛苦，使我想到就要瘋癲了。這一下我明白我會陷入怎樣的新的不幸：貧其最小焉者也。我認識漫郎；我早曾經驗到，安樂中無論她是怎樣忠於我愛着我，患難時

她是靠不住的：她是太愛奢華和娛樂，寧爲了牠們而犧牲我。我要失去她了！我想。不幸的騎士喲！你又要失去你所愛的一切了！這思想把我投入了一種如此可怕的昏亂，使我有一些時搖然欲墮，我最好是一死以了我千痛了。

然而我還有點理智先去思考一下我有無一點補救。神明啓示了我一種意念止住了我的失望；我覺得要把我們的損失瞞住漫郎不是不可能的，再以機巧或賭運我當可以頗爲寬展地供給她的費用使她不要覺到窮乏。

我曾計算過，我自慰自想，兩萬挨舉夠我們十年之用：現在就假設這十年已然過去并且我所希望着的我家庭會發生的變化一點也沒有過罷。那我應當怎樣辦呢？我不很知道；但是所要去幹的，今日誰又阻止我去幹呢？這樣多的人活在巴黎，他們既沒有我的聰明也沒有我的才幹，然而他們也得以己之力能供己之生活呢！

上帝不是很聰明地安排了一切事物嗎？念及

人生境域之不同時我又想。大多數的大人物和富人只是一些愚人；這在稍爲涉世的人是很顯明的。但這裏面却有着的一種可贊賞的公平。假若再把智慧加給富人，他們會太幸福，而其餘的人會太困苦可憐。肉體的能，靈魂的智賦與後者彷彿是一些俾他們能自拔於患難和窮困的方法。一些的人去分取大人物的財富而供奉他們以快樂，他們使那些大人物成了被欺者；另一些的人則給他們以教育，他們竭力想使他們成些禮貌人：實際，他們是很少能成功；但這不是神明的目的：他們常由他們的勞心得到一種結果，即是他們藉他們所教育的人而生活；并且，無論人們怎樣視之，這却是大人物和富人之愚給小人物的一種很好的進款。

這些思想使我的心境和精神稍覺恢復。我決意先去請教漫郎的哥哥，攝實戈先生。他十分地熟識巴黎，并且我曾很有機會知道他那耀眼的進款既不是來自他的事業，也不是來自王家的俸餉。我僅餘下二十個彼斯托了，這些幸而留在我衣袋裏

的。我把我的錢袋給他看，一面說明我的不幸和憂懼，我問他在餓斃和憂死之間我是否還有別的路可走。他答說憂愁是愚者的計策；至於餓呢，也有許多的聰明人挨着，當他們不願使用他們的才能的時候；他說我自己可以考慮一下何者是我所能；他可以對我一切的企圖給我以指教和幫助。

“這是太廣泛了，攝實戈先生，我給他說；我的需求要求一個更急切的施救，因為，你要我怎樣給漫郎說呢？——說到漫郎，他說，有什麼使你困難呢？只要你願意，以她，你不是隨時可以得着東西來了你的憂愁嗎？同她一樣的一個女子當能給養我們，你，她和我的。”他截住了我對這種無禮的話所應得的答語，繼續着給我說，假若我願意依行他的指教，他保證我黃昏之前我們就有一千挨舉來分；他說他認識一個在行樂一方面用錢極其揮霍的貴族，他確信一千挨舉去得一箇同漫郎這樣的女子的情分在他是不算什麼的。

我止住他。“我一向是很信任你的，我答他；但

我從前所想像的你所以曾示我以友誼的那種動機却是一種與你現在的完全相反的情感呢。”他無恥地給我自白說他一向就是那樣着想，并且他的妹妹既已一度失身於雖是他所最喜歡的人，他還是在希望利用她的壞行爲時才同她和解的。

我很容易地明白直到那時我們是被他欺騙着在了。然而無論這番談話給了我怎樣的擾亂之感，我有待於他幫助的窮乏迫我還是笑臉答他說他的指教是一種最後的計策可以擺在末了再說。我求他示我以其他別的方法。

他提議我利用我的青春和我天生的美貌去同什麼老而佻達多錢的女人發生關係。這個主意我也不贊同，牠會使我對漫郎成爲不義。

我同他說賭博或者是最合我的境地和最容易的法子。他回我說賭自然是一種計策，不過這是要內行的：如果同普通一般人一樣老實地去賭，這只是完成我的失敗的妙法：就如一個能人以他小小的進款無依靠地去獨自經營一樣，是一種太危險

的事業；然而還有第三條路，就是去入會；不過我的年青使他恐怕那些會友要覺得我還沒有入會的資格。但是他答應我去竭力向他們說項；並且，在未成功之前，我如遇着急需他可以給我一點錢。末了，我求他允許我對我所遭的損失和我們的談話不要告訴給漫郎知道。

我比進他那兒去時還更失意的走了出來；我甚且後悔把我的秘密告訴了他；即使有這種開誠佈公我也不會從他得到什麼的，我非常害怕他會失信把一切都去告訴給漫郎。由他表白出的情感，我也有理由害怕他不會照他所說的去作那種利用她的計畫，從我手裏把她奪去，或至少誘勸她離了我而去另依一個更有錢更幸福的新歡。在這上面我作了種種的考慮，這只是成就了痛苦，復活了我早晨的失望。有幾次我想寫信給我父親，假裝一個新的回頭去從他得到一些經濟的援助；但我立刻回憶起，不管他的仁慈，對我第一次的失足他也把我幽囚了六個整月；我確信在這樣一種榮譽

後尚使我有聖蘇彼士之逃，他會待我比從前要更其嚴酷的。

末了，從這種混亂的思想中產生出一個，牠一下使我的頭腦鎮靜了，我很奇怪早一點沒想到：這就是求援於我的朋友鐵白喬，在他心裏我確信永遠我得着那同樣的熱忱和友愛的。當我們帶着信心投向我們完全認識其正直的人時，德是如何的有光榮，可贊美喲。我們覺得不會去冒一點的險：即使他們不能隨時給與以援助，我們可以確信我們只少能從他們得到慈愛和同情。對於其餘的人緊關着的心，在他們面前自然地開啓了，就如一朵的花在日光之下怒放，只須有一線溫柔的熱力影響了牠。

我對我的如此適巧地憶起鐵白喬視爲一種神明庇佑的効力，我決定設法在日暮之前見到他。我立刻回到寓所去給他寫一個條子並指給他一個合於我們談話的地點。我叮囑他祕不要宣如同一個在我這種境地中他所能給我的最重大的幫忙。

見他的希望使我感受到的快樂消滅了我的一切憂愁使漫郎在我面色上覺不出一點兒的痕跡。我同她談着我們上野的不幸同談着一件不能使她驚慌的細事一般；并且巴黎既是她所視爲樂土的地方，聽我說起我們須住在這兒直到把上野所受火災的輕微損傷修復了以後時，她也就沒有什麼不快了。

一點鐘後，我接到了鐵白喬的回信，他答應我到指定的地方去。我切望地向那兒跑去。然而我覺得有點羞於去顯現在這樣一個朋友的眼前，僅僅一當他的面對我的放浪就是一種的責備：但是我所信任的他善良的心和漫郎的得失鼓起了我的勇氣。

我是約他在王宮花園相會的。他已先我而在。一看見我他就跑了來吻我；他長久地把我抱在他的手臂裏，我覺得我面上在濕着他的熱淚。我給他說我只有滿懷慚愧的來見他，我的心頭只有一種我忘恩負義的劇烈之感；我說我懇求他的第一件

事是要他告我在我如此正當地應得失去他的尊重和友情之後他是否還許我把他視作我的朋友。他柔聲地答我說甚麼都不能使他放棄我的朋友的地位：即使我的不幸也如此，並且，假若我許他這麼說時，我的錯誤和我的放浪是增加了他對我的愛；但這是一種參雜着劇痛的愛，如同我們對一個親愛的人，我們看着他要喪失去而不能加以援救時所感到的一般。

我們在一條長凳上坐下。“哦哦！我帶着一聲心底發出的長歎向他說，你的同情是太過分了，我親愛的鐵白喬，假若你要我確信牠是等於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我羞於讓你看見，因為我自認牠的原因并不是光榮的；但是牠的結果是如此悲慘，即使沒有你這樣愛法的愛我已經够使牠感動緩和了。”

他求我，算作一種友愛的表示，將我自聖蘇彼士出走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毫無隱飾地告訴給他。我滿了他的意；我不但沒有捏造一些的事實，或減

小我的錯誤使其成爲可宥有一點，我還竭力將她感受給我的熱情告訴給他。我把她呈現在他眼前彷彿運命的那些奇怪的打擊之一，牠作成了一個不幸人的毀敗，而且使他既不能以智慧預見於先，也不能以德力抗拒於後。我把我的擾亂，我的恐怖，我在見他之前二點鐘時的失望和假若我同被棄於運命一樣殘忍地被棄於友們時，我將重陷入的悲哀給他作了一個活躍的描寫；末了我竟如此感動了善良的鐵白喬，我見他被惻隱之心苦着同我被痛苦之感苦着一樣了。

他不斷地吻抱我，并鼓勵我要勇敢而自慰；但是因爲意總想使我離了漫郎，我就切實地讓他明白就是這分離是我所視爲我的不幸中的最大的，并且，在受到一種比我所有一切不幸更難堪的救藥前，我不但預備去忍受那最極度的苦而且去忍受那最殘酷的死。

“你既拒絕我一切的提議，他說，那末請告訴我我能給你一種怎樣的幫助呢？”我不敢明目地給

他說我所需要的就是他的錢袋。然而他終竟懂了；在給我承認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之後，他默住了一刻，帶着一個在猶豫着的人的神態。“你不相信，他隨即又說，我的幻想是來自一種熱忱和友愛的冷感罷；但是你把我弄到了怎樣的交流裏，我應當拒絕你所願意接受的唯一的幫助呢，還是為了我的責任而答應了你？因為這不是襄助你的放浪使你墜留莫拔麼？

“然而，他沉思了片刻後繼續着說，我想這或者是窮窘把你投到了這種激亂的境地不讓你有一些的自由去選取更好的主意。要一個平靜的頭腦才能去享受那智慧和真理的。我將設法使你有一些錢。但是，我的親愛的騎士，他吻抱着我說，請允許我單單附上一個條件罷；就是你得將你的住址告訴我，并讓我至少盡我能力以引你再回向德，德，我知道你是愛着的，只是你情慾的暴力使你從軌迷離而去了。”

我誠意地允許了他所希望的一切，我求他可

憐我的命運的狡惡，使得我不能好好地去利用一個如此有德的朋友的教訓。他隨即引我到一個相識的銀行家那裏，他出了一百彼斯托的期票由銀行家先將款付給了我；因為他很少有現款。我已經說過他不是有錢人：他的教賞值一千挨舉；但是，因為他佔有牠還是第一年，他還未曾領到這項進款；他給我的這筆預付是靠着將來的利益歸還的。

我覺到他的仁愛的價值：我被感動得到了懊恨一個不幸的愛情的那種盲目使我離開了一切的責任；有一些時候德在我心裏頗有力的起來對抗我的情慾，而至少在這光明的霎那，我是覺到了我那些束縛的卑劣可恥。但是這抗力是輕微而不能經久。一見漫郎的面會得把我從天擲下；但我在回到她身邊時，我很驚異我能有一時對於一個如此美媚的對象如此應當的一番憐愛竟引以為是可恥。

漫郎是一個具着一種異常的性格的造物。從

沒有一個女子會比她更不愛錢；但是有着缺乏錢的恐怖時她就不能有一刻的平靜了。她所以需要錢是爲了娛樂和消遣。假若我們能不花錢而可以娛樂，她從不願要一個銅子；只要她能愉快地度日，她也不會查問我們的財產究竟何若；所以，既不過度地耽於逸樂，也不能被惑於奢華的排場，只要每天供給她以合她興趣的消遣，使她滿足是再容易不過的。但是她隨時必得讓快樂佔據着，否則她的性情她的傾向就不能堅定了。雖是她熱愛着我，并且照她自認一樣，我是唯一能使她完全地嘗到愛的甜蜜的人，我幾乎確信她的愛是毫不能抵抗某幾種的恐怖的。假若我們有一個平平的財產她也會寧愛我而輕視全世界，但是當我只賸有忠與恆貢獻她時，我毫不疑惑她不會爲了某個新的B棄了我而去。

於是我決意如此的限定我自己的費用，使我能隨時供給她的，我寧可褫奪我一切的必需而不去節制她的浮費。馬車一項是使我比其餘一切還

害怕的；因為我是顯然沒有給養幾匹馬和一個車夫的能力。

我將我的困難告訴了攝實戈先生。我也一點不瞞他我曾從一個朋友得到了一百彼斯托。他一再向我說假若我願意去試試賭運，而肯犧牲百把佛郎去款待他的會友，有他的舉薦，我是定能得到入會的准許的。我騙過了我心頭的逆意，我讓一種殘刻的窮乏把我誘引了去。

當天晚上，攝實戈先生把我當作他的一個親戚介紹了去。他又說我同樣更想成功的，是我在經濟上需要很大的幸運。然而為顯得我的困難不是一個微賤的人的困難，他給他們說我是預備請他們去晚餐。大家接受了邀請。我豪闊地款待他們。他們長久地談着我的面貌的可愛和我的幸運的天賦；他們聲稱很有希望於我，因為面色既然和藹有正直人神態，就不會有人疑惑我的詭詐；未了，他們致謝攝實戈先生給會中得到一個我這種身分的新會友，他們并選了一個能手在幾天內教給我那

些必需的訓練。

我的戰績的大舞台應在特南西王第，那兒的一個廳堂裏有一台紙牌賭，廊下有其他的紙牌賭和骰子賭等。這個場所是藉R親王之力而立足，他那時是住在格蘭意，他的大部分的將校就是我們的會友。我還有無恥來說麼？在不久的時候我乘着我師傅的功課大進步了；我尤其得到了許多的技巧去作一種閃脫法，去滑溜紙牌；我既很得力於一雙長套袖的幫助，我就如此輕捷地偷摸巧取騙過了極能巧的老手而使得許多誠實的賭者蕩產傾家。這種異常的技巧如此急速地增進了我的幸運，沒有幾個星期我就有着大大的款項了，還除了我情願地同我的會友們分攤的那些不算。

我於是更不害怕將我們上野的損失告訴漫郎了；並且，爲着告知她這種不快的消息後安慰她，我租了一所陳設具備的住宅，我們富有而安甯地那兒成家起來。

在這些時候，鐵白喬是不斷地給我以頻頻的

訪問。他的教訓還是不止。他不絕的終而復始地要我知道我的行為是違害我的良心，我的榮譽和我的幸福。我以十分的友誼接受了他的意見；雖然我沒有一點意思去遵行，我却很喜歡他的熱忱，因為我知道這種熱忱的來原。有時我甚至當着漫郎的面有趣地嘲笑他，我勸他更不必懷疑許多許多的主教和神父是很知道把一個教賞和一個情婦去調和的。“你看罷，我給他指着我的情人的眼睛向他說，請告訴我是否有一些不被一個如此合禮的原因辯護的過錯。”他忍耐着。他甚且可以更長久的忍耐；但是當他看見我的財產激增起來，我不但償還了他的百個彼斯托，且租了一所新屋倍加了我們的費用，我將更深陷入於逸樂中時，他就完全變了態度和聲調：他埋怨我的無情，他威嚇我以天譴，他并給我預言即將臨到我的不幸。“這些供給你的放浪的財產，他說，說來自正路是不可能的。你悖入的東西還當悖出。上帝最可怕的責罰是讓你安靜地享受罪惡。我一切的忠告對你無用了；我

預見到你立刻會以牠們爲囉唆。別了，忘恩的懦弱的朋友。但願你的淫樂同影子一般消逝！但願你的幸運和錢財一敗無救，留下一個赤裸的你去領悟一切虛浮的快樂會使你瘋狂地醉迷！那時你會碰到我是準備着來愛你而爲你効力；但是今朝我是同你斷絕一切的關係，我憎恨你所度着的生涯。”

這是在我的房間裏，曼儂的眼前，他給我作這一個使徒的吶喊。他起身退去。我想留住他；但我被漫郎所阻，她說這是一個瘋子，應當讓他自去。

他的演說終究給我遺下了一些印感。從此我屢次覺到我的心在想回向善去，後此我之能支受我一生中那些最不幸的遭際，我一部分的力量還是賴着這種回憶呢。

漫郎的愛撫一刻就消滅了這傷心的一幕給與我的悲哀。我們繼續度着一種完全以樂與愛組成的生活。我們財產的加多，增進了我們的情愛。愛神與命運沒有更幸福的奴隸了。神明喲！爲什麼名

世界爲一個苦難的地土，因爲人們在這世界上是可以享受一些如此甜蜜的快樂！但是不幸！牠們的弱點是太易於飛逝。假若牠們有着經久的性質時，人們還希望什麼其他的真福嗎？我們的快樂也有着公共的命運，即是說不經久而接着的是些苦惱的追悔。

我從賭博得利如此其大，使我想把我一部份的錢去貯存起來。我們的僕役是知道我的成功的，尤其是我的侍僕和漫郎的侍女，在他們面前我們常是毫無疑心地談說我們的事。那個侍女很漂亮；我的侍僕是她的情人。他們看着主人是年輕易與，他們想這是很容易欺騙的。他們於是懷定了惡計，並且對我們如此不幸地實行了，他們把我們弄到了一蹶不能再振的境地。

一天攝實戈先生請了我們去晚餐，我們回到家裏時已是差不多半夜了。我喚我的侍僕，漫郎喚他的侍女；但是彼此都不見面。人家告訴我們說他們八點鐘以後就不看見在屋子裏了，他們說是遵

行我的命令運去幾隻箱子後，他們就走了的。我已預見到一部分的實情了；但我一點沒有想到會超出我進我的房間時所見到的情形。我的內室的鎖已被撬開，我的銀錢和我所有的衣服都已不翼而飛去。當我獨自思量着這意外事的時候，漫郎來了，神色慌張，告訴我人家在她房間裏也作了同樣的洗劫。

這打擊對我是如此其殘酷，只有一種異常的理性力才制住我沒有叫喊沒有痛哭。害怕着我的失望影響給漫郎，我竭力裝出一種鎮靜的臉色。我談諧地給她說我將去在特南西王第的幾個易欺的人的身上去復讎。然而她是如此切感着我們的不幸，我裝出的快樂不能讓她過於失望，她的悲哀倒更有力的使我憂愁了。“我們完了！”她滿眼含淚的給我說。我徒然竭力用我的愛撫安慰她。我自己的眼淚洩漏了我的失望和狼狽。實在，我們是如此絕對地被毀了，我們未曾贖下有一襲的襯衫。

我決意遣人立刻去尋攝實戈先生。他勸我即

時到警察總監和巴黎憲兵司令那兒去。我去了，但這只是我的更大的不幸；因為，除了找攝實戈這一舉和我到那兩個裁判官那兒去之行沒有結果外，我却給了機會給攝實戈同他妹妹談話并當我不在的時候使他給了她一種可怕的決定。他同她說起 G. M. 先生，那揮金如土的老蕩子，他讓她知道受 G. M. 供給時的許多益處，她既是被我們的不幸弄昏了，她就相信了他所要她相信的一切。這個可敬的交易在我回家之先就決定了，而實行期却遲到翌日，在攝實戈預告了 G. M. 先生之後。

回到寓所時我碰着他在等我；但是漫郎是在她房間裏睡了，她吩咐了她的侍僕告我說因為需要一點休息，她求我這夜留下她一個人靜靜。攝實戈獻給了我幾個我接受了了的彼斯托後也就走了。

我上床時已是近四點鐘了；我既還長久地思量了一番恢復財產的方法，我入睡時已如此其遲，使我僅能在十一句鐘時或正午才醒過來。我急急地起身去探問漫郎的健康：人家給我說她一點鐘

以前同着她的哥哥出去了，他是用一輛租賃馬車接她去的。雖是這種同攝實戈的出行我覺得有點神秘不可捉摸，我還力使自己不要懷疑。我讀着書混過了一些時間。末了，因為憂煩不可耐，我就大步地跑着我們的房間。忽然我在漫郎房間裏看見一封封好了的信擺在桌上。信面是致我的字，是她的親筆。我帶着一種的寒顫開了封；裏面是這幾句話：

“我的親愛的騎士，我可以給你發誓說你是我的心的偶像，在這世界上只有你我可以用我愛你的這種樣子去愛；但是，我可憐的親愛的靈魂，你不知道在我們這種窮迫的境地裏，忠不就是一種愚德嗎？你相信當人們缺少麵包的時候還能夠好好地憐愛嗎？飢餓會給我造成些必然的謬誤；我幾日裏會死了去而相信着這是為愛而死。我敬愛你，這你可以確信；但是讓我去些時候去復與我們的財產罷。

那將落在我網裏的人就不幸！我要爲使我的騎士有錢和幸福而忍耐。我的哥哥會告你以你的漫郎的消息；他將給你說她曾爲不得不離去你而痛哭，悲傷。”

讀完這信後，我所在的狀況我是難於描寫的；因爲我今天還不知道那時我是被那一種的情感激動着呢。那是那些我們未曾感到過相似的獨特情境的一種：這種情境我們不能解釋給別人，因爲他們沒有過這一種的意念；我們也難于給自己區別，因爲既是獨特的種類，在我們記憶裏這就不同其他什麼相連絡，也不能同隨便那一種可名的情感相接近。然而我的却無論是那一種的性質，裏面定有着痛苦，憂憤，嫉妒和恥辱的。如果裏面還沒有參進出愛情，那就幸了！

她愛我，我願意相信；但是，我喊，她要恨我那她不成了一個怪物嗎？那一種從來人們對於一個心有的權利我對她的沒有呢？在我爲她犧牲了一

切後，我還有什麼可給她作呢？然而她竟棄我去了！而這不義人還相信給我說着她是在不絕的愛我時就可避去我的斥責呢！她害怕餓飯！愛的神嘍！這是怎樣粗鄙的情感而不稱於我的膩緻！我沒有怕過餓飯，我為她是甘蹈一切的捨棄了我的幸運和家庭的歡樂；我為滿足她的怪僻的性情而自節去一切的必需！她敬愛我，她說。但是，負義人，假若你敬愛我，我很知道你當去請教誰；至少，你不會離去我而不給我道一聲再見。當我們同我們敬愛的人分離時所感到是些怎麼樣的劇痛，這應當問我。只有失去理性的人才甘自蹈這種分離之苦。

我的歎怨被一個出我意外的來客截住了；這就是攝實戈。“惡徒！我以手按劍向他說，漫郎在那里？你把她怎樣了？”這激動使他驚嚇。他答說假若當他來給我一個大大的幫忙我是如此接待他時，他就引出而永不到我家來了。我跑向房間的門，我把門小心地關了。“你不要想，我轉身向他說，你還

能把我作一次蠢人而拿些荒唐的話來騙我。不是救你的命就是讓我再見漫郎。——這樣，你是太性急了！他說；這是我來的唯一目的呢。我是來告訴你一個你想不到的幸福的，爲此你或者不知道要怎樣的感激我哩。”我願意立刻明白。

他告訴我，漫郎既不能抵抗那窮苦的恐怖，尤其是那必得一下來更換我們的場面的意念，曾求他替她介紹與 G. M. 先生相識，那是一個慷慨的人。他無心地給我說那是出自他的指教，在引她到那兒去之前，也是他去奔走門路。“我今早晨引了她到那兒，他繼續着說，那位好人很高興她的人品，他起先就請她伴同他到鄉間的別墅去，那里他是不時去過幾天的。我呢，攝實戈又說，我既一下看出這於你很有些益處，我就恰巧地讓他明白漫郎曾經遭過很大的損失；并且我如此地激起了他的仁慈，使他立刻贈了她兩百彼斯托。我給他說這於現在是很够的，但是我妹妹的將來却有着大大的需要；因爲我們的父母死後給我們遺下了一個

年輕的兄弟，是她担任撫育的，所以假若他以爲她是值得她的抬舉，他定不會讓她看着她那猶如自身的可憐孩子受苦的。這個故事感動了他。他答應爲你和漫郎租一所屋子；因爲那可憐的孤兒小兄弟就是你自己呢。他允許給你將屋子適宜地佈置起來并每月供給你們四百里佛爾〔註一〕，這加起來，如果我的算法不錯，每年終是四千八百。在他動身到鄉下去之先他已然吩咐地的管家去找一所屋子并要在他回來前佈置完好。於是你將再見到漫郎，她會托我爲她吻你，并安心你她是會所未有的在愛着我。”

我坐下來沉思着我的命運的這種奇怪的佈置。我的情感分歧起來，所以我是如此躊躇莫決，使我對攝實戈一個跟一個向我發的許多問題我都默不置答。就在這種時候那榮譽和德行，還使我覺到了一些刺心的內疚，我歎息着把眼投向愛米安，投向我的家，投向聖蘇彼士，投向一切我曾純潔地

〔註一〕 Livre 法古錢名。今之佛郎之別稱。

生活過的地方。由一種怎樣闊大的空間我從那種幸福的境地隔離了！我只能遠遠地看見牠，同一個影子一樣，牠還在誘引我的追悔，我的希望，但要激起我的奮發却是太微弱了。由一種怎樣的宿命，我想，我成了如此的有罪？愛是一種清白的情感；爲什麼對我就變作了一種混亂與患難的來源呢？誰阻止我和平而有德的同着漫郎生活呢？爲什麼我不在得着她的愛前就娶了她呢？我的父親，如此熱愛着我的父親，假若我曾以正當的懇切求他，難道他不同意我們的結婚嗎？哦！我父親自己也會喜歡她的，這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太值得爲他的子媳了；那末我會很幸福，我有漫郎的愛，父親的慈，正直人們的敬，幸運的財產，和德行的平和。不幸的反面喲！現在人家到此地來向我提議我去做的是怎樣的卑污的人？怎麼！我將去分受…但是尙有可遲疑者，假若這是漫郎所決定，假若我不同意而失去了她呢？”攝實戈先生，我閉着眼睛喊，彷彿爲避去那些憂愁的思慮，如果你曾有意爲我效力，我

此刻致謝你。自然你會可以找一條高明的路徑；但是事情是完了，是不是？那末，我們現在只想如何去利用你的好意并去實踐你的預諾罷。”

攝實戈，我的憤怒後跟着一個如此長久的靜默使得他很狼狽的攝實戈，看見我取了一個無疑地同他所害怕着的完全不同的決定很為喜歡；他為人還算愚直的，以後我有着很好的佐證。“是，是，他急忙着答我，我給你的是一個大好幫忙，你將要看見我們會由此得到你所不會期望着的大的益處呢。”於是我們商量要怎樣我們才能免去G. M. 先生在看我比他所想像的個兒更高年紀更大時對於我們的姊弟關係可能生的疑心。我們只找到了一個法子就是在他面前裝一種外省人的誠實的神氣，并讓他相信我是預備進教會的，因此我每天都要上學校。我們又決定在我第一次去見他時我必須穿着極壞。

他三四天後就回到了城裏。他親自引了漫郎到他的管家所備好的屋子。她立刻把她的歸來讓

人知照了攝實戈，攝實戈告訴了我後，我們就一道到了她那裏。那位老情郎是已然出去了。

雖然我是服從她的意志慣了的，見到她時我竟抑不住我心頭的怨意。我對她顯得是失望而哀傷。重遇她的快樂勝不過她不忠的憂痕；她呢，全然相反，再見了我是快樂已極。她責備我的冷淡。我不禁脫口出了幾個不忠和負義的名，隨着是一聲聲的歎息。

她起初是嘲笑我的單純；但是當她看見我的眼光總是憂愁地注視着她在，和我的大異於我的常性的忍苦含痛的樣子時，她就獨自跑進了她的內室。一些時後我跟了進去，我看見她在哭着，我問她爲什麼。“這你很容易看出，她說：假若我在你面前只是使得你如此憂傷鬱悶時，你怎能還要我活得下去呢？你到此地一點鐘以來你沒給過我一次的愛撫，你接受我的是帶着土耳其大帝在宮闈時的尊嚴。

——聽罷，漫郎，我吻抱着她說，我不能夠向

你隱藏我有着苦極的心。現在我一點也不說你的不意的走會給與我的驚痛，也不必說在我們分床過夜後你竟無一句安慰語棄我而去的殘酷；因為你在我面前會使我忘去一切的憂愁。但是，我流着淚滴繼續說，你相信我想及你所願意要我在這屋子裏去度的這種悲哀的不幸的生活能無一聲的嘆息，一滴的淚點嗎？就把我的出身和我的榮譽放在一邊罷；這只是如此如此微弱的理由莫想去同一種如我這樣的愛情相抗；但是就是這愛的本身牠看着被一個不義而忍心的情人如此壞地報償寧或說如此酷地虐待時，你想牠不會歎怨嗎？……”

她截住我：“止了罷，我的騎士，她說，用些刺心的責備來苦我是無用的。我知道是什麼使你痛苦。我從前是希望你對我這種為恢復我們的財產的計畫會同意的，我為免使你勞心所以不會讓你參預我就開始實行了；但我現在決意放棄了這個計畫，因為你是不贊成。”她又說她只求我忍耐一些的辰光；她說她已然從她的老情人得到了兩百

彼斯托，他并答應晚上給她拿來一串珍珠鍊和其他的珍飾，此外還有他曾約定給她的常年費的一半。“僅僅給我些時間去接受這些禮物罷，她向我說；我給你發誓他必不會誇他佔了我的便宜的，因為我曾把一切都延宕到現在到城中以後。他曾在我的手上吻過一萬遍這是真的；他給這快樂以代價是正當的事，并且以這個代價同他的財富他的年紀比起來，五六千佛郎又算得什麼呢。”

她的決心，對我是比那五千里佛爾的希望更其可愛。我又覺得我的心還一點未曾失去榮譽之感，因為牠已是如此滿意的從污辱中脫出；但是我是生而樂少苦多的。命運只是從一個深淵裏拔了我出來把我投到另一個深淵裏去。我給了漫郎以千種的愛憐表示我對她的變更是覺得如此其快樂後，我給她說必須把這事告訴給攝質戈先生，俾使我們步趨一致。他對這事起先是喃喃；但是四五百里佛爾的現錢隨即使他快活地贊成了我們的計畫。我們決定我們大家要同G. M. 先生晚餐，還有

兩層理由：其一，爲使我們對這一場把我當作一個學生，漫郎的弟弟的趣劇快樂一下；其又，爲阻止那老蕩子不要以先如此慷慨地給付代價的權利同我的愛人太放肆。以後呢，當他要進那他滿預備着過夜的房間時，我們，攝實戈和我就退去；而漫郎呢，却不是跟他進去，而是出來會合我們同我過夜去。攝實戈是擔任准時備好馬車等在門口。

晚餐的時間一來，G. M. 先生并不讓人久待就到了。攝實戈同他的妹妹是在廳堂裏。那老頭兒的第一個敬禮是獻給他的美人兒以一串頸鍊，一些手鐲和珠耳環，這至少值一千挨舉。他隨即給了她以值兩千四百里佛爾的金魯意，這是常年供給費的半數。他對他的禮物潤飾上許多合於舊時慇懃風味的柔情蜜意。漫郎不能拒絕他的幾個吻；這是他對擺在她手中的錢財上應得的權利。我留在門外，側耳靜聽以待攝實戈來知照我進出。

當漫郎把錢和那些珍飾收藏好後，攝實戈來執住我的手；既將我引向了G. M. 先生，他吩咐我

向他致敬，我給了他兩三個深深的敬禮。“請原諒罷，先生，攝實戈給他說，這是一個未經世面的孩子。如你所看見的一樣，他還遠沒有巴黎的儀態呢；但是我們希望習慣一點會薰陶他，你將有光榮常在這裡看見先生的，他轉身向我說；你好好地以先生為模範罷。”

那老情人似乎很高興看我。他在我頰上擊了兩三下，給我說我是一個漂亮的孩子，但是在巴黎必得當心，這兒年青人很容易流於放逸的。攝實戈保證他說我是天生的聰明人，說我只說着要去作神父，而我所有的快樂是在作些小小的教堂。“我覺得他很像漫郎呢，”老頭兒用手舉起我的頰來說。我帶着一種愚直的神氣答：“先生，這是因為我們兩塊肉是極相接近的；所以我愛我的姊姊是同一個另外的我一樣。——你聽見了麼？他向攝實戈說；他很聰明哩。可惜這孩子少經世面呢，——啊！先生，我又說，我曾在我們那里的教堂中看見過許多的人的，我確信我在巴黎碰到了一些

比我更傻的傻子哩。——你們看，他說，這於一個外省的孩子確是很可贊歎的。”

晚餐時我們所有的談話差不多都具着這同樣的趣味。漫郎，她是一個快活的人，有幾次幾乎被她的大笑把全盤的計畫都破壞了。一面食着，我乘機給老頭兒敘述他自己的故事和正在威嚇着他的惡運。當我說這故事時，尤其當我在如實地描繪他的肖像時，攝實戈和漫郎是抖了；但自負心却阻止他認不出就是說的他自己，於是我很恰巧地完成了我的故事，而他却是第一個覺得這是很可笑的。

末了，就寢的時間到時，他就談起愛情和不可耐的事了。我們，攝實戈和我，退了出來。人家引了他到他的房間裏；漫郎呢，藉口有事出來後，就來門口會合了我們。那在三四幢屋子遠近等我們的馬車，前來接着我們。我們立刻遠離了這區而去。

雖然在我看來這種行爲是一種真正的欺騙，

這却不是我相信我該自責的最不義的事。我對我從賭博中得來的錢我有更大的廉恥心。然而我們是一樣少能利用這和那，而上帝給與這兩個不義之行的最輕者是最酷的處罰。

G.M.先生遲不久的辰光就發覺他是被騙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當天晚上就已着手尋覓我們；但是他頗有勢力，不必對於尋覓空費長久的時間，我們是頗不謹慎太信任巴黎之大和我們相離之遠了。他不但打聽到了我們的住址和我們現在的境況，他還知道了我是誰，我在巴黎度着的生活，漫郎同B的舊緣和她給他的欺騙；總而言之，他知道了我們歷史的所有不名譽的部分，這樣他決意讓人將我們拘留起來，不大把我們看作罪人而把我們當作極壞的放浪者。當一個警吏同着六個警兵跑進我們的房間時，我們還是在床上。他們首先就攫住我們的錢，甯或說是攫住G. M.先生的；既將我們粗暴地弄起身後，他把我們帶到門口，那里有兩部馬車，一輛毫無說明的奪去了可憐的漫郎，另

一輛把我拉到了聖拉查爾。

要知道他們所造成的失望應該感受過一些怎樣的不幸呢。我們的警兵竟殘酷到不准我抱吻漫郎，也不准我同她說一句話。我長久地不知道她的狀況。起先不知道這無疑對我是一種幸福；因為這樣可怕的一種受難會使我失去一切的知覺或者死了去的。

我的不幸的愛人就這樣從我眼前被奪了，去并帶到了一個我名之要覈棘的地方，對於一個如此可愛的造物那是怎樣的命運喲！假若一切的人都有着我的眼我的心，她是應該佔有世界上的第一位的！人們不應殘忍地待她；但她却被幽禁在一間狹小的囚室裏，孤獨的被罰去每天完成某一種勞苦的工作，彷彿爲得着一些乏味的食物的必要條件。這些悲慘的情節我僅在許久以後，在我自己也遭罹了數個月的一種難耐而可厭的懲戒以後才知道的。

我那些警兵既亦一點不告我他們是受命帶我

到什麼地方去，我僅到了聖拉查爾的門口才知道了我的命運。那時候我對我覺得將要墮入的境地我寧願死去；因為對這個屋子我有着很可怕的意念。在進門時我的恐怖增長起來，那些警兵爲保證我再沒有什麼武器或抗拒的法子又第二次的來搜索我的衣袋。

那院長立刻出來了；他是預知我的到來的。他很溫和的歡迎我。“我父，我尊高地向他說；我我真會百死不能忍受此一生呢。——不，不，先生，他答我說；你將要持身方正，我們會彼此相愛好的。”他求我到樓上的一個房間裏去。我服從地跟着他。那些警兵直護送我們到門口，院長既進來後，他招呼他們退了去。

“那末我是你的囚人了？我向他說。然則，我父，你打算怎樣處置我呢！”他給我說他很高興看着我言行有理；他的責任將是去使我感受到信仰和德行的趣味，而我的責任是去利用他的鼓勵和指教；只要我肯應受他對我的小心，我會在孤獨中

得到快樂的。“啊！快樂嗎！我說；我父，你不知道那能使我嘗受到快樂的唯一的東西呢！——我知道的，他答；但是我希望你的傾向會變。”他的答語使我明白他是知道我一切遭際，或者我的名字的。我求他告我。他如實地給我說人家會將一切都告訴了他。

這種認識只是我所有的懲罰中的最難堪的。我帶着一種非常的失望哭了出來。我對這一種會使我成爲一切相識者的笑柄和我的家庭的羞恥的屈辱簡直不能自慰。我這樣在極其頹喪的境況中過了八天，除了我的恥辱外，不能意識什麼，也不能想像什麼。即是回憶到漫郎也不能給我的痛苦再添上些什麼。就是有也不過是一種先於這新的憂愁之感¹，我的靈魂的高出一切的感覺是恥辱和內慝。

少有人能够認識這些特別的心情的力量的。一般的人只能感觸到五六種的情欲，在這幾種的範圍內他們生活着，他們一切的衝動也都歸納在

這裏面。試從他們脫出愛與恨，樂與憂，希望與恐怖，他們就不會更感到什麼。然而具有一種更高貴的性格的人們却能多樣地被感動：似乎他們不只具有五官，他們更能感受一些超乎常情的思想和感覺。因為他們有着一種高出常人的偉大的情感，他們就沒有什麼更羨望常人。由是他們對於輕蔑和嘲弄會異常難耐地去忍受而恥辱即是他們最劇烈的情感的一種。

我在聖拉查爾也有着這種不幸的多感。我的憂愁在院長看來是如此地過度，既害怕着會有什麼不幸的結果，他就相信有更為溫和而寬大的待我的必要。他每天來看我兩三次。他也時常伴我去園中散一回步，他非常熱心的來鼓勵我開導我。我溫馴地接受他一切的意見，我并向他表示我的感激：他由此有着我猛省回頭的希望了。

“你具有一種如此溫柔而可愛的天性，有一天他對我說，使我不能明白人家控告你的那些壞行。兩件事使我驚奇：一，你有着如此良善的品格

你怎麼會流於放佚；又，更使我贊美的，是你在放浪的習慣中生活過如許年數後你怎麼能如此誠心地接受我一切的教訓。假若這是追悔，那末你是一個已獲神明赦免的表率；假若這是天性之善，那末你至少是有着一種良好的根性，這使我希望我們爲引你同向正直的人生之途沒有長久的拘留你在此地的必要。”

我很喜歡看着他能這麼信任我。我決意用一種能完全滿意他的行爲來增加他的信任，因爲我相信這是縮短我的囚期的最穩捷的方法。我問他要了些書。既讓我自由地選擇我所願意讀的書，他很驚奇我是選定了幾個嚴肅的作家的作品。我裝出十二分的熱心去從事於我的研究，我并乘機隨時向他表示他所希望着的轉變的信徵。

然而這只是外表而已。我應當懺悔我的羞恥，在聖拉查爾我只是扮演着一個偽君子的角色。當我一個人時，我不是在研究，我只是在悲歎我的命運。我咀咒我的囚居和那使我拘留在此的虐政。我

不願在錯誤把我投入的重壓下有一些的休息，我寧可重墮入愛的苦痛之潮。漫郎的離隔，她的命運的莫測，永不能重見她的恐怖，是我的憂思的唯一的對象。我想像着她是在G. M.的懷抱中，因為這是最先有的思想；遠沒有想到他會給她以我同樣的虐待，我曾深信他僅是爲着要安靜地佔有她而把我遠離。

我這樣的過了一些在我是顯得如此其悠永的日日夜夜。我僅有的希望是在我的虛偽的成功。我用心去觀察院長的言論和面色以便知道他所想像的我，我研求一種使他歡心的方法，就如他是我的命運的主宰一般。很容易地我看出我是完全在他的寵愛之中。我更不疑惑他不會不爲我而効力。

有一天我大膽地問他我的釋放與否是否權屬於他。他給我說這他不能完全作主，但是，由他的保證，他希望由G. M.先生的請求，那把我關了起來的警察總監會同意恢復我的自由。“我能盼望，我馴順地說，我已罹受的兩個月的監禁他會以爲足

以贖罪嗎？”他說我既這樣屬望，他答應向他去說。我懇切地求他給我這個幫忙。

兩天後，他告訴我G. M.先生聽他說起我的善良是如此其被感動，不但他打算使我恢復自由，他并且表示他渴望着更親自來認識我一下，所以他提議要來我的囚室裏訪問我一次。雖是他的見面於我是無味的，我却把牠當作一條返向我的自由的更切近的路。

他果真來到了聖控查爾。我覺得他態度嚴肅而沒有他在漫郎屋裏時那般的愚蠢。他很高明地對我的不正的行爲作了一番議論。顯然是爲辯護他自己的佚行，他又說他承認人類因着自然的需要而去行樂的弱點，但是欺騙和可恥的詭詐却是應當受罰的。

我帶着一種他顯然是很滿意的服從的神氣靜聽着他。甚至聽他嘲笑着我和攝實戈及漫郎的手足關係，嘲笑着他所說的我既然喜歡敬神的工作，我在聖拉查爾就應當做了許多許多的小教堂等等

我都忍而不怒。但是於我於他兩不幸的，他却不慎給我說出了漫郎在救濟院無疑地也會做了許多美麗的小教堂的話。雖然救濟院的名字給與我的戰慄，但我還有溫和地求他解釋明白的力量：“是呀！他說，她在救濟院學聰明已有兩個月了，我希望她同你在聖拉查爾一樣會從那兒得到一些益處呢。”

那時不怕就有一個永遠的牢獄甚或死在我的眼前，我也不能禁住我對這個惱怒人的消息的狂亂了。我帶着一種如此可怕的狂怒撲在他身上，這狂怒使我也失去了一半的力氣。然而我却還能把他傾跌在地並攫住他的咽喉。我扼住他，那時他跌倒的聲音和他僅能發出的幾聲尖叫引來了院長和幾個修道士。他們從我手裏把他解救了去。

我自己也幾乎全失掉了力氣和呼吸。“啊上帝！我長嘆息着喊；公正的天喲！在這種如此的污辱後我還能苟活一刻嗎！”我還要撲向那來戳我心的殘酷者的身上去。人們阻住了我。我的失望，我

的叫喊和我的眼淚超過了一切的想像。我作了一些如此可驚的事，使得所有那些不知道其中原因的在場的人，只是驚而且詫的彼此互看着。

這時 G. M. 先生從新整理好了他的假髮和領帶；因被如此虐待了而憤不可遏的，他命令院長要更加緊地把我幽禁起來，并懲我以聖拉查爾所有的刑罰。“不，先生，院長答他，對於一個騎士先生這種出身的人我們一點不會用那樣的法子待他的。他是如此溫柔而正直，我相信沒有強韌的理由他不會如此的過度的。”這個答語完成了 G. M. 先生的狼狽。他口裏說着他會讓院長和我，讓一切敢反抗他的人服從而去。

院長既令那些修道士引他去後，就獨自留在我一處。他求我趕快告訴他這番混鬧的由來。“啊我父！我繼續着同一個小孩子一般哭着向他說，請你想像那最可怕的殘酷，那最可惡的忍心能，這就是無價值的 G. M. 所犯的卑鄙之行。哦！他是戳穿了我的心。這傷痕我是永世不能恢復的。我要告

訴你一切，我又嗚咽着說。你是好人，你會憐憫我。”

我把我對漫郎的久而難制的愛情，我們被自己的僕役把一切奪去以前的我們的幸運時代，G. M. 給我的愛人的供獻，他們的交易的決定和這決定被破壞的情形給他作了一個簡短的敘述。誠然，向他講的一切事情都是順着我們這方面的。“你看，我繼續說，這就是G. M. 先生對我的改過回頭的熱心的由來。他用勢力把我關在這里純是由於一種報復的動機。這我可以恕了他；但是，我父，這不止於此呢：他竟殘酷地奪去了我的最親愛的她；他把她可恥地送到救濟院去；他今天還要厚顏地親口把這告訴給我。在救濟院呢，我父！哦，天呀！我的美麗的情人，我的親愛的皇后是在救濟院，彷彿一切造物中的最污鄙的！我從那里能找到一些力量不因痛苦和恥辱而死呢？”

那善良的神父，看着我如此過度地憂愁，就着手來安慰我。他給我說他從不知道我的遭際是同

我所說的一樣；他說誠然他知道我曾度着不正端的生活，但是他以為G.M.先生之肯關心來干涉我是出於對我家庭的什麼友誼關係；他說他只有此刻才明白過來；他說我適纔告訴他的會於我的案子有很大的變化，他打算將一切的實情去告訴警察總監，他不疑惑總監聽了不會不還我以自由。

隨後他問我為什麼我還沒想到將我的消息告訴我的家庭，因為我家庭是一點不會知道我的拘禁。我辯護這個難題的理由是怕給我父親以苦痛而我自己會因此愈覺得羞恥。末了他答應我立刻到警察總監那兒去：“不要被G.M.先生佔了先着去說了一些壞話才好，他又說，他是很不高興的從這裏走的，他頗有資望去讓人恐怖呢。”

我帶着一個將要受判決的不幸人的所有的擾動等待着神父的回來。想起救濟院的漫郎於我簡直是一種不可言喻的痛苦。除了這個居留所的卑污不說，我還不知道她在那兒被怎樣的虐待；一憶

起我曾經聽說過的這可怕的屋子的怪特處就不禁使我重新狂亂起來。我如此決意去救她，無論什麼方法無論什麼代價，即使火燒聖拉查爾我都去幹，假若我不能別樣地從這裡出去。

於是我籌思我將要取的方法，假若警察總監不顧一切要繼續將我拘留在此時。我運用我的巧思去作一切的嘗試，我想遍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一點未曾看到一個可以讓我安穩的逃遁的法子，我害怕着假若我的試驗不幸失敗時我會被更嚴緊地囚禁起來。我憶起了幾個我可以希望得到援助的朋友的名字，但是怎樣才能讓他們知道我的現狀呢？末了我相信我想出了一個如此巧妙定能成功的計畫，我要等院長回來後再好好地去安排，假若他此行無效而於我的計畫是必要時。

他不久就回來了。在他面色上我看不見那跟着一個好消息的快樂的表示。“我已經給警察總監說過了，他給我說，但是我是說得太遲。G. M. 先生一離此地就去看了他，使他如此對你意見不好，

他差不多就要給我一些嚴禁你的新命令了。

“然而，當我將你們事件的底細告訴了他時，他似乎緩和了許多；一面笑着G. M.先生的老而無行，他給我說爲滿足他應當還讓我留此六個月：而且這種居留不會於我是無用的，他說過。他囑咐我好好地待你，我擔保你你一點不會埋怨我的態度的。”

善良的院長的這個頗長久的說明給了我作一個聰明的思考的時間。我想，假若我爲我的自由向他表示得太急切，我會有破壞我全盤計畫之虞。反之，我就向他顯示，我既有繼續居留的必要，能承他青眼看待於我是一種溫切的安慰。我隨後求他答應我一個於人是無關緊要於我的和平是很有益的請求：就是去知照我的一個朋友，住在聖蘇彼士的一個教徒，說我是在聖拉查爾并准我有時接受他的訪問。這個恩惠毫無留難地給與了我。

所說的這個朋友就是我友鐵白喬，我不是希望從他得到些爲恢復我的自由的必需的援助，我

是想用他作一個達到這目的間接的工具而使他茫然不覺。總而言之，我的計畫是這樣，我想寫信給攝實戈，求他和我們間的朋友們設法來救我。第一個難點是把我的信傳達給他；這就必得求助於鐵白喬了。然而，因為他知道他是我的愛人的兄弟的，我恐怕他不肯擔負這個使命。我的計畫是要將我給攝實戈的信封在另一封我要遞給我的一個相識的正直人的信裏，求他把我給攝實戈的信從速投去；因為我必需面見攝實戈俾謀我們的步趨一致，我約定他到聖拉查爾來，并請他假我哥哥的名來求見我，說他是特自來到巴黎打聽我的事件的。我要同他商定一些在我們看來是最敏捷最穩當的法子。院長如我所願的通知了鐵白喬。這忠心的朋友除非他不知道我的遭際時是不會離過我的眼的；他一知道我是在聖拉查爾，或者也頗高興我這番不幸使他相信可以把我引回向責任之途。他立刻跑到了我的房間。

我們的談話是充滿了友愛。他願意知道我的

意向。我除了我要逃的計畫，我盡情地向他傾吐了。“親愛的朋友，我給他說，我願意在你眼前沒有一些的矯飾。假若你以為在此地是碰到了一個在他欲望中是聰明而有秩序的朋友，一個已被上天的譴罰喚醒了的浪人，一言之，一個從愛解脫出了，從漫郎的媚力回來了的心，那末你的想像就錯了。你重見到的只是一個你四月前留下去的故我，為着那命定的愛，我在那裏面不倦地追求着我的幸福的愛永遠熱中而不幸着。”

他答我說我的供認是使我成為更不可恕；他說人們看見許多的罪人是如此迷醉於淫佚的虛浮的幸福而去傲然地藐視那德行的真實的幸福；但是他們迷戀着的只是幸福的幻影，他們是被外形所欺騙了；而我所認為我的迷戀的對象只是使我成為有罪和不幸，使我繼續甘心投入那不幸和罪過的深淵，這是一種不值於我的理性的思想與行為的矛盾。

“鐵白喬，我說，當人一點不對你的武器加以

抵抗時，你自是很容易戰勝的。讓我也來辯論一下罷。你能說你所謂的德行的幸福能够免得掉痛苦，逆境和憂悶嗎？你將給監獄，十字架，刑罰和暴君的苦刑以怎樣的名字呢？你將同那些神祕學者一樣說肉體的苦痛就是靈魂的幸福嗎？你必不敢說，這是一種不可耐的高調。那末，你這種如此頌揚的幸福是參雜着千種的苦痛，或更確切的說，這只是一種連續的不幸，我們由此冲出才能達到真正的幸福。然則，假若想像的力量能使我們就在這些能引我們達到一種我們所希望的幸福之境域的苦痛中找到快樂時，爲什麼你對我行爲中一種完全相似的意向却以爲是矛盾而無理呢？我愛漫郎；我要穿過千道的苦痛以達到在她旁邊幸福而和平地生活之境。我所經由的路徑是不幸的；但是達到目的地的希望常是在途中散布着甜蜜，我確信同她過一刻的時光就會補償了我爲得有她而罹受的一切憂苦的。那末一切事實在我看來你我兩方面是相等的，即或有一些的不同，其強還在我方面；因爲

我所希望的這種幸福是實近的，而那一種却是渺遠的；我的是苦痛的性質，即是說肉體可感覺到的，而那一種却是一種莫可名的性質，只有由信仰才能確定其存在。”

鐵白喬對這番理論顯得很恐怖。他倒退了兩步用極其嚴肅的態度給我說我適所說的不但有傷良知而且是一種蔑宗教無信仰的不幸的詭辯論。“因為，他又說，這個用你的痛苦的事項和宗教所假定的事項的比較，是一種是邪佚的最可怕的觀念。

——我承認，我又說，這個比較是不切當的；但是你要注意，這不是我的論據。我是想對你認一個不幸的愛的恆心爲一種矛盾的事加以解釋，並且我相信已然很確實地證明，假若這是一種矛盾，即你也會同我一樣不能逃出的。只是關於這點所以我以爲事實是相等的，我現在還是執着於這種說法。

“你將答說德的界限是無窮地高於愛的界限

嗎？誰能不承認呢？但是所論的在那里？不是關乎彼此能使人忍耐痛苦的力量嗎？我們以事實來證明罷：我們看見嚴肅的德的逃兵有幾何其多，而愛的逃兵却幾何其少呢！

“你還將答說，即使在善之體驗中有若干的苦痛，這是必然且必要的；說人們今日既看不見暴君也看不見十字架，而是看見許多有德的人在度着一種和平而安靜的生活嗎？那末我要一樣地給你說世上是有着許多的幸福而甜靜的愛的的生活；並且還有一個很有益於我的論證的差別，我還要說，愛，雖是不時誤人，而其結果至少是滿意和快樂，不如宗教之要人去受一種慘淡的苦行的實驗。

“不要驚慌罷，看着他的熱心快要憂黯時我又說。我在這裡願意結論的唯一的話，是，爲要使一個心厭倦於愛情時，最壞的法子莫過於給牠誹謗愛之甜蜜而許牠在德之體驗中以更大的幸福，以我們生來的性格論，的確我們的幸福是在於行

樂；我否認人們把來作一種另外的觀念：而況，心爲感覺到一切快樂中的最甜蜜的就是愛的快樂並不須長久地去自相揣問。當人們許牠愛以外的更動人的事物時，牠會立刻覺到人們是在欺騙牠，而這個欺騙就使牠去懷疑一切更堅確的許諾。

“那些想把我引回向德的說教者，給我說德是必然地需要的，但是也沒有隱瞞我說牠不是嚴厲而難受的雖然你證明愛的一切快樂是暫時的，牠們是當屏斥的，牠們是會跟着些永久的苦痛的。而或者還會更感印於我的，牠們是愈見溫柔可愛，上天對一種如此大的犧牲會愈嘉以褒賞的；但是請你承認以我們所有的這樣的心，牠們在此世是成了我們最完美的幸福。”

我這個演說的終點恢復了鐵白喬的和善的情性。他承認我的思想有些合理的地方。他加上的唯一的非難是問我爲什麼我只少也不照我自己的原則去做，爲着我有着一個如此大的意念的褒賞的希望而去犧牲我的愛情：“啊，我親愛的朋友！我

答他說，就是由這裡我認識了我的卑微我的弱點。唉！是的，照我所理論的去做是我的責任；但是行為是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嗎？要忘去漫郎的豔媚我需要怎樣的助力呢！——上帝恕我罷，鐵白喬說，我想這裡又是我們的一個宿命論者哩。——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我答，我也不能明白地看出我應該是什麼；但是我是很感受到了他們所說的真理。”

這番談話至少又喚起了我的朋友們的惻隱心。他明白了我的錯誤中是懦弱多於狡惡。這使他的友誼後此給了我許多的援助，沒有這些我是必然地會因困難而毀去的。然而我要從聖拉查爾逃遁的計畫却一點也沒有給他知道，我只求他擔任了我的信；這信是在他未來之前我就備好了的，我有着許多的口實去文飾我寫這信的必要。他忠心的把信遞了去，攝實戈是在日暮之前就收到了給他的那封。

他翌日就來看我，他假我哥哥的名字成了功。

我在我房間裏一見着他時我是非常地快活。我小心地關好了門。“我們不要失去一刻的時光罷，我對他說；起先你把漫郎的消息告訴我，其次你再給我一個解救我的指教。”他給我說他自我入獄的前一天起就沒看見過他的妹妹；說他是經過了許多的探聽才知道了我同她的命運；說他曾去過救濟院兩三次，人家是拒絕了他去同她談話。“不幸的 G. M. 喇，我喊，你將給我以怎樣的代價呢！

——至於說到你的解救呢，攝實戈繼續說，這是一宗沒有你想像的容易的事。我們，我的兩個朋友和我，昨天晚上曾來觀察過這房子的外部，我們看出你這些窗子是臨着一個四周是屋子的院落；如你所給我們指點的一樣，要想從那兒救你出去是很難的。而且你是在三樓，我們不能帶些繩子或扶梯到此地來。所以從外面我看是毫無策可施。只有從屋內設法了。

——不，我答；我已經全考慮過了，尤其是自

從我的監禁因院長的寬仁而比較寬鬆一點以來。我的房門現在是不用鎖的；我能夠自由去在那些修道士的廊前去散步；但是所有的扶梯都是用很堅實的門關閉了的，他們很小心的日夜關着，我簡直沒有法子使我逃出。

——等等罷，我對一種我看來是很妙的意見沉思了一會後又說，你能給我帶一枝手鎗來嗎？——很容易，攝實戈答；但是你打算殺那一個呢？”我保證他說我並不想殺什麼人，甚且手鎗實不實彈都不是必要的。“你明天給我拿來罷，我又說，並且晚上十一點鐘你必須同我們的兩三個朋友到這屋子的門對面來：我希望我能來會合你們。”他徒然地迫着要我再詳細一點告他。我給他說同我想的這樣的一種計畫只有成功以後看來才是合理的。我求他縮短他的訪問，俾翌日能更容易的再來看我。他也同第一次一樣毫無留難的被允許了。他的態度是嚴重的，沒有人不以爲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呢。

當我身邊有了我的自由的武器時，我幾乎毫不疑惑我的計畫不會不成功了。這是奇怪而大胆的；但是以這些在激勵着我的動機我又有什麼不能去幹呢？自從我被允許自由出入我的房間并可自由在廊下散步以來，我曾注意到看門人每晚是把各門的鑰匙攜交院長的，隨後就是一種表示人都已入寢的非常的寂靜統治着這屋子了。我可以無阻礙地由一道通廊從我的房間達到神父的房間。我的決心是出拿他那些鑰匙，以我的手鎗恫嚇着他使他不要留難地給了我，我再用以開門去到街上。我不耐煩地等這個時候到來。那看門人在平常的時候，即是說在九點鐘以後來了。我還讓牠過了一個鐘頭，為使我確信所有那些修道士和僕人們是都已入睡。末了我就帶着我的武器和一枝已點燃的蠟燭動身。我輕輕地叩着神父的門，使得不要太聲響了可以喚醒他。他在第二下就聽見了；無疑地他以為是那一個修道士病了而需要救治，他起來給我開門。然而他有小心隔着門問我是誰，有

什麼事。我迫得報了我的名；但是我裝出一種可憐的聲調，使他以為我是身體不適意。“啊！是你麼！我親愛的孩子？他給我開了門說；那末什麼事使你這麼晚了還來呢？”我進了我的房間；既把他引到同門相反向的一端後，我向他宣言說我不能夠更長久地居留在聖拉查爾了；我說黑夜是一個可以不被人知覺而出去的方便的時間，我期望他的友誼使他肯替我去開門或把他的鑰匙借給我讓我自己開去。

這番突如其來的致辭大概駭住了他罷。他半晌凝視着我默不作答。我怕失去了時機，我又發言了，我對他說我是十二分的感激他的恩德，但是自由既是一切善中最寶貴的東西，尤其是對於我，人家是如此不正當地剝奪去我的自由的，我是決意就在這個晚上無論以怎樣的代價我都要得着牠；并且，恐怕他揚聲呼救，我就讓他看一種必須他緘默的理由，那就是執着在我緊身衣下面的東西。“手鎗麼！他向我說。怎麼！我親愛的孩子，你要以德報

怨而致我於死地嗎？——但願不至如此！我答。你很有心智和理性不會迫我到這種不得已的境地；但是我要自由，我是如此堅決地要，假若因你的錯誤致使我的計畫失敗時，那你就全完了。——但是，我親愛的孩子，他帶一種恐怖而蒼白的神色說，我曾經對你怎樣了？你爲什麼要我死呢？——呀，不，我不耐煩地答。我並不想殺你：假若你願意活，就給我開門罷，那末我還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忽然看見那些鑰匙是擺在桌上；我攫住牠們，我並求他盡其所能的無聲無息地跟着我。

他迫不得已服從了。當我們前進着，并當他開了一個門時，他歎息着反復向我說：“啊！我的孩子，啊！誰能夠想得到呢？——不要作聲，我父，”我也時時反復地說着。末了我們到了一種木柵前，過此就是出到街上的大門了。我相信我已然是自由了，我走在神父的背後，一手執着蠟燭一手執着手鎗。

當他忙着開柵門時，一個睡在近旁一個小房

間裏的僕役，聽着了門門的聲音，起身來探頭門外。善良的神父顯然以為他可以阻住我了。他太不小心去命他來攔他。那是一個有力氣的壞蛋，他毫不遲疑的向我撲來。我也不同他客氣，我給了他正胸一鎗。“你看這就是你的主因，我父，我傲然地向我的引導人說。但這不能阻止你去完成你的工作，我催着他跑向最後的門又說。”他不敢拒絕去開。我很快活地出來了，四步之外我碰見攝實戈如約的同着兩個朋友在等着我。

我們遠離而去。攝實戈問我他是否是聽見一聲鎗響。“這是你的錯誤，我給他說；你為什麼把鎗實了彈給我呢？”然而我却感謝他這種小心，不然我無疑的會長久地登在聖拉查爾了。我們去到一個飯店過夜，這裏的嘉肴補償了一點我近三個月以來的粗食。然而我并不能快樂；我為漫郎而非常地痛苦着。“應得解救她呢，我向我的朋友們說。我僅是因此而希望我的自由。我求救於你們的良計：我呢，我將并生命以赴之。”

智圓心小的攝實戈給我說這必須謹慎從事；他說我聖拉查爾的逃和我雛那兒時所發生的不幸必然地會轟動一時的；他說警察總監會使人偵緝我而他是勢廣人多；末了他說假若我不願意去冒比聖拉查爾更不幸的危險時。那末我就必得藏匿幾天避避敵人們的鋒芒。他的勸告是聰明的，但是也須一樣的聰明去遵行。如此遲緩，如此小心不合於我的願望。我迫不得已答應他次日在屋裏睡一天。他把我關在他的房間裏，我在裏面直登到晚上。

我用了一部分的時間去想打救漫郎的千方百計。我却信她的囚居是比我的更難侵進的。暴力是不成問題的必須用計巧；不過就是發明的女神也會不知從何處着手。我決意去探聽一下救濟院內部的組織，再來好好地研究解救的計策。

黑夜一來還給我以自由時，我求萊思瀾跟了我去。我們同一個門房閒談起來，這是一個我們看來有點知識的人。我假裝是一個曾經聽到人家很

讚美地談起救濟院和內部管理的秩序的外國人。我問他許多細小的情節，然後一步一步地話機落到了那些主管人的身上，我求他將他們的名字和性格告我。這最後的問題的答語使我生出了一種主意，我立刻覺得這個主意很好，我一點不遲延的就着手去做。我當是我的計畫的一件很關緊要的事，我問他這些先生們有不有孩子。他給我說他也不能確實的告訴我，但是那主要人之一的T.先生，他知道他是有一個已到結婚年齡的兒子的，他曾同他的父親到救濟院來過幾次。這個保證已夠使我滿意了。

我差不多立刻中止了我們的談話，在我們返家去的途中，我把我適纔的計畫告訴了攝實戈。“我想，我給他說，那良家子的有錢的小T.先生，定同他一樣年紀的大多數的少年人一樣，對於快樂總有着某一種的興趣的。他不會是婦女們的敵人，也不會可笑到爲一件愛情的^事而拒絕他的幫忙。我的計畫是使他同情於漫郎的自由。假若他是

一位行爲漂亮，情感豐富的人，他會因豪俠而給與我們以援助。假若一點不能由這種動機引動他，他至少會爲一個可愛的女子，爲希望得到她的情分而去做一點事。我至遲到明天我就要去見他。”我很因這個計畫而自慰，我有着一個很好的佳兆。

攝實戈也承認我的意見很對，我們能從這條路徑希望一些什麼。我因此比平常少爲憂心地過了一夜。

早晨一來，我就儘我這種困境中所能的整潔地穿着起來，我坐了一輛馬車到了T.先生的家裏。他很奇異的接受了一個不相識者的拜訪。我認他的面貌和禮儀是一種吉兆。我爽快地向他傾吐；爲溫熱起他天賦的情感來，我給他談起我的熱情和我的愛人的高貴彷彿兩個僅能彼此相稱的東西。他對我說雖是他從未曾看見過漫郎，他却聽人談及她過，至少是關於曾經是老G. M.的情婦的事。我毫不疑惑他不會不知道我對於這事的關係；爲了漸漸地用我的信任去贏得他的心，我告訴了

我和漫郎所發生過的一切。“你看，先生，我接着說，我的生的幸福和我的心的幸福都是在你的手裏，彼此於我是同樣地寶貴的。我一點都沒有向你隱藏，因為我是知道你的仁慈，而我們年齡之相若使我希望我們的傾向也會有幾點的相同。”

他對這番開誠質直他表示似乎很為感動。他的答語是一個知世故富感情的人的答語。他給我說他要把我的訪問列諸他所有的幸運中，他要視我的友誼為一個快樂的獲得，而她是值得他要以十二分的熱忱去為她効力。他不預許還我以漫郎，因為他只有一種平庸而不堅實的勢力；但是他要竭力給我去得到見她的快樂，並將盡其力之所能把她置諸我的懷抱中。我對他的能力的不自信比一種充實我一切欲望的完全的保證還要滿意。我在他的有分寸的貢獻裏覺出有一種我很高興着的信證。一言之，由他的幫忙，我希望着一切。讓我去見漫郎的唯一的許諾會使我為她作全部的企圖。我用一種使他知道我也不是是一個生性卑微的人的

態度向他表示出一些感激的情感。我們親切地抱吻了，我們成了朋友，除了我們的善良的心和一種使一個仁慈的去愛另一個同他相似的人的單純的意向外，沒有別的因緣。

他把他的可敬更深遠地表示了出來；因為既於我的遭際有了整個的印象并知道我才離聖拉查爾我手頭定是拮据的，他就把他的銀錢獻我，迫着要我接受。我謝絕了；但是我給他說：“這是太好了，我親愛的先生。假若，承你的高情，讓我再見到了我親愛的漫郎時，我已是一生感激你不盡了。假若，你完全把這可愛的人還給了我時，我簡直不知道將如何毀身才足以圖報呢。”

我們僅在約定了再見的時間和地點以後才分手。他好意只讓我遲到當天的午後。

我在一個咖啡店裏等候着他，他在近四點鐘時來會合了我，我們一道取路上救濟院。經過那些庭院時我的兩膝在抖着。“愛的力喲！我想，那末我又要看見我的心的崇拜物，一切哭與愁的對象

了！天呀！再給我一點的力量達到她的身邊去罷，然後隨便你處置我的命運和我的將來；我再不向你求賜別的恩典了。”

T.先生給救濟院的幾個門房說了幾句話，他們爲使他高興忙獻着慇懃。他要到漫郎房間所在的部分去，於是我們被人引向那兒，那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得可怕的用來開她的房門的鑰匙。我問那引導我們的僕人，就是擔任着服侍她的僕人，我問他她在這裡是怎樣的度日。他給我們說這是一個溫柔的安琪兒；說她從未有什麼粗言厲色對他過；說她初來的六個星期是時常灑着淚；但是不久以來她是很耐性的忍受她的不幸，除留下些時間去誦讀外，她是自晨至晚的忙着縫紉。我還問他她的衣食是否得着相當的供給。他保證我說至少必需的東西是從沒有缺乏過的。

我們走近了她的房門。我的心兒勃勃地躍着。我向T.先生說：“請獨自進去把我的來通知她罷，因爲我害怕着她忽然看見我時會太興奮。”門給

我們開着在。我留在廊下。然而我是聽着他們的談話。他給她說他是給她帶一點的安慰來的；說他是我的朋友，他很關心我們的幸福。她情切地問他是否可以告她以我的狀況。他許她把我帶到她的腳下來，同她能屬望的一樣多情，一樣忠實，“幾時呢？她問。——就是今天，他答：這幸福的辰光就要到了；假若你願意，他會立刻顯現。”她明白我是就在門外。當她迅速地跑來時我跑了進去。我們熱情地擁着吻着，三月的別離使一對完滿的愛侶覺着這是如此溫柔可愛。我們的歎息，我們的歡聲，相互地反復喚着的千種的愛名，組成了一刻鐘長的一幕，這使T.先生感動了。“我羨慕你，他讓我們就坐後給我說；無論怎樣光榮的際遇給我，我寧願要一個如此美麗如此多情的愛人。——我是，我答他，為確定我被她愛着的幸福時，我要蔑視盡世界上的王國。”

一個如此切望着的談話的其餘一切自然免不掉是無限地溫存的。可憐的漫郎給我敘述她的遭

遇，我也把我的告訴她。我們談着她所在的和我剛逃出的境地時，我們淒切地哭了，T.先生用新的預許安慰我們，他要爲終了我們的患難而熱心効力。他勸我們不要把第一次的會面延時太長，使他更容易給我們得到下次的聚首。他要我們聽受這種勸告却很費力。尤其是漫郎不能決定讓我走。她有百回讓我重新坐了。她握住我的手，攬住我的衣。“唉！你把我留在怎樣的一個地方呀！她說。誰能保證我能再見到你呢？”T.先生答應她同我常來看她。“說到這個地方呢，他愜然接着說，不應當再叫作救濟院；這是凡爾賽，因爲這裡是關着一個值得作一切的主宰的人。”

臨去時我給了一點錢給服侍她的僕人，使他熱心地給她服役。這個人比較的沒有他那些同類那樣卑鄙，那樣殘酷。他曾經看見我們的會面。這熱情的一幕使他感動。我贈給他的一個金魯意使他完全歸附了我。在走出庭院時他把我拉在一旁：“先生，他給我說，假若你願意收用我，或給我

一種相當的酬報以賠償我離去現有職務的損失時，我想解救漫郎小姐是很容易的。”

我注意的聽了這個提議；雖然我是什麼都沒有，我却給了他許多超過他的希望的預許。我相信這樣的一個人是很容易酬報的。“我的朋友，我給他說，請你相信我是什麼都會給你作的，而你的幸運是同我的一樣的堅定。”我願意知道他打算用什麼計策。“沒有別的，他給我說，就是晚上給她開了房門，并給你把她領到臨街的門，只須你在那里準備着接她好了。”我問他經過那些走廊和庭院時會不會有被認出之虞。他承認就是有這麼一點危險；但他給我說這是必得去冒他一下的，

看着他如此堅決我雖是很高興，我却喊了T.先生來，把這個計畫和那會使他犯嫌疑的理由都告訴了他。他對這事比我覺得有更多的難點。他承認她可以絕對地用這種法子逃脫：“但是，他接着說，假若她被認出來了，假若她逃而復獲，那或者她就要被永遠關住了。而且，逃出時你們必得立刻

離開巴黎；因為你們不能長久地藏匿着：人家會因你更因她而加緊的偵尋的。當人只有獨自一個時是很容易逃走的；但是同着一個漂亮的女子要不被認出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這番理論無論我看來是如何堅實在我腦中却不能勝過一種置郎漫於自由的迫切的希望。我把這意思給T.先生說了，我求他原諒這種因愛而生的冒昧和輕試。我又說我的計畫果然是離了巴黎，到附近的村鎮中去住，如我從前曾經做過的一樣。於是我們同那僕人約定就在次日實行他的企計；並且，為使這企計畫我們所能地穩妥一點，我們決定帶些男人的衣服來，以便我們易於出去。帶衣服進去是不很容易的；但是我却想出了方法。我僅求T.先生翌日層疊着穿兩件輕便上衣，我擔任了其餘的一切。

早晨我們再到了教養院。我替漫郎帶了襯衣和襪子等等，我在我的緊身衣上加了一件外套，這使我的衣袋看不出有一點膨脹的痕跡。我們一會

就到了她的房間。T.先生脫了他兩件上衣之一給她。我給她以我的緊身衣，一件外套夠我出去了。她的服飾是沒有缺少什麼了，只沒有袴，那是不幸地忘記了的。

這必要的一件的遺忘，無疑地會使我們發笑的，假若我們所處的困難沒有如是之嚴重。我很失望這種樣的小事情會難住了我們。然而我却打定了主意，就是我自己出去不穿袴。我把我的留給了漫郎。我的外套是長的，借助於幾只逼針的力，我沒有失禮的走出了門。

餘下的時光在我顯得是如此難堪的悠永。到底，夜竟來了，我們坐了一輛馬車去在離救濟院的門不遠的地方等着。我們不久就看見漫郎同她的引導人現了出來。我們的車門一開，他們兩人立刻上來了。我把我親愛的情人接受在我的懷中。她是同一張落葉一般顫抖着。車夫問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到世界的盡頭去罷，我向他喊，請把我引向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我能永遠地莫離去漫郎的地

方。”

這種狂情，我不能自抑的狂情，幾乎給我引來了一個可怕的阻礙。那車夫咀嚼着我的話，後來當我把我們要去的街名告訴他時，他答我說他恐怕我是要他在幹着一宗壞事；說他明明看出這個叫作漫郎的漂亮的少年是一個女子，是我由救濟院劫來的，不過他却並不是那種要我因愛情而毀去的壞脾性的人。

原來這壞蛋的意思是要我多付一點車錢。我們離救濟院太近，不能不屈服。“默着罷，我向他說，給你一個金魯意就是。”經此而後，即使要他幫我去火燒救濟院，他也會肯了。

我們到了攝實戈所住的屋門前。因為時候已晚T.先生在路上就離了我們去了，他答應翌日來看我們；只有那僕人獨留在我們一道。

我把漫郎如此緊緊地抱着，使得我們在車中只佔了一個位子。她因快樂而哭着，我覺得我的臉上在濕着她的淚潮。

當我們要下車進攝實戈屋裏去時，我同車夫又起了一個新的糾紛，這就發生了不幸的結果。我很懊悔答應給他一個魯意，不但因為這個賄賂是太過分，而且更有一個別的有力的理由，就是我無力付他。我叫人喊攝實戈來。他從他的房間下來跑到門口。他低聲給他說我是在怎樣的困難裏。因為他是賦性粗暴而是不慣於同着一個車夫爭長論短的，他答我說我是在開玩笑。“一個金魯意嗎！他接着說；給這個混蛋二十棍嘗嘗！”我徒然向他輕聲說他會毀了我們的，他奪了我一根手杖帶着要虐待那車夫去的神氣。這一位呢，他大概有幾次落到過一個親衛兵或一個銃兵手裏過的，害怕地趕着他的車子逃走了，一面喊着我是欺騙了他，但是我會得到他的消息的。我反復着叫他停住也是無用。

他的逃走使我異常的不安。我一點不疑惑他不會不叫警察去。“你毀了我呢，我向攝實戈說；我在你這裏不大妥當，我們必須立刻離去。”我把

手臂伸給漫郎，我們迅速地離了這危險的街上，攝實戈也跟着我們。

葛理煜騎士對這個敘述既費了一個多鐘頭，我求他休息一會并同我們晚餐。我們的注意使他知道我們是在高興地聽着的。他保證我們說在他下段的歷史中我們是會碰到些更動人的事。當我們晚膳一完，他繼續着述說如下。

此
页
空
白

第 二 部

上帝把一個一個的變故連鎖起來的方法，這是些可歎賞的事。我們僅僅走了五六分鐘的光景，一個我未曾看出一點面目的人認出了攝實戈。無疑他是在他住所的附近伺着他的，帶着他那實行了不幸的計畫。“這是攝實戈，他向他放了一手鎗說；請他今夜同天使們去晚餐。”他立刻免脫了。攝實戈倒在地上一動不動。我催着漫郎逃，因為我們的援救無益於一個屍體，我害怕被那就會來的偵者扣住。我同她和那僕人疾轉入第一條碰着的

相交叉的小街。她是如此的慌亂，我很費力才扶持住她。末了，我看見街端有一輛車子。我們上了車。但是當車夫問我我們要到那里去時，我就難於作答了。我沒有避身的處所，也沒有敢於向他求助的知交。我沒有錢，除了錢袋裏的半個彼斯托。恐怖與疲倦如此地累了漫郎，她幾乎在我身邊是暈了去。而且我腦筋裏充滿了攝實戈的兇手的想像，我還怕着偵者的追尋。怎樣打主意呢？幸而我憶起了那上野的旅館，我們從前到這個鎮上去住時，我同漫郎曾在那兒住過幾天。我不但希望在那兒可以得到安穩，而且可以在那兒生活一些時候不必急於付錢。“到上野去，”我向車夫說。他不肯如此晚還去，除非一個彼斯托；又是一個難關。末了，我們約定好六個佛郎：這是我餘在錢袋裏的全部財產。

在途中安慰着漫郎，但其實心裏也是充滿了失望。假若我沒有一個使我戀着於生的唯一的生物在我懷中，我會早已死去。這唯一的意念安慰了

我。“我至少是保有她在，我想；她愛我，她是屬於我，鐵白喬徒然說了，這並不是一個幸福的幻影，即使看着全宇宙坍了去，我也不會去關心：爲什麼？因爲我對其餘的一切沒有了愛着。”

這種情感是真的；然而，在我輕視世界上所有的好處時，我覺得爲使我更高傲地去蔑視一切，我還需要至少的一小部分的財產。愛情是比富有更強，比一切的寶藏更強；但是牠需要牠們的幫助；而對於一個細緻的情人的最難堪的事是不管他怎樣他要因此而去與一些最卑鄙的人的粗俗的言行去接觸。

我們到上野時已是十一點鐘了。旅館裏當相識者接待着我們。人家看着漫郎男裝打扮並不驚異，因爲在巴黎和近郊一帶婦女們裝扮各異，人家是看慣了的。我同我是在幸運時一樣讓人家好好地供奉她。她不知道我手頭拮据。我小心着讓她不要曉得了，我決意翌日獨返巴黎去爲這種不幸的病痛找一些救藥，

晚餐時我看她是蒼白而消瘦。這我在救養院一點未曾覺出，因為我見她的那個房間并不大明亮的原故。我問她這是否只是她看着她哥哥被殺的一種恐怖作用。她保證我說，這意外雖是使她感動，而她的蒼白却是因為遭受了三個月的不見我而來。“那末你是如此非常地愛我嗎？我問她。——比我不能言說的千倍地愛你，她說。——你永不再離開我了嗎？——不，永不！”這種證言是以如許的愛撫如許的信誓所確定，在我看來她會再把他忘記了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我一向總信她是誠實的，她為什麼要自相矛盾到這一點呢？但是她只是更輕浮易變，寧或說她根本就沒有什麼，而她是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一當她到了奢華豪富的婦女們的眼前，覺得她是窮乏而可憐時。這我行將有一個超過其餘一切的至極的證驗，這發生了那最奇怪的不應臨到一個我這種出身的人的遭際。

因為我認識她這種性情，我於翌日就急往巴黎。她哥哥的死和我們的衣裳的需要是很好的

理由，我無須別的口實。我離旅館時我給漫郎和主人說我要去僱一輛馬車；但這只是一種牛皮，窘困迫我必須步行，我很快的走到了皇后場，我會打算在這兒停下。因為必得有一時的孤獨和平和使我去安排一下我到巴黎所要作的事。

我坐在草地上。我沉入了一個理論與考慮之海，這漸漸地歸納到三個要點。為一大堆的迫切的需要我必須有一個急救；為將來的希望我必得覓出一條路徑；還有一件不大緊要的事，就是為漫郎和我的安寧我須出探聽一下俾有所準備。對這三個主要點思討了一番後，我覺得關於最後的兩個還得刪去。我們在上野的一個房間中并不是不安全；說到將來的需要呢，我以為滿足了現在的以後將來儘有時間去想法。

那末目前的問題就是去充實我的錢袋。T.先生曾很慷慨地要獻他的給我；但對這事我自己常常不願的延宕了下去。怎樣的一種人物才去把他窘困顯示給一個外人而求其把他的錢財分給我們

呢！只有一個懦夫是可能的，因為卑鄙之心使他感覺不到這種不當；或者一個柔下的基督教徒，由於一種過度的仁慈使他勝過了這種恥辱。我既不是一个懦夫，也不是一個基督教徒；為避去這種卑辱我寧可犧牲我一半的血液。

鐵白喬，我想，善良的鐵白喬會拒絕我他力所能給與我的嗎？不，他會可憐我的不幸，但是他會以他的道德悶殺了我；那時必得忍受他的責備，他的鼓勵，他的恫嚇；我得費如此的代價去買他的援救，我還寧可犧牲我一部分的血液，不去冒這會給我留下些擾亂與內疚的不快的一幕。好！我又想，那未必得放棄一切的希望，因為我是更沒有了別的路徑而我又遠沒有想止在這兩條，要我取這兩條的一條我寧可流了我一半的血，換言之，要我兩條全取我寧可流了我全身的血。是的，我全身的血，我沉思了一會接上去；無疑的要我去作這種卑下的請求我寧可犧牲了我全身的血液。

但是這裡却正是關於我的血！關於漫郎的供

給和生命，關於我的愛情和她的忠實。我還有什麼可以同她權衡其輕重的東西呢？直到此刻我沒有過同她抗衡的東西：她就是我的光榮，我的幸福，我的一切。無疑的有許多的東西的得失我會犧牲我的生命；但是看重一個比我的生命更貴的東西不是一個比曼儂還應當看重的理由。經此一番思討後我立刻就決定了。我繼續上了我的路。決意先去鐵白喬那裏，然後再到T.先生家去。

一進巴黎我就僱了一輛馬車，雖然我無力償付；我是倚靠着我要去求的援助。我讓車子載到了魯森堡公園，由那兒我遣人去知照鐵白喬說我在等着。他的迅速沒有叫我不耐煩地等待。我直截的把我的急需告訴了他。他問我曾經還給他的百個彼斯托可否夠我用；並且，沒有給我一句的難語，他立刻替我把錢找了來，帶着只有愛和真正的友情所能有的快樂和直爽的神氣。

雖然我沒有疑惑我的請求的不會不成功，我却很奇異我能如此賤價地得着牠，即是說無須我

去爭論我的執着。但是我以為可以完全免去他的責備却是錯了；因為當他將他的錢給了我後而我預備着離開他時，他要求我同他散一回步。我沒有給他提及漫郎，他不知道她已是自由了；所以他的道德只着落在我聖拉查爾的冒昧之逃，和我將來不去利用我在那兒所得到的教訓而去重入歧途的恐懼。

他給我說當我逃亡的翌日他到聖拉查爾去探望我時，出乎意外的他知道了我從那兒離去的情形；說他關於這事會同院長育過一番談話；說這善良的神父還沒有由他的恐怖恢復過來；然而他却有慈心把我的出走假造了一些事實給警察總監，並且他把那看門人的死瞞住了外人；他說所以我對這一方面是沒有一點的危險的；但是假若我還有一點聰明時，我會利用上天對我的案件的這種幸福的轉圜；我應當開始給我的父親寫信而與他言歸於好，並且假若我肯聽他一次的勸告時，他想教我立刻離去巴黎而返到我故鄉的家中去。

我靜聽着他的訓話直到終了。這裏面很有些令人滿意的事。第一，我很高興我不必害怕聖拉查爾這方面：巴黎的街衢於我復成了一塊自由地；第二呢，我很慶幸鐵白喬一點沒有想及漫郎的解救和她同我的歸來：我甚且注意到他避着給我提及她，顯然他以爲她已少佔據在我心頭，因爲關於她的事我是顯得如此其鎮靜。我決定，即使我不返到我的家中，我至少也要給我的父親寫信，同他勸告我的一樣，向他表示我是準備上我責任之路并去服從他的意志。我的希望是想使他給我寄一點錢來，藉口我要到大學院去研究；因爲我會很難使他相信我會去重度教會生活，而其實，我所要答應他去作的，我并沒有一絲的嫌惡，反之，我很喜歡安分守己去研究一番正經事，只要這種計畫能與我的愛情相容。我是打算同我的愛人生活着而同時去作我的研究。這也是很可能的。

我對這些意念是如此滿意，我答應了鐵白喬當天發一封信給我的父親。一離了他我真的到了

一個寫字間，我寫來如此柔順而動人，重讀着我的信時，我自詡必能得到父親的歡心呢。

雖然在離開鐵白喬後我有着僱用一輛車子的能力了，我却喜歡傲然地步行向T.先生那兒去。我對我這種自由的使用很為快樂，我的自由我的朋友保證過我並沒有什麼可怕的。然而我忽然想起這種保證只屬於聖拉查爾一方面的，而除此以外我還有救濟院的案子在我的身上，更不必說攝實戈的死，對於這事我至少是要同見證人一樣被株連及的。這番記憶使我如此非常地警恐，我立刻退入了一條小路，我使人僱了一輛車子。我直接的到了T.先生的家中，我的恐怖才使得他發笑。當他告訴了我既不必怕救濟院方面也不必怕攝實戈事件時，這種恐慌我自己也覺得可笑了。他給我說他想着人家會疑心他對於漫郎的逃亡有關，他次早就到救濟院去，并假裝着不知道發生了變故他要求見她；他說人家不但沒有懷疑他或我，反而忙着把這種意外當作一個奇聞告訴了他，并且人家還

很驚歎着如漫郎這樣漂亮的一個女子竟會決心同了一個僕人逃走；他說他是心裏很滿足的淡然地答說這並沒有什麼可驚異，說人們爲了自由是什麼都去幹的。

他繼續着告訴我他曾由救濟院到攝實戈那里去過，希望着在那兒看見我和我的嬌美的情人；他說那房子的主人（一個四輪馬車的製造者）保證他說既沒有看見過她也沒看見過我；但是他毫不驚異我們未曾到那兒去，假若我們只是爲攝實戈而去時，因爲無疑地我們會知道他已然幾乎在同時間被殺：說到這里，他并不拒絕說明他知道的這個死的原因和情形。差不多兩點鐘之前，攝實戈的朋友一個親衛兵跑來看他，并提議同他賭。攝實戈很快地贏了，那一個人一點鐘內輸出了一百挨舉，即是說他所有的錢。這不幸人，看見自己沒有一個銅子了，曾求攝實戈借給他所輸出的款子的半數這却生出了幾個難點，他們於是非常仇恨地口角起來。攝實戈拒絕出去決鬥，而那一個在離他時却

發誓要致死他；這他就在當天晚上實行了。T.先生好心地接着說他對於我們很憂慮，於是他又來給我幫忙。我毫不遲疑的把我們的住址告訴了他。他求我允許他去同我們晚膳。

因為我只待去給漫郎買衣裳之類了，我給他說假若他願意同我在幾家商店裏停一歇時，我們就可以動身。我不知道他是否以為我給他這個提議是着眼在他的慷慨上，或者這只是一個高尚的靈魂的一種簡單的衝動，但是，一同意立刻動身後，他就引我到了幾家同他家裏有往來的商店：他要我選定了一些巨價的衣料，都是我所未曾預備要的，並且，當我準備付錢時，他絕對地禁止那些商人接收我的一個銅子。這種漂亮的贈與是出自如此的誠心，我覺得可以受之無愧了。我們一同取路上野，我到時沒有去時那樣的憂愁。

我的歸來和 T 先生的禮儀消滅了漫郎所餘下的一切憂煩。“我親愛的靈魂，一到時我給她說，我們忘去了我們過去的驚憂，重新更幸福地生活

起去罷。不管怎樣，愛是一個好的主人，命運會給我們無限痛苦，他也一樣會給我們以無限歡欣。”我們的晚餐是真的快樂的一幕。

同着漫郎和我的百個彼斯托，我是比那巴黎最富的人同着他一堆堆的寶藏還更要驕傲而快樂。人家滿足他一分的欲望他必得給付一分的代價。我是一切都是充實的。即是將來也不會給我以困難。我幾乎確信我父親不會留難不給我以在巴黎適當地生活的東西，因為我已達我的弱冠之年，我有權利去要求我母親遺給我的財產。我一點不瞞漫郎我只有百個彼斯托了。這很夠我們平安地去期待一個最好的幸運的到來，這幸運我看來是不會成空的，或由我當然的權利或由賭博的機巧。

這樣，在頭幾個星期，我就僅想着享受我的現狀；名譽的力量，也同防警局的一點餘心一樣，既使我把重聯特南西王第那些會友之意一天一天地延宕下去，我就只得到一些比較聲名好點的博場去賭，命運的恩惠省去了我假助於詭詐的卑行。我

常到城中去過一部分的下午，我返上野晚餐時通常是伴着 T. 先生，他對我們的友誼是在一天一天地增長着。

漫郎也找到了些消遣的法子。她在鄰近結交了春天引回來的幾個青年婦女。散步和女性的小小的運動輪流地成了她們的工作。她們有限制的、不時的賭戲正好供給她的車費。她常到佈樂鳥林中去吸收新鮮空氣；而黑昏時節我歸來時總是碰着漫郎會所未有的更美麗，更快活，更多情。

然而却起了一些疑雲，似乎在恫嚇着我的幸福的組織。但是牠們不久就消散了，而漫郎的滑稽性質使得結果是如此令人發笑，就是今日在這種表現她的多情和靈智的回憶中我還覺得到無限的溫情蜜意。

成了我們那時的傭人的那唯一的僕役，有一天把我拉在一傍，很爲難地給我說他有一個重要的秘密要告我。經了一些曲折後，他才使我明白有一個外國的貴族似乎是很愛着漫郎小姐。我覺

得我的血液在我脈管裏沸騰起來了。“她也愛他嗎？”我粗暴地截住他問，這種粗暴是爲使我去明瞭事情的實際的謹慎所不容有的。

我的激動使他恐怖。他神色不安地答我說他也不能如此詳盡地知道；但是他既看着這個外個人許多天以來總是常到佈樂鳥林中來，而一下他的車就獨自跑進那些僻徑去，似乎是在找看見或邂逅漫郎小姐的機會，他於是想起去結識他的侍從以便探聽他們主人的名字；他說他們說他是意大利的王子，卽是他們也疑心着他有了什麼艷遇，此外他就沒有得到別的線索了，他抖着接說，因爲那王子一出林中，卽親昵地跑近了他并且問他的名字；不知道怎樣，似乎他已猜出他是我們的用人了，他就慶幸他說他是屬於世界上一個最可愛的美人。

我焦心地等着這個敘述的下文。他已胆怯地道歉着終了，這我只好怪我的不謹慎的衝動的。我徒然迫着要他無隱地繼續下去。他發誓說他

再不知道別的了，而適纔給我講的還是前日發生的事，他還沒有再見過那王子的侍從們。我不但用了些稱贊去安他的心，我并且許他一種相當的酬報；我不向他表示對漫郎有絲毫的不信任，我只用一種極和平的聲調囑咐他去監視那外國人的一切行動。

其實，他的恐怖給我遺下了些痛苦的懷疑；這恐怖可以使他抹去一部分的事實。然而，沉思了一番後，我又從我的驚慌恢復了過來，直到追悔我曾有過這種卑劣的表示。漫郎被愛我不能栽她一種罪過。顯然她會不知道她的征服。并且，假若我能讓嫉妬這樣容易地跑進我的心門，我還怎樣活下去呢？

我次日又到了巴黎，我想去大賭一場增進我的財產，使我一有什麼不安的現象時可以立刻離開上野。晚上，我沒有得到使我不安的消息。那外國人又到了佈樂鳥林中，他又走近了我的心腹人，他向他說起他的愛情，但只是些不了解漫郎的話

語。他問他各種各樣的事。末了，他用了一些大大的預許想買服他；他拿出了一封已然預備好的信，他徒然地獻給他幾個金魯意要他把信交給他的女主人。

兩天過去了，沒有別的意外。第三天却是暴風雨來了。由城中很遲地回到上野時，我知道了，漫郎在她散步的時候曾離開她的夥伴們一忽，而那外國人，距離不遠跟着她的，既被她招呼了近去，她就給了他一封信，他狂喜地接收了。但是他只有時間多情地吻着她的字跡去表示他的狂喜，因為她是早經逃脫了去，然而她在餘下的辰光却是顯得異常的快活，並且，回寓以後，這種快活還是不會離去她。每一句話我都抖着。“你能確信，我憂愁地向我的僕人說，你的眼睛不會騙你嗎？”他憑了天作他的忠心的見證。

我不知道我的心的憂痛會使我成了個什麼樣子，假若曾經聽見我回來了漫郎，不帶着一種不耐的神色和一些對我的遲緩的埋怨來到我的面前

時。她不等我的回答就給了我許多的愛撫；一當她看見只有她和我兩個了時，她給了我一些比我平常如此晚地回來時更厲害的責語。我的靜默既使她能自由地繼續下去，她給我說三個星期以來我沒有同她過過整個的一天；說她不能支受如此長時間的離別；說她要求我不時的停住一天，并且，就從翌日起，她願意看着我自朝至暮的在她的身旁。

“我一定在，你相信罷。”我用一種頗為粗暴的聲調答她說。她對我的憂鬱不表示一點的注意；而在她的快樂的衝動中，在我看來真的是一種異常的快樂的衝動中，她把她度日的情形給我作了種種有趣的描寫。不可思議的女子喲！我心裏想：我能從這種開端等待些什麼呢？我們初次分離的情狀又來在了我的腦中。然而在她的愛撫和快樂的底面我相信是看見了一種與外表相調和的真實。

在我們晚餐時我所不能抵抗的對於賭的失敗

的憂愁被很容易地放棄了。我所視爲一種莫大的益惠的就是不要她自己有次日離去上野之想。這是爲我有決定的餘地。我在她跟前會遠去翌日的一切憂懼；并且假若我沒有看出迫得要我曝示我的發現的什麼東西時，我已然決定後一天就把我的家搬到城裏一個區裏去，在那里我不會有什麼同那些意大利的王子們相混不清。這個安排使我很平靜的過了一夜；但是拋脫去我的苦痛只是爲我有一個新的不忠待去抖顫。

我醒來時，漫郎給我宣言即是在我們的房間裏過日，她也不喜歡我有懶散的神氣，她願意我的頭髮讓她親手來梳理。我的頭髮很美麗。她常喜歡給她自己這種娛樂。但是這一次她却用了我會未見她有過的細心。爲滿她意，我迫得把我坐在她的粧台前去忍受她對於我的裝飾的種種誅求。在她工作時，她常是要我把臉兒轉向她，并且，一把她的兩隻手兒搭在我的肩上，她就用了一種貪心的好奇疑視着我。接着，用了一兩個吻表示了她的滿意

後，她又要我復歸原位去繼續她的工程。

這個把戲把我們直忙到午餐時節。她對於這事的興趣在我顯得是如此其自然，她的快活又使人覺不到一點的詭猾，這樣，既不能以這些如此恆心的外表去同一種黑心的計畫相配合，有好幾次我幾乎要向地盡情傾吐，給我卸下一個開始在壓迫着我的重擔。但是我隨時希望着這番表白會出自她，我預先在嘗着一種愉快的勝利。

我們重進了她的梳裝室。她着手重新整理我的頭髮，爲使她歡心我聽從了她一切的意志，其時人家來通知她說X王子求見她。這個名字直使我狂亂了。“怎麼？我推着她喊：誰？什麼王子？”她一點不答我的問語：“讓他上來，”她冷然向僕人說；隨即轉身向我：“親親愛人！我所崇拜的你，她用一種迷人的聲調接說，我求你忍耐一刻；一刻，僅僅一刻！我要因此更千倍地愛你，我要因此盡我的一生服從你。”

憤怒和驚愕結住了我的舌根。她反復着她的

懇求，我就尋覓着用來輕蔑地拒絕她的話語。但是——聽着開了前廳的門，她就一手握住我垂在肩上的頭髮，一手拿了她的梳裝的鏡子；就這個樣子她用全力把我拉向了梳裝室的門邊；既用膝蓋開了門，她呈現給那外國人，響聲使得他停止住在室的中心的外國人，一幕給他不少的驚異的景象。我看見了一個穿著很闊，但是面貌不揚的人。

雖在這樣的一幕給與他的狼狽中，他還是不能忘了致一個深深的敬禮。漫郎不容他有開口的時間；她把她的鏡子呈現在他的面前：“照照罷，先生，她向他說；請好好地看看，再給我一個公平的判斷。你問我要愛情：你看這就是我所愛的人，我發誓盡我的一生去愛的人。你自己比較一下罷：假若你相信在我的心中與他抗衡，那末請告訴我這是何所根據，因我要向你宣言在你的卑微的女婢的我的眼中，盡全意大利的王子也不值我手中所握的一髮。”

在這個顯然她曾經揣摩過的狂放的高論中，

我曾徒然努力想把我掙脫，我既可憐這種身分的一個人，我就想用我的禮節去賠償這種輕侮。但是頗爲容易的鎮靜轉來後，他的答語，我覺得有點欠禮的答語，使我失去了這個意向。“小姐，小姐，他帶着不自然的微笑向她說，我實在是掙開了眼睛，我知道了你並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無經驗。”

他立刻一眼不瞥她的引了出去，一面輕聲說法國的女人也不比意大利的女人更值錢。這個機會只使他於女性有了一個更好的觀念。

漫郎放鬆了我的頭髮，投身坐在一把臂椅裏震房價響的大笑起來。我不能掩藏我是被一種我只能怪愛情的不是的犧牲直感動到了我心的深處。然而這種戲弄我覺得是太過分了。我給了她一番責備。她告訴我說，我的敵人既在佈樂鳥林中糾纏了她好幾天并用他的鬼臉讓她猜出了他的情感後，他就打定了主意在一封由她同她夥伴們的車夫遞給她的信中，向她作了一個明目的表白，跟着他的名字和他所有的頭銜；他預許了他一種眩人

的幸運和永久的崇拜；她就回到上野來想把這種遭遇告訴我；但是既想到我們會由此得到一些愉快，她就不能抵抗她的幻想了；她由一封諂諛的答信獻給了意大利的王子來她家裏看她的自由；并且她又快樂地使我茫無所覺的走入了她的設計。我一點不告訴她說我是從另一條路徑也得到了些光明，勝利的愛的陶醉使我讚許了一切。

我曾注意過，在我的一生中，上天總是選定在我的幸運我看來是最堅定的時候加我以他的最殘酷的懲罰。T.先生的友誼和漫郎的溫柔使我覺得我是如此其幸福，人會不能讓我相信我會有什麼新的否運去害怕；然而上天却預備好了一個如此不幸的在，這迫得我到了你曾在巴西看見我的那種境況，而其結果是如此的可憐，你會很難相信我的忠實的敘述。

一天我們正同着 T.先生在晚餐時，我們聽見了一輛馬車停在旅館門口的聲音。好奇心使我們想知道誰還能在這個時候來到。人家告訴我們說

這是年青的G.M., 就是那把我置入聖拉查爾, 把漫郎置入救濟院的老蕩子, 我們的最殘酷的敵人的兒子。他的名字使我的臉冒血了。“這是天使其來, 我給 T先生說, 爲使我懲罰他父親的卑鄙的。免不掉我們要試一試我們的劍鋒了。”T.先生一向是認識他的并且是他的一個好朋友, 竭力要我對他不要有這種意見。他保證我說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少年人, 一定不會預聞他父親的行爲, 說我自己等一會看見了他不會不敬愛。他并希望他的敬愛。在說了他千種的好處後, 他求我同意他去請他來與我們同桌共餐。他用他的名譽和信仰保證說漫郎的住址讓我們敵人的兒子知道了, 她一定不會有什麼危險, 他說當他認識我們後, 我們會用不着一點防備的心思。經了些如此的保證我也就毫不留難了。

T.先生去了一刻讓他知道我們是誰後就把他引了來見我們。他進來時帶着一種真正使我對他生好感的態度。他吻抱了我; 我們就了坐; 他贊美

漫郎，我，屬於我們的一切，並且帶着一種使我們的晚餐生光榮的食慾而吃，喝。

筵席撤去後，談話成爲嚴重的了。他垂下眼臉給我們說他父親對待我們的太過分。他給我們說了許多極其謙遜的歉語。“這種歉語我也不多說了，他向我們說，以免重行引起一種要使我羞愧無地的記憶。”假若這些歉詞開頭就是誠實的，牠們隨後是變爲更真誠的了；因爲這番談話沒有經歷半個鐘頭，我就覺出了漫郎的艷媚所給與他的感動。他的眼光，他的態度愈漸地溫軟起來。然而他却一點也不從他的談吐中發露；不過，並不須嫉妒的幫助，在愛中我很有着經驗辨別出這是來自什麼泉源。

他陪我們過了一部分的夜，僅在說了些相見恨晚并求我們允許他不時來給我効力的話才離開了我們。他次早就動身了，T.先生坐了他的馬車同去。

同我說過的一樣，我并未曾感到一點嫉妒的

傾向。我是曾所未有的相信着漫郎的信誓。這個可愛的造物如此絕對地成了我的靈魂的主宰，我從沒有過不是來自敬與愛的一種僅有的小小情感。遠沒有怪她曾使得少年的 G.M. 歡心，我是很高興着她的媚力的偉大，我并且自慶我是被一個人人覺得可愛的女子愛着。我甚且覺得沒有將我的疑慮告訴她的必要。好幾天中，我們是忙着整理她的服飾和討論我們能否上劇場去而沒有被認出之虞。T. 先生在星期未完之前又來看我們；我們請教他對這上面的意見。他看出爲使漫郎快活有說是的必要。於是我們決定當晚同他一同觀劇去。

然而這個決定却不能實行；因爲旋即把我拉在一傍後，他給我說：“自我們相見以來，只有現在我是到了真正困難的境地，我今日的訪問就是一種結果。G.M. 愛你的情人，他把這秘密告訴了我。我是他的知交，我是預備爲他効力一切的；但是我也是你的好友。我覺得他的志願是不當的，我責備過了。假若他僅打算用通常的法子去尋樂享，我也

會爲他保守秘密，但他却打聽到了漫郎的情性。我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知道了她是愛豪華和快樂的；因爲他已然享用着一筆大大的財產，他向我宣言他要用一些眩目的贈禮和一萬里佛爾的常年供給去誘致她。一切的事是一樣的，我或者會很難使我來背洩他；但是正義與友情，和我把他引到此地來的不謹慎，使我有將我所造成的不幸的結果預告你的義務。”

我感謝了 T. 先生這種重要的見告，我也帶着完全的信任向他承認漫郎的性格果然是同 G. M. 所想像的一樣，即是說她是不能忍受窮苦這個名字的。“然而，我給他說，當這只是多或少的問題時，我不相信她會棄我而他就的。我現在是可以讓她不要缺乏一點什麼了，我相信我的財產會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接說，就是 G. M. 或者會因知道我們的住址而賣弄我們呢。”

T. 先生保證我說我不必害怕這一着；他說 G. M. 會爲愛而瘋狂，但是他不會有這一種卑鄙；他

說假若他竟犯了這種劣行時，他將是第一個去責罰他并賠補他所給與他機會而造成的不辛。“我很感激你這種盛情，我答；但是不幸會是現實而救藥却是渺茫的。所以最好的主意還是離開上野另租住所去防備他的好。——不錯，T.先生說，但是你很難立刻就辦到；因為 G. M. 正午就要到這里來了；這是他昨天給我說的，所以我如此早就來知照你。他會立刻就到的。”

一個如此迫切的通知使我覺得這事是更嚴重的了。因為在我看來要避免 G.M.的訪問或阻止他同漫郎去談心都是不可能的，我就決意要親自去把這個新敵的計畫去預告她。我以為，她既知道他要給她的供獻我是預知的，她就會頗有力量的去拒絕而不接受。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 T.先生，他答我說這確是非常的高妙。“我也承認，我給他說；但是所有人們能用以保證一個情人的忠心的理由，我也有着，我是依恃着她的愛情。只有一些大數目的貢獻會眩惑她，因為我已經給你說過她是

不知道利害的。她愛她的安逸，但是她也愛我；而在我們這種情形裏，我不相信她會寧愛一個會把她關到救濟院去的人的兒子而不愛我的。”總而言之，我是堅執着我的意見；我既同漫郎獨在了一處後，我就如實地把我適纔聽到的一切都告訴了她。

她感謝我是這麼信任她，她允許我用一種使他不敢一而再的態度去接受他的貢獻。“不，我給她說，不應當用粗暴的言行去激怒他；他會傷害我們。不過，你頗知道，你這騙子，我又笑着說，怎樣去克服一個可厭的或不易與的情人的。”她沉思了一會後答：“我想起了一個可贊美的主意，我很以這個妙計而自詡。G.M.是我們最殘酷的敵人的兒子；我們應當報復這父親，不是在兒子身上却是在他的錢袋上出氣。我要聽從他，接受他的禮物并嘲弄他。

——這計畫是巧妙的，我給她說；但是，我可憐的孩子，你不曾想到這是引我們直接到救濟院

去的路嗎。”我徒然向她條陳這種企計的危險，她給我說我們只須謹慎從事，她駁絕了我一切的非難。請你給我一個毫不盲目地服從一個可贊美的情婦的乖僻的意旨的情人罷，那我就會承認我當時如此容易地讓步我是錯了。我們的決定是去欺騙 G.M. 一下，但是，由我的命運的奇異的作弄，我却受了牠的欺騙了。

近十一點鐘時我們看見他的馬車來了。他對他之得有自由來同我們午餐給我們致了一些極不自然的敬禮之詞。他看見 T. 先生在并不驚異，因為他前日曾答應他也到上野去的，他是藉口有事才推託了沒與他同車來呢。雖然我們每一個的心裏都各有着隱情，我們却都帶着一種友愛和信任的神氣就了棹。G.M. 容易地找到了把他的情感表白給漫郎的機會。我不應當在他面前顯得束縛；我故意缺席了幾分鐘的時間。

當我回到席上時，我覺出了人家并没有用嚴拒使他失望。他那時成了世界上最和氣的人；我也

一樣向他假裝出：他暗笑着我的愚蠢，而我也暗笑着他的。整個的下午，我們彼此互演着極有趣的一幕。他動身之前，我還給了他一個獨自與漫郎去談情的機會；使他好自出稱贊我的慇懃同我們對他的優待一樣。

他同T.先生一上了車，漫郎就張着兩手向我跑了來，大聲笑着吻抱了我。她向我一字不易複述出他的談話和提議。他歸納出下意：他崇拜她；他願意與她同享他已然享受着的四萬里佛爾的年利，還有他父親死後所要得的不算在內。她將是他的心和他的財產的主人；爲保證他的情意，他預備給他一輛四輪馬車，一所陳設齊備的邸第，一個隨身侍女，三個僕從和一個廚夫。

“這是一箇比他的父親格外地慷慨的兒子，我向漫郎說。我們老實說罷，我接說；這種獻與一點也不誘惑你嗎？——我嗎？她把她的意思嵌入了拉西尼(註一)的兩句詩作答，

〔註一〕Racine 法國十七世紀詩劇作家 (1639--1699)

我嗎！你竟懷疑我這種負心？

我嗎！我那能忍受一個面目的可憎

這常是喚起救濟院如在我眼前？

——不，我繼續着那模稜詩說，

夫人，我很難想像那救濟院，會是

一條箭矢愛神把牠深刻在你的靈魂？

“但是——一所邸第，帶着一個侍女，一個廚夫，一輛馬車和三個僕從却確是一條很引誘人的箭矢；即是愛神也少有比這一樣強有力的。”

她保證我說她的心是永遠屬於我的，她除了我不會更去接受別人的愛。“他給我的許諾，與其說是一枝愛箭毋甯說是一根仇針。”我問她她是否打算去接受那邸第和四輪車。她答我說她只想要他的錢。

困難的地方是在得此而失彼。我們決意等着他答應要寫給她的一封信，這裏面會有 G.M. 的計畫的全盤表白。她果然在翌日由一個未着制服的僕從手裏得着了，這僕人很恰巧地得着了與她談話而不被人見的機會。她要他等着她的回信，她隨即把她的信拿了來給我。我們一同開了封。

除了普通的情話外，信裏面包含着我的敵人的許諾的細則。他一點不限制她的花費：他許她一萬佛郎作邸第的開支，為賠補這注款子的遞減，她會常有着現錢在她身邊。這開幕之期並不遠。他僅求她給他兩天的工夫去預備一切，他將街名和第名都指示給她，他答應她第二天的下午在那兒等她，假若她能從我手裏脫去。這是他求她使他安心的唯一的地方：其餘一切似乎都很妥當了；但是他又說，假若她覺得很難脫去我的羈絆時，他也會有法子使她容易成逃的。

G.M. 是比他的父親精明多了。他願意在他付出代價之前得到他的獵獲物。我們商議漫郎當取

的行止。我還努力想使她放棄這種企圖的念頭，我給她臚舉出這企圖的一切危險；什麼都不能使她的決定搖動。

她寫了一個簡短的答信給 G.M.，要他相信她在指定日子到巴黎去不會有什麼困難，他可以堅心等着她。

我們隨即決定我當立刻出在巴黎另一方面的什麼村鎮裏租賃一個新的寓所，我當把我們的小小的行頭也運去；然後，翌日的午後這是他指定的時間，她早些就赴巴黎 接受了 G.M.的禮物後，她要堅求他帶她到劇場去，她要把所有她能帶的款子都帶在身上，其餘的她就交給她要帶在她身邊的我的僕人。這還是從救濟院解救她出來的那一個，他是非常地依戀着我們的。我應當僱一輛車等在聖昂特街口，留在那兒直到七點鐘天黑時我才走向劇院的門口去。漫郎約定我要託辭有事離去她的包廂一霎，就假這一霎的時間下樓來會合我。其餘一切就容易了。我們可以立刻回到我的車子

裏，我們即由聖昂多近郊離去巴黎，那是到我們新居的必經之路。

這種極其妄謬的計畫，在我們看來以為是安排很妥當了。但其實這裏面却有一種極端的輕忽，即是萬幸而成功於一時，我們必不能永遠的安全的。然而我們却懷着貿然的自信不顧一切的行了。漫郎同馬爾雪動了身（馬爾雪就是我們的僕人的名字）。我看着她走時我非常地痛苦。我吻抱着她說：“漫郎，你一點不會欺騙我嗎？你會忠心於我嗎？”她多情地埋怨着我的懷疑，她又重行向我起她的信誓。

她是打算在三點鐘時到巴黎的。我在她走後勸了身。這個午後餘下的辰光，我就在聖米雪橋畔，佛勒咖啡店裏苦守。在那兒我直留到夜來。於是出來去僱一輛車，照我們原定的計畫在聖昂特街口停着；隨即我就步行向劇院的門口。使我驚異的是在那兒我沒有看見那應當在等着我的馬爾雪。我忍耐了一個鐘頭，混雜在那僕從之羣中，注

意地看着所有過往的行人。未了，七點鐘也響了，我還沒有看見給我帶消息來的人，我就買了一張門票去看我能否在包廂裏發現漫郎和 G.M.。他們兩個都不在。我返到門口，在此我又等了一刻鐘，煩悶而不安。既一點也看不見什麼，我就回去會合我的車子，心裏是茫然不知當怎樣決定。那車夫一看見了我，就跑了幾步趕到我的面前，帶着一種神秘的神氣給我說有一個漂亮的姑娘在車子裏等了我一個鐘頭；說她曾以他所曉得的信號問我，既知道我就要回來的，她就說她可以耐心候着我。

我立刻以爲這是漫郎了。我走近去。但是我却看見了一張美麗的小臉龐，却不是漫郎。這是一個素昧平生的女子，她一見就問我是不是葛理煜騎士？我給她說這是我的名字。“我有一個信要給你，她又說，這會使你知道我來的目的和曉得你的名字的原因。”我求她給我一些時間到一個鄰近的酒店裏去看信。她要跟我去，她并要我開一個特別房間。“這信是誰寫的？”上樓時我問她。她要我自己

去看。

我認出這是漫郎的手筆。她信裏的意思差不多是這樣：G. M. 是以一種出乎她意想之外的禮貌和豪闊款待她。他給了她許多禮物。他讓她看見了一種皇后的命運。然而她保證我在這種新的榮華之中她定不會忘記了我；但是，既不能使 G. M. 同意這個晚上領她上劇院去，她只有把這見我的快樂遲到另一天了；爲了安慰我她所預知的這個消息會給與我的痛苦，她設法找到了一個巴黎最漂亮的女子，她就是這信的使者。

簽名：你的忠實的愛，

漫郎攝實戈。

這信裏面有着一些於我是如此殘酷，如此侮辱的東西，使得我既在憤怒與沉痛之中木然了一些時後，我就開始想努力永遠忘記了我負義而背誓的情婦。我把眼睛投射在在我面前的女子。她是異常地漂亮，我也希望她的漂亮能够使我也來作

一個違誓而不忠的人。但是在她身上我看不見那澄明而含情的眼睛，那完美的姿態，那有愛的成分的膚色，和自然賦與無信的漫郎的那無限的媚力。“不，不！我停住了凝視向她說，那把你遣來的負義人明明知道她是使你虛此一行的。你回到她那里去罷，並且請替我向她說叫她享受她的罪過，只要能夠，她可以毫無內疚地享受着。我現在是永遠拋棄了她，而同時我也輕棄一切的婦人，她們也會同她一樣的可愛，而無疑她們也是同她一樣的無信，一樣的卑污的。”

於是我預備下樓引去不欲更有所冀於漫郎了；那痛我心的劇烈的嫉妒既一時變作了一種悲哀而抑鬱的平靜，我就以為我是近於我的痊愈期了，這是在從前那些同樣的境地所給我的劇痛中從未曾感覺到的。唉！同我以為是受了 G.M. 和漫郎的騙一樣我是受了愛的騙了。

那個給我送信來的女子，看着我準備下扶梯去了，就問我我要她怎樣去回報 G.M. 先生和同他

在一塊兒的那位夫人。經這一問我又回到了房間裏；由一種那些從沒有感到過劇烈的情感的人所不能相信的轉變，我忽然從那我所信以為是的平靜中到了一種狂怒的可怕的激動裏。去罷，我向她說，把你的可咀咒的信所給與我的失望回報那賣友的 G.M. 和他的負心的情婦罷；但是請告訴他們他們不會長久地嘲笑我的失望的，我要親手去刺殺了他們，他們兩個。”我投在一張椅子上。我的帽子和手杖分從兩邊掉下。兩條苦味的淚泉開始從我的眼裏流出。我適纔感到的激動一變而成了一種深刻的沉痛。我的哭僅是浩歎和悲鳴。“近來罷，我的孩子，我向那年輕的女子喊；近來罷，因為你是人家遣來安慰我的。告訴我你是否知道用一些安慰去抵抗那癡狂和失望，抵抗那在我刺殺了那兩個不配生存斯世的負心人後而自殺的欲望。是的，近來罷，看着她胆怯而遲疑的向我走了幾步時我接說。來給我拭乾我的眼淚；來給我的心以和平，來給我說你愛我，使我好習慣於另一個不要戀

戀於我不忠的她。你很漂亮，我或者也能夠愛你同她去愛人一樣。”這個可憐的孩子，她只有十六七歲的光景，她似乎要比她的同類有羞恥心一點，她非常地驚奇着這樣奇異的一幕。然而她却近來給我一些愛撫；但是我立刻用手推開了她。“你要我怎樣？我向她說。啊！你是一個婦人，你是一個我所憎恨的，我所不能忍受的女性。你的溫柔的臉龐也在以一種背叛恫嚇我。你滾罷，讓我獨自留在這裡。”她不敢則一聲的給我行了一個禮後，就轉身要走。我喊住了她：“但你至少得告訴我，我又說，爲什麼，怎樣，有什麼目的，人家把你遣到這裡來？你怎樣知道我的名字和你找到了我的那個地方？”

她給我說她是久已認識 G.M.先生的；說他五點鐘時遣人去找她，她跟着那去通知她的僕人到了一個高大的屋子裏，在那兒她碰着他同一位漂亮的太太在鬥紙牌，在告訴了她會在聖昂特街端一輛馬車裏找到我的後，他們兩人就吩咐她把她

給了我的那封信送交我。我問她他們還有給她說什麼。她臉紅着答我說他們想使她讓我要她作伴。

“人家欺騙了你，我向她說；我可憐的孩子，人家是騙了你了。你是一個女人，自然你得要一個男子，但你應當要一個多錢而幸福的人，這里你不能找到這樣的一個。你回去罷，回到 G.M. 先生那里去罷。他有着被美人們愛着的應有的一切；他有些陳設齊備的邸第和僕從給人。我呢，我是僅有愛情和恆心作獻，女人們輕視我的窮困，她們以我的單純供她們的玩弄。”

我還說了千種的話，依着那些一時降落一時高起的搖動我的情感，或悲哀，或激怒。然而，痛定之餘，我的狂亂退而使我有思量的餘地了。我把這個最後的不幸同我曾所罹受過的同性質的那些比較了一下，我找不出有比較從前那些不幸更可失望的地方。我認識漫郎：爲什麼我要以一種我所應該預見到的不幸自憂自苦呢？爲什麼我不趕急去找補救的法子呢？這還是時候；假若我不願意，因

我的疎忽，去自責我自己的苦痛的不是，我至少應當不要愛惜我去找救藥的精力。於是我就沉思起一切能使我找到一條希望之路的方法來。

企圖用武力從 G.M. 手裏把鮑奪出，這是一個陷我於失望的主意，這只會使我失敗，而且也顯然沒有一點成功的可能。但是我想假若我能得着同她談話的機會，我是一定能夠收回她的心。我詳盡地認識她的心所有容易受感動的地方！我是確信我是被她愛着！就是遣一個漂亮的女子來安慰我的這種奇想，我也敢打賭說這是她所想出，這是她對於我的痛苦的一種同情心的作用。

我決定用我所有的智巧去見到她。在我逐一地考察過的許多路徑中，我止在下面這一條：T. 先生以十分的友情開始爲我効力過了，我沒有什麼再疑心他的誠意和熱忱。我打算立刻到他那里去，求他藉口有要事使人去把 G. M. 叫出來。我只須有半個鐘頭去同漫郎談話。我的計畫是想使我跑到她的房間裏去，只要 G.M. 不在，這我是很容易辦

到的。

這個決定既使我安靜了一點後，我就重酬了那妙年女子，她還同我在一塊的；並且，為使得她不想再回到遣她來我這裡的那兒去了，我就把她的住址記下，使她希望着我會同她去過夜。我上了我的車子，我叫他火速趕到了T.先生的家中。我幸而碰着他在；那是我在途中擔心着的。一句話就使他洞悉了我的苦痛和我來要求他的幫忙。

聽到 G.M.竟能誘致她，他很驚異，因為不知道對於我的不幸我也應得其分的，他俠然地向我提議他要集合他所有的朋友用他們的腕力和武器去拯救我的愛人。我讓他明白這種張揚會於漫郎和我有害的。“我們留起我們的血來到迫不得已時再用罷，我給他說。我想到了一個和平的方法，我希望也會成功。”他誓願去幹一切，無論什麼，只要我要他去做；我既給他說明了這只須他遣人去通知 G.M.說他有話同他說，并把他勾留在外面一兩個鐘頭的話，他就立刻同我動了身。

我們尋求用什麼法子才可以使他逗留如此之久。我叫他從一個酒店裏發一個簡短的條子給他，求他爲一宗非常緊要刻不容緩的要事卽刻到那兒去。“我將留心看着他出來的時間，我又說，我可以毫無困難地到屋子裏去，因爲只有漫郎和我的僕人馬爾雪認識我的。你呢，你那時須要纏住G.M.，你可以給他說你所要同他說的那件要事就是錢的急需：你說你適纔把你所有的錢都輸去了，並且更不幸還輸去了許多賒欠。必得他費一些時候領你去拿他的錢，我也就會夠有時間去實行我的計畫了。”

T.先生確切地依行了這安排。我把他留下在一個酒店裏，他在那里迅速地寫了他的信。我去站在離漫郎的屋子不遠的地方。我看見送信人到了，過了一會，G.M.步了出來，跟着一個僕從。既讓他遠離了那街道後，我就向我不忠的她的屋門走去，不管我怎樣的憤怒，我却帶了人家進廟時一樣的虔誠叩着門。恰巧來給我開門的就是馬爾雪。我招

呼他不要作聲。雖然我沒有什麼害怕別的僕人，我還輕聲問他能否引我到漫郎的房間裏去，而不要被人看見。他給我說這很容易，只要輕輕地由那大扶梯上去就是。“那末我們趕快去罷，我向他說，我在裏面的時候，你要當心止住不要有人上來。”我毫無阻礙的達到了她的房間。

漫郎正在忙着看書。這一點就是我所贊美這奇女子的性格的地方。看見了我既不恐慌也不顯得胆怯，她只露出一些輕微的驚駭，那是我們出乎意外的看到了一個我們以為遠去了的人時所有的。“啊！就是你，我的愛嗎？她跑了來同平常一樣多情地吻抱着我說。好天老爺！你真是胆大！此時此地誰會等着你呢？”我從她懷抱中脫了出來；不但不回報他的愛撫，我輕蔑地推開了她，我并為遠開她而退了兩三步。這種動作使她窘了。她留在她原來的狀態中，失色地凝視着我。

其實，再見到她我心裏是高興已極，雖有着如許多的令我憤懣的正當理由，我也很難有力量開

口來責罵她了。然而我的心是蒙着她給我的那殘酷的羞痛在。我從我的記憶裏把這羞痛鮮明地喚了起來去激起我的悲憤，我竭力在我的眼睛裏把愛的火掩去而冒射出另一種的火。當我這樣靜默了一些時候，當她看出了我的激動時，我看見她全身抖了，顯然這是她一種恐怖的作用。

我不能忍受這種景象了。“啊！漫郎，我用一種溫和的聲調向她說，負心而背誓的漫郎！我將從那里訴怨起呢？我看見你蒼白而抖顫了：我還是如此切感着你最微小的苦痛，使我害怕以我的斥責會太使你憂苦。但是，漫郎，我這樣給你說，我却有着被你的背負的苦痛所戳穿了的心；那是些人們斷不給與一個情人的打擊，假若人們不決定要致他於死地時。這是第三次了，漫郎；我好好的記着在；這要忘記是不可能的。現在是應該你自去思量你要打什麼主意了；因為我的憂傷的心經此殘酷的一擊已不再堪磨折；我覺得牠已爲失望所重壓，快要爲悲痛而碎裂了。我已不能再支持，我坐在一張

椅子上接說；我僅僅有說話而不暈去的力量了。”

她一聲不答；但是當我就了坐時，她搖搖地倒身下去跪了，把她的頭靠在我的膝上，用我的手藏着她的臉兒。立刻我覺得我的手被她的眼淚流濕了。天呀！我是被一些怎樣的感情衝動着！“哦！漫郎，漫郎！我帶着一聲長嘆說，當你已然給了我以死傷時，你再來給我以眼淚是太遲了。你現在却來裝出一種你從不會感覺到的悲傷。其實你最大的不幸就是我的來到，這當你行樂時總是來給你曬暖的我的來到。睜開你的眼睛罷，看看我是誰；人是不會為一個人曾背負了而又殘忍地拋棄了的不幸人如此溫柔地淌淚的。”

她位置不變的吻着我的手。“你這水性的漫郎，我又接着說，你這無信無心的女子，你的誓言你的約語在那里？你這異常輕浮而殘忍的情人，你把今天尙向我盟誓的那個愛情怎麼樣了？正直的天呀！就是這樣讓一個負心女子玩弄着你嗎，憑你如此神聖地盟誓之後？那末是背誓者得賞。恆心與

忠信之報是被棄和失望了！”

這些話後是跟着一個如此酸心的回想，不禁使我掉下了幾滴眼淚。漫郎由我的聲音的變易而覺出了。她終竟打破了靜默。“要是這樣我是真是有罪的，她憂愁地向我說，因為我竟能給你如許的悲傷和感動；但是，假若我曾存心這樣或我曾想起要這樣，那就天來譴我能！”

這番話我看來是如此沒有意識和誠心，使我不禁暴怒起來。“可恥的掩飾喲！我喊；我看出了你只是一個蕩婦，一個負心女。現在我才認識了你的卑鄙的性格。永別了，卑劣的你，我立起身來繼續說；我寧可死也不願以後同你有一點的關係。假若自茲以往我還要瞥你一眼時那也天來譴我！好同你的新歡住着罷，你愛他，憎恨我罷，你唾棄名節與良知罷；我要以此而笑，一切於我是無關。”

這種狂激使她如此的恐怖，還跪着留在我離門了的椅傍，她抖顫着凝視着我，不敢掉一口氣。我還向門口走了幾步，再回頭來定視着她。但是我

要完全失去了人性纔能使我對此如許的豔媚堪憐冷然無所動了。

我本沒有這種殘酷的力量，所以，既一下到了對向的盡頭，我就轉向她去，寧或說我是急投向她去。我用雙手把她抱了起來；我給了她千個溫柔的吻；我求她饒恕我的狂亂；我自認我是一個暴徒，我不配有被如她一樣的一個女子愛的幸福。

我讓她坐下；既輪到我也跪下後，我求她就在這種狀態裏靜聽我說。那是，凡是一個多情而馴服的情人所能想起的最恭敬而最溫柔的，我以簡潔的幾句包括在我的歉詞裏。我求她加恩說她是恕了我。她用手臂抱住我的頸項，一面說是她才需要我的恩典，爲求我忘記了她給我造成的憂傷，說她很有道理開頭在害怕我會不相信她要給我說的自白。“我嗎！我立刻截住她；哦！我一點不要求你的辯解，我承認你所爲的一切。我全沒有誅求你的行爲的理由；假若我的親愛的漫郎不把愛我的情從她的心裏絕去時，我已是太快樂，太幸福了！但是，

我又不對我命運的境地加以思索的說，全能的漫郎，可以任意使我快樂，使我憂苦的你，既以我的服從和我追悔的表示讓你滿意後，你也能許我談談我的憂愁和痛苦嗎？你能告訴我我今天會成個什麼樣子嗎？你是否竟要致我於死而去同我的敵人過夜呢？”

她對她的答語想了一些時候。

“我的騎士，她復取了一種鎮靜的神氣給我說，假若你起頭就這麼明白地表示出來，你也就可以省掉許多煩惱，我也就可以免受這痛心的一幕了。因你爲的苦痛只是來自你的妒心，只須我許你立刻隨你到世界盡頭處時，我也就會把牠療愈了。但是我却以爲是我當 G. M. 先生的面給你寫的那封信，和我們遣給你的那個女子激成了你的憂傷。我以爲你或者會把我那封信看作一種嘲笑，把那個女子，你想着她是我使來找你的，你把她看作了一種我棄你而就 G. M. 的表示。就是這個思想使我一下狼狽了；因爲，無論我是如何清白無罪，經此

一想，我覺得情形是不利於我的。然而，她接着說，在我將事的實際說明白以後，我願意你再給我一個判斷。”

她於是告訴我從她會到 G. M. 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他是在我們所在的地方等着她的。他真正是把她當作世界上第一個公主一樣款待，他指點她看了所有的房間，都是非常清潔而美觀。他在她的梳裝室裏給了她一萬里佛爾，還給了幾件珍飾，其中的項鍊和珠圍是她曾從他父親手裏受到過的。他從那兒引她到了一間她尚未見過的廳堂，那兒她碰到了一些美味的小食：他讓他給她僱來的幾個新僕給她服役，吩咐他們以後要視她為他們的主婦；末了他讓她去看了那四輪馬車，幾匹馬和他其餘一切的贈禮；然後他提議同她鬥一會紙牌以待晚餐時候的來到。

“我向你承認，她接着說，我是確被這種華麗所攔住了。我會思量過，我只拿了一萬佛郎和那些首飾去，而一下放棄了這許多財物會是很可惜的；

我想這是你和我的一個現成的幸運，我們可以花G.M.的金錢而愉快地生活。

“所以我不向他提議上劇場去，我一心想着試探他對於你的意見，爲使我容易設法以圖我們見面而去實行我的計畫。我覺得他具有一種很爲溫良的性格。他問我對你怎樣着想，我離去了你是否有一些的懊悔。我給他說你是一個極其可愛的人并且待我總是非常和好，自然我是不會恨你的。他承認你是一個很可敬佩的人，說他覺得很想得到你的友誼。

“他願意知道當你發覺了我出走以後我以爲你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尤其是當你要知道了我是在他的手中之後。我答他說我們發生愛情以來已是很久遠了，總有些時候會冷淡一點的；而且你手頭很不舒展，你或者會把我的失去不當作一種大不幸，因爲這可以使你把壓在你身上的一個負擔卸下。我又說我既完全相信你持己待人總是很和平的，我就很容易地給你說了我有事要來巴黎；

我說你是同意了，並且你也一同來了後，當我離開你時你並沒有顯得異常地憂心。

“——如果我能相信他能同和平度日時，他給我說，我將是第一個歡迎他而報効他的。我要他相信，我是熟悉你的性格的，我不疑惑你不會有相當的回報，尤其是，我給他說，假若他能對你的經濟情形加以援助，因為你自從同你的家庭決裂以來你很是拮据的。他攔住了我，向我保證說他會盡他所能的幫一切的忙的，並且，假若你願意另外去愛人時，他可以給你找到一個漂亮的情婦，那是他為熱戀我而拋棄了的。

“為更完善地預防一切的疑心，我贊成了他的意見，她接着說；我既漸漸地堅信着我的計畫，我就只想設法把這通知你，恐怕你看見我爽了我們的約時你會太驚慌。因此我向他提議就是當晚把這個新的情婦遣送給你，俾得有一個機會給你寫信；我是迫得求援於這個巧計，因為我不能希望他讓我有一刻的自由。

“他附和了這個提議；他喚了他的僕從來，既問過他能否立刻找到他的舊歡，他就遣了他各處去尋找。他以爲應當要她到上野去找你的；但是我告訴他說我離開你時曾答應你在劇院裏會合你的，說如果有什麼事纏住我不能到那兒去，你會允許我在聖昂特街端一輛馬車裏候着我的；所以最好是讓你的新愛到那兒去會你，免得使你在那兒苦待終宵。我是給他說這樣應當給你寫一個條子知照你這種交換，不然你會要莫明其妙。他也同意了：但是我必得要當着他的面寫，因而我不能不謹慎一點不要在我的信裏表白得太顯露。

“你看，漫郎接說，這就是經過的事實。我的行爲，我的計畫，一點都沒有向你假捏。那年輕女子是來了，我覺得她還漂亮；因爲我一點不疑惑我的不在不會不給你許多痛苦，我就老實地希望她能使得你消遣一時；因爲我所希望於你的忠實是你的心呢。我很想使馬爾雪到你那兒去；但是我不能得到一霎的時間去把我所要讓你知道的一切去告

訴他。”末了，她把 G.M. 接着 T 先生的條子時爲難的情形告訴我而結束了她的敘述，“他很躊躇莫決，她給我說，他是否應當離我而去，隨即他保證我說他遲不久會回來的：這就使我看着你在這裏不能不有點不安，也就是在你來到時使我驚駭的原故。”

我以十分的耐性聽完了這番言語。我確覺得這裏面有着許多使我難堪而殘酷的東西在；因爲她不忠的計畫是很顯明的，她甚至并不想向我掩飾。她不能希望 G.M. 讓她終夜作一個貞女。那麼她是打算同他過夜的。這是對一個愛人的一種怎樣的口供呢！然而我覺得她的過錯我也是大部分的主因，第一我不應該把 G.M. 對她的情感告訴給她，第二我不應該盲目地同意了她的的冒險的謬計。此外，由於我特有的一種天賦的胸懷，我對她的敘述的質直和她給我直講起那些使我最難堪的事情時那種誠實而直爽的態度也大使我感動。她犯罪而不狡，我心裏想，她是輕浮而不慎，但是她是正直而真誠。所以你可以說僅愛就足以使我原恕她一

切的過錯的。就是當晚我可以把她從我的敵人奪出的希望已夠使我滿足了。然而我還向她說：“那末今夜，今夜你打算同誰過呢？”這個我憂愁地向她提出的問語，窘住了她。她僅回答了我一些斷續的‘但是’和‘假若。’

我可憐她的爲難；既中輟了這番談話，我就向她明白地宣言說我等着她即時跟隨我去。“我很願意，她給我說，但是你不贊成我的計畫嗎？——啊！這還不夠嗎，我贊成了你直到現在所爲的一切？——怎麼！難道我們連那一萬佛郎也不拿去嗎？她辯：他已然給了我，這是屬於我的。”我勸她放棄了一切，只想我們如何迅速地離去；因爲，雖然我同她在一塊以來僅僅半個鐘頭，我害怕着G.M.會立刻歸來。然而，爲要我同意不要空手而去，她向我作了一些如此迫切的懇求，使我覺得我既得她如許我也應當回報她一些什麼了。

在我們準備着動身的時候，我忽然聽見有人在叩擊街的門。我毫不疑惑這不是G.M.；這個屬

想使我錯亂了，我給漫郎說這一個人必死無幸，假若他現了出來。果然我正在狂亂着時這個見面給我免掉了。馬爾雪完了我的窮難，他給我拿了一個他在門口接着的條子來：這是 T 先生給我的信。

他告訴我 G.M. 是到他家裏替他找錢去了，他乘他不在來獻我一個很有趣的意見：他說在他看來我可以痛快地報復我的敵人一下，可以吃了他的晚餐并且當夜就睡在他預備同我的愛人同睡的床上；他說這種計策他看來是頗容易辦到的，假若我能找到三四個人，他們能夠斷然地在街上將他截住，忠心地把他看守到翌日天明；他說，至於他呢，他答應至少還可以玩弄他一個鐘頭，他已然預備好法子在等着他回去呢。

我把這個條子給漫郎看，并告訴她我是用了怎樣的狡計我才毫無阻礙地到了她這裏。她覺得我同 T 先生的計策都很妙。我們很愜意的樂了一會；但是，當我同她說起 T 先生這條計只當作一種兒戲時，我很驚異她竟會鑿毅地求我去照行，彷彿

這是一件她異常高興着的事。我徒然問她要我一時到那兒去找這許多人去攔截 G. M. 并忠心地看守他。她給我說我至少須去試一下，因為 T 先生保證我們還有一個鐘頭；爲駁絕我其餘的非難，她向我說我是一個獨斷獨行的暴君，我對她沒有同情心。她覺得這條計策是再妙不過的。“你可以高據他的席位而晚餐，她反復着向我說；你可以安睡在他的被窩裏，明天清晨你可以把他的情人和財物一齊奪去。你可以痛快地報復了父親又報復了兒子。”

我對她的堅執讓步了，不管我心裏的那些不可思議的感覺，似乎在預告我一個不幸的災禍的臨頭。我出來想去請兩三個攝實戈介紹我們認識的親衛兵，求他們擔任去攔截 G. M.。我在他們的寓所裏只碰到了一個；但是這是一個富冒險性的人，他也不問這是爲什麼事，他就保證我的成功；他僅僅問我要了十個彼斯托去酬報三個衛兵，他決意自己領導他們。我求他不要失了時機。他沒有

一刻鐘就把人聚合攏來了。我在他屋子裏等着他的，一當他同了他那些伙伴回來了，我自己領了他到了一個街隅，那是 G.M. 回到漫郎在的那條街去時必經之路。我囑咐他不要虐待他，但是必須把他嚴禁到早晨七點鐘，必得担保我不要讓他兔脫。他給我說他要把他帶到他的房間裏去，并迫他脫去衣服，甚或使他睡在他床上，那時他同他的健兒們則玩玩牌喝喝酒以達旦。

我留在他們一塊直到我看見 G.M. 顯現出來了的時候，於是我退了幾步藏身在一個黑暗的地方，好出親見這如此奇特的一幕。那親衛兵手握手鎗近了他的身旁，很文明地向他聲說他既不要他的命也不要他的錢；但是必須他勉爲其難的跟他去，假若他敢發出最小的喊聲，他就要打碎他的頭顱。G.M.，看着他有三個兵士捍衛着他，并且無疑地害怕着吃手鎗，他就全不表示一點的反抗。我看見他同一隻綿羊一樣被帶去了。

我立刻就回到了漫郎那里；爲免使僕從們起

懷疑，進門時我向她說晚餐不必等 G.M.先生了；說他忽然有了一些事纏住了他，所以他請我來替他向她道歉并陪她晚餐；能在一位如此體面的夫人身邊這是我深引為榮幸的事。她極伶俐地完成了我的計畫。我們就了桌；當僕從們在服侍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嚴重其事。末了，既遣去了他們，我們是過了我們一生中最動人的一個夜晚。我暗地吩咐了馬爾雪去僱一輛馬車并知照車子要在翌晨六點鐘以前來到門口。近半夜時我假向漫郎告了別；但是，一假馬爾雪之助輕輕地回了進來，我就預備同據他的席位而食一樣要據 G.M.的床而高臥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惡的司命神却在為陷毀我們而工作着。我們正在狂歡之時，利劍已然懸在我們的頭上了。吊着那利劍的線就快要斷了；但是，為使更好地明白我們的傾覆的情形，必須把牠的原因來闡明一下。

G.M.被那親衛兵截住的時候，他是跟着一個僕從的。這傢伙對他主人的意外驚恐極了，立刻逃

回了家中，他爲搭救他主人的第一着就是把適纔所發生的事通知那老G.M.。

一個如此不快的消息自然免不掉使他很爲驚慌。他僅有這個兒子。但他的睿智在他這種年紀却是過人的。他起先要那僕人告訴他兒子下午所爲的一切：他是否曾同某人口角過，他是否曾干預過別人的糾紛，他是否曾到什麼妓院中去過。這一個，他以爲他的主人是在非常的危險中，他以爲爲給他得到救援就不應當再有所隱瞞，於是他把他所知道的G.M. 對於漫郎的愛，他因爲她而化的費用，他在她屋子裏度過下午的情形，直到九點鐘左右他的出門和他回來時發生的不幸，全盤托了出來。這已經夠使那老頭疑心他兒子的事是一種愛的爭奪了。雖然已至少是夜裏十點半鐘了，他毫不遲疑的立刻去到了警察總監那兒。他求他發特別命令給所有的偵緝隊；既向他請了一隊跟着他後，他自己即時跑向了他兒子被截的那條街：他搜尋所有他希望能夠找到他的城中的各地；既不能發

現他的踪跡，末了他就趕到了他情婦的屋子，他以爲他或者會回到了那兒。

他來到時我正要上床了。因爲房門是關着的，我就一點聽不見人在叩臨街的門；但是他帶着兩個警兵進來了，因爲徒然了一番探聽不到他兒子的狀況，他就想來看他的情婦想從她得到一些的光明。他上了樓，他的警兵永遠跟着他。我們正預備要睡了；他開了門，一看見他我們的血也冰了。“哦！上帝！這是那老 G.M.”我向漫郎說。我奔去拔我的劍；不幸牠是被我的劍帶牽纏着在。那些警兵看見了我的舉動，他們立刻跑來把牠奪去了：一個沒武器的人是無抵抗力的；他們脫去了我一切抗拒的法子。

G.M.，雖然這種景象使他錯亂，但不久就認出了我；他還更容易的認出了漫郎。“這是一個幻想嗎？他嚴重地向我們說：我不是看見了葛理煜騎士和漫郎攝實戈嗎？”羞與痛使我如此地發狂，我一點不向他作答。似乎有一些時候他在他腦筋裏

轉着各種的思想；隨即似乎牠們一下燃起了他的怒火，他大聲向我喊：“啊！惡徒，殺我的兒子的一定是你！”這種污辱激怒了我。“老強盜，我傲然答他，假若我要想殺害你的什麼人，那末我要開頭殺的就是你。——好好地看住他罷，他向警兵們說；必得他把我兒子的消息告訴我；假若他不把他所作的一切說了出來，我明天就讓人絞殺他。——你要讓人絞殺我嗎？我說，你這無恥之徒！應當上絞架的還是你這樣的人哩。你要知道我的出身是比你的更高貴更清純。是的，我接說，我知道你的兒子是怎麼樣了；假若你再來激怒我，在天明之前我就讓人扼殺他，然後我去受他同樣的命運。”

向他自認我知道他的兒子的所在我是錯了；但是我的過度的憤怒使我犯了這種疏忽。他立刻叫了五六個在門口等着他的警兵來，命令他們看住了屋中所有的僕人。“啊！騎士先生，他用一種嘲笑的聲調說，你知道我的兒子在那裏，你并且要讓人格殺他，你不是這麼說麼？我們好好地來辦罷。”

我立刻覺出我不謹慎之過了。

他走近了漫郎，她是坐在床上哭着的；他對她籠絡父親和兒子的媚力，對她運用這種媚力的好法子，向她做了一些諷刺的稱揚。這個淫蕩的老怪物還想同她去狎昵一番：“當心不要去碰她！我喊，這是再神聖不過的，你會不能從我手裏逃命。”他出去了，留下三個警兵在房間裏，他命令他們讓我們趕快穿衣。

我不知道他對我們的目的是怎樣。把他兒子的所在告訴了他我們或者就會得到自由。穿衣時我思量着這是不是最好的意見；不過，即使他在離去我們的房間時有這種意向，當他回來時必定已是變更了。他是去詢問被警兵們看生在的漫郎那些僕人的。從她由他兒子受到的那幾個他一點不能問到什麼；但是，當他知道馬爾雪從前曾服侍過我們的；他就決意用些恐嚇的話去脅着他說。

這是一個忠心的人，但是單純而愚蠢……他曾從教養院搭救漫郎出來的回想，加上 G.M. 感受

給他的恐怖，使得他脆弱的精神如此其振動，他以爲人家要送他上絞架或受車盤刑去了。他答應將他所記憶起的一切都說了出來，假若人家願意救他一條命。這使G.M.相信我們的事件中有一些他所未會想像到的更嚴重更罪惡的東西了：他不但允許救馬爾雪的命，他還許了他許多的報酬，只要他肯自首出來。

這個不幸的傢伙把我們一部分的計畫告訴了他，這是我們未曾留心在他面前說出的，因爲我們必須他去幹一些事。的確他完全不知道我們到巴黎以來的一切變化；但是，由上野動身時，他已然知道這企圖的大端和他在這裏面所應出的角色。所以他向他說我們是打算去欺騙他的兒子，說漫郎是應當受到或竟已然受到一萬佛郎，依我們的計畫，這錢是永不會回諸G.M.家的承繼人的。

經此一番發現後，那老頭子忿忿然的回到了我們的房間裏。他一聲不響的進了梳裝室，他在那裏面很容易的找到了款子和珍飾。他帶着一個冒

火的臉回向了我們，既把那些他所名爲我們的竊得物的東西指給我們看後，他就向我們大大的辱罵起來。他把那珠練和手鐲擺近漫郎讓她看。“你還認識這些嗎？他帶一種嘲弄的微笑向她說。你看見這些東西不是第一次了。我發誓，這還是從前那些東西！這些東西很合你的口胃罷，我的美人！我敢確信。可憐的孩子們！他接說，實在他們兩個都是很可愛的，但是他們却都有一點狡猾。”

這番辱人的血罵使我心痛欲裂了。只要能有一刻的自由，我寧可犧牲一切……正義的天嘯！我有什麼不肯犧牲呢！末了，我竭力抑制住我極度的憤怒向他說：“先生，止住你這些醜惡的嘲笑罷。問題是在乎什麼呢？說罷，你打算把我們怎樣辦呢？——問題是在乎立刻到奢多萊（註一）去。天就會亮的，我們的事將可以見個水落石出，我希望你到頭

〔註一〕 Châtelet, 巴黎兩個古城堡之名。有大奢多萊和小奢多萊。大的臨賽茵河右岸，係裁判所。於1802年被拆毀。小的在左岸，係監獄。

會將我的兒子的所在告訴我。”

不須冬想，我就明白了我們一度關入了奢多萊總是一件有一個可怕的結果的事。我戰顫着預見到了這事的一切危險。不管我怎樣的驕傲，我覺到我必須在我的命運的重壓下折腰，必須以屈服去逢迎我最殘酷的敵人俾能得到些什麼。我以謙恭的聲調求他聽我一刻。“我自己懺悔了，先生。我向他說；我承認我的青春使我犯了一些大錯，你被牠們所傷了，你是應該埋怨的。但是假若你認識愛的力量，假若你知道一個被人剝奪去了他唯一愛着的東西的可憐而不幸的少年人所受着的苦惱時，對於我這一個小小的報復你或者會覺得情有可原，或至少你會覺得由我適才所受到的侮辱已夠懲罰我了。要我將令郎的所在告訴你是既用不着監獄也用不着刑罰的。他是在平安中；我的計畫并不想傷害他，也不想得罪你。假若你肯加恩恢復我的自由，我是預備將他平安地度歲的地方給你說出來了。”

這條醜惡的老虎，還沒有被我的懇求感動，只笑着背向了我：他僅僅放出了幾句話讓我明白他是徹底地知道了我們的計畫。至於說到他的兒子呢，他暴然接說他自會找到他的，因為我不會把他刺殺。“把他們帶到小奢多萊去罷，他向那些警兵說，當心你們不要被這騎士逃了去。這是一個曾從聖拉查爾逃走出來過的猾徒。”

他出去了，把我留在一種你能想像得到的境地裏。“呵天！我喊，我可以服從地接受你手裏來的一切打擊；但是一個卑污的惡徒也有用這種強暴來虐待我之權，這就使我極端地失望了！”警兵們求我們不要讓他們久待。他們有一輛馬車等在門口。我伸手給漫郎為下樓去。“來罷，我親愛的皇后，我向她說，來忍受我們嚴酷的命運去罷。天或者會有一天給我們一些最幸福^些的日子的。”

我們同車出發了：她投在我的懷中。自G.M.來到以後我還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句話；但是，一同我獨在一塊了，她就給我說起千種的憐愛來，一面

自責着我的不幸是她所致。我保證她說我永不埋怨我的命運，只要她能不絕地愛我。

‘可憐的不是我，我接說：幾個月的監禁一點不能恐怖我，奢多萊與聖拉查爾於我總是一樣的；但是，我親愛的靈魂，我的心所關懷着的却是你呢。對於一個如此可愛的造物這是怎樣的命運喲！天，你怎麼會以如許的嚴酷虐待你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爲什麼不生而就賦與我們一些與我們的患難相稱的性格呢？我們受到了聰明，興趣，和情感：唉唉！我們却把來作了一種怎樣悲慘的用途呢，而許許多多的卑鄙的人們却在享受着一切的幸運！’

這些反省給了我一些入骨的苦痛；但是一念及將來這簡直算不得什麼，因爲我是爲漫郎而焦灼着。她已然在救濟院受夠了；當她幸而由那里出來之後，我知道這樣的再墜結果是非常可怕的。我本想把我的恐怖告訴她；我却害怕着這會更使她恐怖。我爲她抖着我不敢把危險通知她，我只

有長歎息而吻抱她，這至少可以向她保證我的愛情，這差不多是我敢於表露出的唯一的情感。“漫郎，我向她說，請老實地說罷，你會永遠愛我嗎？”她答我說我竟疑心她的愛，這很使她苦惱。“好！我又說，我一點也不疑心了，我要以這個保證蔑視我們一切的敵人。我要藉我家庭的力量由奢多蒸出去；假若我一自由了而不立刻把你拔救出來，我全身的血液會是一無用處。”

我們到了牢獄：人家把我們分別地各關在一個孤獨的地方。這個打擊於我並不嚴酷，因為我早已預見到。我把漫郎囑託給那獄守，讓他明白我是一個何等身分的人，并預許他一種重報。在我們離開之前我抱吻了我親愛的情人；我求她不要過於自苦，當我在斯世時一點也不要害怕什麼。我還有錢：我給了她一部分，餘下的我把錢付了獄守，當作她和我的一個月的膳費的預付。我的錢有很大的効力。人家把我關在一個佈置整潔的房裏，并保證我漫郎也有同樣的一間。

我立刻思索起我能如何從速恢復我的自由的法子來。顯然我的行為是絕對地沒有一點的罪的；即使假定我們偷竊的計畫由馬爾雪的證述坐實了，我很知道人家一定不會懲罰這種單純的意志的。我決意趕急寫信給我的父親，求他親自到巴黎來。同我已然說過的一樣，在奢多萊同在聖拉查爾一般我很少引以為恥。而且，雖是我對父權應有極端的尊重心，年齡和經驗却已減少了我的胆怯。於是我寫了，人家在奢多萊并不留難就讓我的信發了出去；但是，假若我知道我父親翌日就要到巴黎時，我也就會省掉我這一種氣力了。

他是接到了八日前我寫給他的信。這使他覺得非常的快活；但是，我要他相信的我的回頭雖給了他一些的希望，他不以為就應當完全聽了我的預許。他決意來親眼看看我的變化才安心，聽聽我的追悔的誠意與否再定他的措置。他在我入獄的翌日來到了巴黎。

他第一步是去訪問鐵白喬，我曾要他將答信

寄交他那裏的。他從他既不能知道我的住址，也不能知道我的現狀：他僅僅得知了我從聖蘇彼士出逃以來的大概的情形。鐵白喬向他談及我們最近會面時我所向他表示的向善的意向是很好。他又說他相信我是完全地從漫郎脫出來了，但是八天以來我沒有將我的消息給他這却使他驚異。我的父親不是易欺的人；他由鐵白喬所抱怨着的音信的杳如明白了有些東西逃出了鐵白喬的透察，他於是非常用心的去搜尋我的踪跡，他在他到後兩日知道了我是在奢多萊。

在接受他的訪問，我遠沒有期待着會如此其快的他的訪問之先，我接受了警察總監的訪問，或爲使名副其實說，我是接受了他的審問。他向我責備了一番；但是他的責備是既不嚴峻也不令人難堪。他溫和地給我說他可憐的無行；說我使 G.M. 先生這樣的人做成我的對頭我是缺少聰明；他說其實他是很容易看出我的行爲是不檢與輕浮多於狡惡；但是我受他的審判却是第二次了，在聖拉查

爾受了兩三個月的教訓之後，他曾希望我會變得聰明一點的。

碰到了一個有理性的裁判官我很高興，我帶着一種如此恭敬如此溫順的態度向他表白，他似乎非常滿意我的答語。他給我說我不應當過於愁苦，說他爲了我的出身和我的青春，他準備要爲我幫忙。我冒昧地向他囑託漫郎，并向他贊美她的溫柔和天性。他笑答我說他還未曾見過她，不過人家是把她當作一位危險的人物。這句話激起了我的愛憐，我給他說了千種的熱情語去辯護我的可憐的愛者；甚至於使我情不自禁的洒了幾滴眼淚。他令人引我回到我的房間。“愛情，愛情！看着我出來時那正直的法官喊，難道你永不能同聰明兩立的嗎？”

我正在自商着我的意見，回味着我同警察總監的談話時，我聽見我的房門開了：這是我的父親。雖然我應當準備着這種見面的，因爲我以爲還要遲幾天，這見面就如此深深地襲住了我，使我想

鑽入地底裏去；假若我腳底下的地有縫。我帶着一種極端慚愧的一切表示去吻抱了他。我們彼此還未曾開口他就坐下了。

因為我還是站着，垂着眼睛蓬露着頭：“請坐罷，先生，他嚴重地向我說，請坐罷。託福你的放浪和騙取的誹聲，我終於找到了你的住處了。同你的這一樣的一種美德是不能使人不知的：你由一條必能達到的路徑必會揚名四海。我希望這條路的終點立刻就是刑場，我希望你那時真正會有被萬人歎賞的光榮。”

我默不作答。他接下去：“當一個父親熱愛了一個兒子一番，費盡心血想使其成一個正直的人，而到頭他只碰到了一個敗壞他的名譽的騙子時，這樣的一個父親是不幸的！人們終能對一個不幸的災禍而自慰：時間會使其磨滅，而憂愁終會消滅；但是有什麼救藥去抵抗一種一天天在增加的病痛，如同一個完全失去了名節之感的敗壞了的兒子的那些邪佚無行那樣的病痛呢！你一聲不響，

你這不幸人！他接說：你看這種矯作的知恥和這種虛偽的溫順態度罷；人家不把他當作他的血統中的最正直的人嗎？”

雖然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應該受這些陵辱的一部分，然而我覺得這是太過分了。我相信我也應當如實地表白我的意見。

“我向你担保，先生，我給他說，你在你面前所看見的我這種恭順一點不是假裝的：這是一個出身高貴而無限地尊敬他的父親，尤其是一個在激怒着的父親的兒子的必然的情態。我也不僭稱我是我們血統中的最方正的人。我承認我理應受你的責備；但是我懇求你要稍微仁慈一點，不要把我當作人類中最卑污的人看待：我不應受一些如此難堪的名字。這是愛情，你知道，牠造成了我一切的錯誤。是那不幸的感情！唉唉！你難道不知道牠的力量嗎？難道是我的血液的來源的你的血液中却從未曾感到過那同樣的熱情嗎？愛使我成為太溫柔，太多情，太忠心，或者說對於一個非常可

愛的情人的欲望太慙慙了：這就是我所有的罪。你由這裏面看出了誰個敗壞了你的名譽嗎？算了罷，我的親愛的父親，我又動憐地說，請可憐這樣的一個兒子一點，他是永遠對你充滿着愛和敬，他並沒有同你想像的一樣放棄了名節和責任，他是你所不能想像得到的千倍地可憐。”末了，我竟落了幾滴眼淚。

一個父親的心是自然的最好的傑作；她以慈愛統治着他，她并自己支配着他的一切的衝動。我的父親除此以外還是一個多智多感的人，對於我的委婉的歉詞是異常的感動，使他簡直不能向我掩藏他內心的變化。“你來，我可憐的騎士，他向我說，你來吻抱我罷；你使我可憐你。”我吻抱了他。他用一種使我能覺出他內心的經過的樣子緊抱着我。“但是用什麼方法將你從此地拔救出去呢？他說。你無掩飾地將你的一切經過告訴我罷。”

因為不管怎樣，在我所有的行爲中原沒有一點會使我自辱的地方，至少是以之比諸某一種濫

會的少年人們而說是如此，並且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中一個情婦或用一點的計巧在賭場裏去弄錢也原都不算是一種不名譽事，我就老實地將我度日的詳情盡告了他。在我向他供出的每一個過錯後，我總小心的加上一些前人的名例，以圖減輕我的過錯的羞恥。

“我同我的情婦生活着，我向他說，并未曾以結婚的儀式相維繫：某某公爵有兩個情婦，這是全巴黎人都曉得的；某先生也有一個已竟十年了，他以一種從未曾對他夫人有過的忠心愛着她。法蘭西三分之二的正人君子中都以有之爲榮。我在賭場中曾用了一些計巧：某侯爵同某伯爵都沒有別的進項；某王子同某公爵都是一羣同盟的詐士中的領袖。”至於說到我對那兩個 G. M. 的錢袋的起主意，我也會一樣容易地證明我不是沒有模範；但是我還有着非常的自尊心，不想以我能以之爲例的那些人而自損名節；所以我求我父親恕了我那易使我搖動的兩種激烈的情感的弱點，那是復讎

與愛情。

他問我能否指示他一些得到我的自由的捷徑，并如何才能使他避免張揚開去。我把警察總監對我的好感告訴了他。“假若你碰到些什麼阻礙，我向他說，那只是 G. M. 他們那一方面；所以我覺得你應當勉為其難的去見見他們。”他答應了我。

我不敢求他為漫郎求情。這並不是一種胆量的缺乏，這只是一種恐怖的作用，我害怕着這種提議會引起他的反感，并使得他於她於我生出些什麼不幸的計畫。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阻止我去試探我父親的意向，阻止我去努力使他為我的不幸的情婦起好感的那種恐怖，是否曾作成了我一些最大的不幸。我或者還會一度激起他的憐憫；我會使他當心不要去受他非常容易地從那老 G. M 受到的那些惡印象。我還知道什麼呢？我的兇惡的命運或者會勝過我一切的努力；但是，我的不幸該埋怨的至少只有這惡運和我敵人們的殘酷的心。

一離了我，我父親就去訪問 G. M. 先生。他碰到

他同他兒子在一塊，那親衛兵很有禮貌的將自由還給了他的兒子。我從未曾知道他們的談話的秘密；但是，由他們的致命的實行我不難看出這談話的內容。他們一同（我是指那兩個父親說）到了警察總監那里，他們求他兩個恩典：一，立刻把我從奢多萊放出；二，把漫郎永遠監禁，或發遣她到美洲去。其時人家正要由船運送一大批的浪民到米西西比（註一）去。警察總監答應他們讓漫郎由第一隻船出發。

G.M.先生同我父親立刻一道給我帶了我自由的消息來。G. M. 對於已往給了我一番有禮貌的致詞；既慶幸了我得有這樣的一個父親的幸福，他勉勵我以後要利用他的教訓和模範。我的父親令我向他道歉我對於他家的非理，并要我向他致謝他肯為我的釋放而出力。

我們一同出來了，沒有一句話提及我的情婦。我甚至不敢當他們的面同那些門監說起她。唉！即

（註一）Mississippi，合衆國洲名。又大江名。此處係指河流言。

使我一些可憐的囑託也已無用了：嚴酷的命令同我的釋放的命令已同時來到。這個不幸的女子一句鐘之後被送到了救濟院，爲到那兒去會合幾個被罰受同樣的命運的可憐女人。

我父親既迫着我跟他到了他寓居的地方，當我乘機溜了出來返向奢多萊去時，已是晚上六點鐘了。我僅想給漫郎得到一些什麼清涼的食品，并囑託獄守小心看待她；因爲我不敢希望我能得到去看她的自由。我也還沒有一點的時間去思量解救她的法子。

我求見那獄守談話。我的温和我的慷慨很使他高興；所以既有了一些給我幫忙的意向，他就給我說起漫郎的命運彷彿說起一種他很引以爲抱恨的不幸一樣，因爲他會使我憂傷。我不明白這番言語。我們彼此言不會意的談了一些時候。到頭，覺出我必須要一個解釋了，他就詳細地告訴了我，這要給你說我已然感到戰慄，這是我現在還能背誦出來的。

無論什麼急中風從來也沒有過這一種更急暴，更可怕的效果。我倒了下去，我的非常苦痛的心劇痛着，我立刻失去了知覺，我以爲我是永遠地從生解脫了。我復甦過來時我還有着這一種的知覺。我迴視着房間的各部分，迴視着我自己，以確定我是否還是帶着活人的不幸銜頭。的確僅僅依了去求從生之苦痛解脫出來的自然的衝動，在這種悲傷而失望的時候，在我看來死是最甜蜜不過的。在痛定思痛的餘生中即使信仰也不能使我見到一些更難堪的什麼。然而，由一個愛所特有的靈蹟，我立刻找到了力量去感謝上天還給了我以知覺和理性。我的死僅會於我有益；漫郎還有待於我的生命去解救她，幫助她，爲她而報復：我誓毫無一點愛惜地竭我生以赴之。

那獄守給了我許多僅能由我最好的知交得到的助力。我非常感激他的熱忱。“唉！我向他說，那末我的痛苦使你如此地感動嗎！所有的人都捨棄了我，即使我父親無疑地也是我的最殘酷的虐待

者之一：沒有一個人憐憫我。只有你，在這殘酷無情的世上，你表示了你對這人類中最不幸者的同情！”他勸我在我的昏亂一點還未恢復之前不要到街上去。“由我去罷，由我去罷，我出來時答：我會爲你意想不到的立刻再見你。你把你最黑暗的地牢準備好罷，我要爲應受此而工作去。”

實在，我最初的決意僅是去懲戒那老少G.M.和警察總監，隨後就手持利器去救濟院突擊所有我能尋覺到的人。我父親自己對這一個我看來是如此正當的報復也很難免掉；因爲那獄守不曾瞞我他同G.M.是我的毀滅的根原。

但是當我到街上走了幾步，空氣使我的血液和憤懣清醒了一點時，我的狂激漸漸地讓步給一些理性的情感了。我們的敵人們的死於漫郎不會有什麼益處，牠無疑地使我有自絕於一切救她的方法之虞。而且，我不要求援於一種卑鄙的暗殺嗎？我能找到什麼別的路徑去復讎呢？我要抖擻起我的精神和智力先去爲漫郎的解救而努力，把其

餘一切擱置在這種重要的企圖之後。

我沒有多少錢了；然而這却是一個必要的基礎，必須由此去着手。我能希望着得到錢的只有三個人：T.先生，我父親和鐵白喬。後面的兩個看來從他們是得不到什麼，而我又羞於以我的囉唆去麻煩那一個。但在失望之中人們是不會瞻前顧後的。我立刻到聖蘇彼士修道院去，不管我會不會被認出來。我讓人去叫鐵白喬。他頭幾句話使我明白他還不知道我最近的遭際。這使我立刻變了我要用同情心去感動他的計畫。我大略地告訴他我是見到了我的父親，我隨即求他借給我一點錢，藉口在我離巴黎之前，要去清還一些我想不讓人知道的債務。他立刻獻了他的錢袋給我。這裏面有六百佛郎，我取了五百。我要出期票給他；他不肯接受。

我由此轉到了 T. 先生那里。我同他沒有什麼不能開懷相示的地方。我將我的不幸和我的痛苦全盤告訴了他；這些他已然詳盡地知道了，因為他

會留心探聽到了少年的G.M.的意外。然而他却靜聽着我，並且非常的哀憐我。當我求他指教那解救漫郎的法子時，他憂愁地答我說這事他看不出一點的光明，除非有一個非凡的天助，否則必須絕望了；他說自她關到救濟院後他曾特意到那兒去過；說他自己也不能得到見她的允許；說警察總監的命令是嚴厲已極，而最不幸的，那她應當加入的不幸之羣就在後天要動身出發。

他的話使我如此地茫然自失，即使他能講一個鐘頭我也不會想到去阻斷他的。他接着給我說他並沒有到奢多萊去看過我，爲了使人家相信他同我沒有什麼關係，而能容易給我幫忙；他說從我離去那兒一些時以來，他很愁着不知道我是到那兒去了，因爲他盼望從速見到我，給我一個似乎我能希望轉圜漫郎的命運的唯一的計策，但却是一個危險的計策，他求我永莫告人說他曾經參與過：這就是選幾個勇敢的健兒去襲擊漫郎的護送兵，當他們同她離了巴黎之後。他不待我開口向他訴

說我的赤窮。“這里一百彼斯托，他向我說一面把一個錢袋獻給我，這於你或有一點用處；你經濟狀況好一點後再來還我。”他還說假若他的聲名不會妨礙他可以使他企圖漫郎的解救時，他也會以他的腕力和劍鋒爲我效力的。

這種過分的仁慈感動我直到流淚。我用了我的憂愁給我餘下的所有的熱情向他表示我的感激。我問他假若設法到警察總監面前去說情還有不有一點希望；他給我說他也想到過，但他相信這種計策是無用的，因爲這種性質的一個恩典不能無故而求，并且他看不出我們可以用什麼理由去使一個有勢力的重要人物去代人說項；他說假若我們能從這一方面盼望一些什麼時，那僅能讓G. M.先生和我父親變更了意見并使他們親自去求警察總監收回成命才能夠。他答應我竭他的全力去說動少年的G. M.；雖是他相信他因我們的事件疑心他而對他冷淡一點了，他并鼓勵我自己這一方面要用心去折服我父親的心意。

於我這却是一個不輕易的負擔；我不僅說由於我要克服他的當然會有的困難，而是由於另一個使我甚至害怕接近他的理由；我從他的寓所逃出來是違抗了他的命令，從我知道了漫郎的不幸的命運後我已決意不返他那兒去了。我有理由害怕着他會不管我怎樣而拘留住我，並且把我立即帶回省裏去。我哥哥前一次已然用過這法子了。我年紀比從前大了這是真的；但是以年紀去對暴力是一個脆弱的理由。然而我却找到一個可以免我於危的法子：就是我冒名使人去叫他到一個公共場所去。我立刻打定了這個主意。T.先生到G.M.家裏去，我就到魯森堡公園，由那里我遣人通知我父親說有一個他相知的紳士在等着他。我恐怕他或者不能來，因為天近夜了。然而他不久就現身了，後面跟着他的僕人：我求他走一條僻靜的路徑。我們走了百多步未曾交談：無疑，他一定以為我如此的小心謹慎不會沒有一種要情。他等着我的議論，我在默默地攷究着。

末了我發言了。“先生，我顛聲向他說，你是一位良善的父親。你非常寵愛過我，你也寬恕過我無限數的過錯；一樣天可以證明我對你也有着最溫順最恭敬的兒子所有的感情。但是我覺得…你的嚴厲…——什麼！我的嚴厲嗎？我父親截住說，無疑他覺得我遲遲其言使他不耐。——啊！先生，我覺得你的嚴厲在你對於那不幸的漫郎的虐待看來是太過分了。你完全信了G.M.先生的話。他的怨恨使他在你面前把她形成了一個最卑污的人物。你對她懷了一種可怕的意見。然而她却是一個蓋世的最溫柔最可愛的女兒。天爲什麼不啓示你一個去見她一刻的意念呢！我敢必定你要見了她會是比我向你形容出的更動人愛。你一定會轉心向她；你會憎恨 G. M. 的黑心的狡猾；你會同情她和我。唉！我敢其必。你的心不是鐵石的；你必會受感動。”

看着我如此熱心地說着，似乎不會立刻完了我的話的，他又截住了我。他願意知道我以一番如

此熱中的言語向他訴說有什麼目的。“向你請命，我答，假若漫郎一度向美洲出發了我是不能夠偷生一刻的。——不，不，他用一種嚴厲的聲調給我說；看着你不肖而無行我甯願看見你死。——那末我們不必遠去了，我扯住他的手臂喊；你取了去罷，把這條可恨而難堪的命；因為在你把我投入的失望中，死於我會是一個恩典。這是一個從一位父親手裏應得的禮物。

“——我僅會給你那你所應受的東西，他答。我很知道別的父親們不會如此長久地等着來親自作你的劊子手的；但是這是我過度的慈愛把你毀了。”

我投身跪在他跟前：“啊！假若你還有一點的慈心，我吻抱着他兩膝說，那末你不要再無情地對待我的眼淚了罷。請你想想我是你的兒子…唉！請回憶起我的母親來罷。你會如此多情地愛着她！人家把她從你手裏奪去你能忍受嗎？你會盡死力以維護她。難道別人不會有同你一樣的一個心嗎？在

人既一度感受到了憐愛與痛苦之所以爲憐愛痛苦後還能夠鐵石無情嗎？

“——不要再提起你的母親了，他怒聲答；這種回憶燃起了我的憤怒。你的放浪會使她痛苦而死，假若她現在還在活着看見了你的無行。我們終止了這番談話罷。他接說；牠煩厭我并且一點也不會使我轉變我的決意。我要回寓所去了，我命令你跟着我。”

他用來命令我的那乾枯而嚴寒的聲調使我完全明白了他的心情是異常堅執的。我遠開了幾步，害怕着他會想親手把我攫住。“不要再迫着我逆親命而增加我的失望罷，我向他說。要我跟你去是不可能的。在你以如此的殘酷虐待了我之後，要我再活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向你說一聲永別了。我的死，你立刻就會聽到，我憂傷地接說，你那時或者對我會再有了爲父之情。”當我轉身要離他去時：“你竟拒絕跟我去嗎？他盛怒地喊：去罷，你挺而走險去罷。別了，你忘恩而忤逆的兒子！——

別了，我狂亂中也向他喊；別了，你失了本性的殘酷的父親！”

我立刻去了魯森堡。我在街上同一個瘋子一般直向T.先生的住宅走去。一面走着，我舉起了我的眼睛我的雙手以祈願於上天的一切神祇。呵天呀！我想，你會不會同人類一樣的殘忍呢？我除等着你的援助外是什麼都沒有了。”

T.先生還沒有歸家；但是我在那裏等了一會他就回來了。他的交涉是同我的一樣沒有成功；他神色頹喪地把這告訴了我。那少年的G.M.，雖然沒有他父親一樣懷恨漫郎和我，他却不願担任替我們向他父親去求情。他之所以拒絕也是由於他自己也害怕着那睚眦必報的老頭子，因為老東西很激怒着他，斥他不應該起意去同漫郎親近。

於是，同T.先生曾為我計畫過的一樣，我只有出諸武力之途了；我所有的希望僅在於此。“這希望是很渺茫的，我向他說，但是於我最堅實最可慰的希望是至少能在此次的襲擊中死去。”我求他助

我以祈禱而離別了他；我一心想着去招攬幾個友人，我能以我的勇敢我的沈毅的一星之火傳播給他們的友人。

第一個來在我腦中的是那我曾用以截留G.M.的同一的親衛兵。我也想到那兒去過夜，因為，全個的下午我簡直沒有心思想及我應當要找一個住所。我碰着他獨個兒在寓：他很高興看見我從奢多萊去來了。他親切地要爲我効力：我將我要他幫忙的事情明告了他。他頗高明，覺得這事有許多的困難：但他也頗豪俠，他担保去戰勝牠們。

我們用了一部分的夜去商量我們的計畫。他給我說起他在最近那回用過的那三個衛兵彷彿是三個百折不撓的健兒一樣。T.先生曾爲我確切地探聽到了應當解送漫郎的警兵的數目；他們僅僅六個。五個勇敢而有決斷的人就足以嚇住這幾個傢伙，因為他們能夠卑鄙地避去交戰的危險時，他們一定不會正大光明地出來應戰的。

因爲我並不缺乏錢，那親衛兵勸我爲保證我

們襲擊的成功一點也不要愛惜。“我們應當有幾匹馬，他給我說，同幾枝手鎗并且每人一枝短銃。我託他次日去預備這些東西。還應當有三身便服給我們的兵士，他們一定不敢在這種性質的事件中穿着隊中的制服現身的。”我把我從T.先生受到的那百個彼斯托給了他，牠們翌日給用到了最後的一個子。那三個兵士由我檢閱了；我以將來的重酬去燃激他們的熱心；爲使他們信任，我先贈給了他們每人十個彼斯托。

實行的日子一來，我大清早就遣了他們的一個到救濟院去，使他親自去探聽那些警兵同他們的掠獲物出發的時候。雖然我的這個小心只是由於一種過度的不安和預料而來，到底這是絕對地必要的。我曾信了人家給我關於他們的路程的錯誤的報告，所以我既相信了那可憐的一羣上船的地點是拉羅賽，我就會空費心力去在莪勒安路上白等一陣的。然而，由那個衛兵的報告，我知道了他們是取路魯爾茫特省，而那不幸之羣應該向美

洲出發的地點却是哈佛洛埠。

我們立刻跑向聖呵羅門去，各走一條街留心着他們的行跡；我們在市外會合了。我們的馬是壯健的；我們不久就發現了那六個護送兵和兩輛四輪篷車，這都是你兩年前在巴西看見過的。這個景象幾乎使我失去了力量和感覺。“呵命運之神，我喊，殘酷的命運之神！此地你至少得給我以死或勝利呢。”

我們討論了一刻我們應當如何進行我們的攻擊。那幾個警兵至多只在我們四百步之前，我們可以穿過一塊那大道繞着的小田野去截住他們。那親衛兵有意取這條路，出其不意地去襲擊之。我贊成了他的意見，并且頭一個刺動了我的馬。但那命運之神是殘忍地拒絕了我的祈願。

那些警兵，看着五個騎馬的人在向他們馳去，一點不疑惑這不是去攻擊他們的。他們立即取了守勢，帶着勇決的神氣插上了刺刀實好了鎗。

這一來，僅激怒了親衛兵和我，但却一下脫齒

了我們的三位儒夫的夥伴的勇氣：他們如協同了一樣一致停住了，既互相說了幾句我不曾聽見的什麼話，他們就扯轉了馬頭重取了來時路疾馳而去。

“天呀！那親衛兵向我喊，這個卑污的臨陣而逃似乎使得他同我一樣的狂亂，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有兩人了。”我因憤怒和驚愕而失去了我的聲音。我停住了，不能決定我應不應當先去追逐那幾個棄了我去的儒夫報了我的第一個仇。我看着在逃的他們，我又警視着那些警兵：假若我能够分身，我會同時去撲擊致我癡狂的這兩個對象，我要活活地全吞了他們。

那親衛兵由我的迷亂的眼光看出了我的躊躇，他就求我聽他的勸告。“既只有兩人了，他向我說，要去攻擊六個同我們一樣武裝齊備并且顯然在穩待着我們的人，那真會是一種狂舉。我們必須遍返巴黎，努力去選擇我們的健兒以保成功。這些弓兵同着兩輛笨重的車子一日的行程是不會遠

的，我們明天不難追上他們。”

我對這個意見思量了一會；但是，既從各方面都只能看到些失望的事實，我就打定了一個真真地無望的主意，這就是謝絕了我的伙伴的効力；不但去攻擊那些警兵，我決意服從他去求他們容納我在他們隊裏，以伴隨漫郎同他們直到哈佛洛，然後再同她渡海而去。“所有的人都虐待我或欺負我，我向親衛兵說；我再不信任什麼人了；我從此既不希望命運也不希望人助；我的不幸已到了頂點，我只有忍受：因此我不再希望任何的希望了。但願上天報答你的好心！別了！我要幫助我兇惡的命運去完成我的毀滅，我要心甘情願地自己向着毀滅之途走去。”他徒然竭力想使我回返巴黎。我求他由我去實行我的決意并立刻離開我，恐怕那些警兵會疑心我們的計畫還是去攻擊他們。

我獨自緩步地向他們走去，我神色是如此其沮喪，我的接近自然不會使他們恐怖的。然而他們還是防備着。“你們安心罷，先生們，近了他們時我

說；我對你們一點不懷敵意，我是來向你們求情的。”我求他們毫無疑懼地繼續他們的行程，一面走着，我明告了他們我所待於他們的恩典。

他們一同商量他們應當如何對付這個提議。這隊的隊長代其餘的人發言了。他答我說他所受監送他們的女囚們的命令是極端的嚴厲的；不過我在他看來是一個如此漂亮的人物，使他和他的夥計們願意放鬆一點他們的責任；但是我應當明白我必須對此付一些代價的。我差不多還剩十五個彼斯托；我老實地把我錢袋裏的存數告訴了他們。“好罷！那警兵向我說，我們只得慷慨一點，你只須每一句鐘化一個挨舉以同我們的女子裏面你最歡喜的那個去敘情；這是巴黎的時價。”

我不會向他們特別提出漫郎說的，因為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的情感。他們起初以為這僅是少年人的一種情狂，使我想來同這些女子尋一時的逸遣；但是當他們看出了我是一個情人時，他們就大大地增漲起他們的報酬來，使我的錢袋從馬特

出發就已空空如也，我們到巴西那天的前夜就是在馬特過夜。

我還要給你說我在途中同漫郎談話的內容是怎樣的悲慘，或當我得到了護送兵的允許走近她的車子時她的見面給與我的印象是怎樣的深刻嗎？哦！言語的形容是表達不出那時的心情的一半的！但是請你想像出：我的可憐的愛人被鐵鏈橫腰鎖着，坐在一些的稻草上，腦袋無力地靠着車的一傍，面色蒼白而濕着條條的淚痕，雖是她永遠是緊合着她的眼睛，她的淚却不斷地從她眼臉下迸出。即是在她聽見那些護送兵害怕着被攻擊時的騷擾，她也沒有好奇心去把她的眼睜開。她的衣裳是齷齪而襤褸，她的一雙纖美的手已為風日所曝；總而言之，那個動人的渾體，那個能使全世界爭來崇拜的臉龐，是顯得不可言說的憔悴而令人悵惘。

我騎馬傍車隨行了一些時候瞻望着她。我簡直不關心我自己了，使我有好幾次幾乎危墮在地。

我頻頻的歎歎和感歎引起了她對我的注意。她認識了我，我看出她的第一個動作，她是試想跳出車子向我來；但是，既被她的鐵鏈牽住了，她就重掉在她原來的狀態裏。

我請求那些警兵發慈心停住一下，他們因貪得而同意了。我離了馬坐在她的身傍。她是如此消瘦而軟弱，她良久良久不能運用她的舌頭，也不能舉動她的兩手。這時我不由的墮淚了；我既自己也不能僅發一語，我們就彼此陷入了一種會所未有的慘狀。當我們恢復到能夠說話時，我們的言語還不過只是些哀音。漫郎很少說話；似乎羞與痛敗壞了她的聲官；她發出來的聲音是弱而帶顫。

她謝我不會忘了她并肯允許她的贖罪，她歎着說，她謝我至少還能見到我一次而能給我說一聲永別。但是，當我保證她說什麼都不能使我離她而去，說我是準備隨她到天盡頭，去護她，助她，愛她而永不分離地要與她患難相依時，這可憐的女兒是悲喜交迸，激動萬分，使我害怕着一種如此

劇烈的衝動會於她的生命有什麼危險。她萬種深情似乎流露而結晶在她的兩眼。她定定地凝視着我。有時她張開了嘴，但是欲言還止，她是沒有完成她的話語的力量。然而她終竟脫口出了幾句：這是對我的愛的贊歎，對她不羈的心性的怨語，她能使我對她如此一往情深她是幸福的懷疑，要我拋棄了跟隨她去的計畫而去別尋一個我所應得而我同她在一塊是不能希望得到的幸福的懇求。

不管一切命運中最殘酷的命運，在她的眼光裏，在我所堅信她的愛中，我却找到了我真正的幸福。真的，我是失去了所有一切人所尊視的東西；但我是占有漫郎的心，這是我尊視着的唯一的善。活在歐洲，活在美洲，活在無論那一個地方這於我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我能確定我在那一個地方我有與我的戀人同活着在的幸福？兩個忠心的愛侶的故鄉不是地球全體嗎？他們不是能在彼此的身上互相找出父，母，親戚，朋友，富有和幸福嗎？

假若有什麼東西使我不安，這就是看着漫郎

迫於窮乏的恐怖。我已然假定是同她在一個荒蕪的住着野人們的原野。我敢必定，我想，那兒不會有G.M. 和我父親一樣殘酷的野人。他們至少會讓我們和平地活着。假若人們對於那些地方的敘記是忠實的，他們是遵行着自然的法則的。他們既不知道魔附着G. M.的那殘暴的憤怒，也不知道那把我父親做成了我一個勁敵的榮譽的妄念；他們一點不會騷擾他們看見是同他們一樣單純地活着的一對愛人的，所以這一方面是很使我安靜。

但是關於人生的日用必需我却沒有如是非非着想。我已然感受到許多難堪的窮乏，尤其是對於一個習於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的纖弱女子。我很懊悔我會徒然地耗去了我的錢財，而我餘下的一點又差不多已被那些警兵騙取盡罄。我想弄一點小小的款子，我不但希望能用以在金錢異常缺乏的美洲維持一些時候，我還希望能以之到那兒去着手一個能永續的立業成家。

這種思量使我想起寫信給鐵白喬，給那屢回

如此迅速地給我以友誼的援助的鐵白喬。在我們經過的第一個鎮上我就把信發了。我僅告訴他我預見到的我到哈佛洛後會要的急需，我告訴他我是送漫郎到那兒去的。我問他要一百彼斯托。“請快給我寄到哈佛洛存郵局長處待領罷，我給他說，你很清楚這是麻煩你的友情的最後一次了，我的不幸的愛人既要永遠從我離去了，為緩和她的苦痛，減輕我將來的悔恨，我是不能不給她一些援助而讓她走的。”

當那些弓兵知道了我對於漫郎的熱烈的愛時，他們愈變為誅求無厭了，他們繼續地增加起他們的代價來，使我立刻成為赤窮了。而且，愛，也不許我愛惜我的錢財。我自朝至暮的忘機地偎傍着漫郎：我不是以時計，而是以日計了。末了，我的錢袋既已空如，我就迫得去忍受那六個以一種難耐的傲慢待遇我的惡徒的逞狠和殘暴。這你在巴西會看見的。你的邂逅是命運施與我的一個幸福的暫時的鬆放。你對我的困苦的憐恤使我切感着你

仁慈的心。你慷慨地解囊相助使我達到了哈洛佛，而那些警兵是帶着我不會希望的信用實踐了他們的約言。

我們到了哈佛洛。我起先就到郵局去。鐵白喬還來不及答覆我。我問我要那一天才能等到他的信。牠要兩天後纔能到，而由我的頑惡的命運的不可思議的佈置，我們的船却在我所等着那天的早晨就要啟旋。“怎麼！我喊，就在不幸之中，還要我臻不幸之絕頂嗎！”漫郎答：“唉！——一個如此不幸的生還值得我們來愛惜嗎？我們在哈佛洛死了罷，我親愛的騎士。讓死來完了我們的患難罷。我們還要曳着我們的不幸到一個異鄉去，到一個人家要罰我去受罪的異鄉去，我們不僅能，無疑的，等待着可怕的盡頭嗎？我們死了罷，她反復說，或至少讓我死了罷，然後你就去在一個幸福的愛人的懷中去找一個別樣的命運。——不，不；我向她說；同你在一塊即使不幸，也是一個值得我羨望的命運呢。”

她的話使我不寒而慄。我覺得她是被苦痛壓倒了。我竭力裝出了一種極鎮靜的神色，爲使她打消那些失望和死的不幸的意念。我決定了將來也保持着這同樣的態度，這使我以後感受到一個女子所愛着的人的果毅是很容易給與她以勇氣的。

鐵白喬的援助我既無望了，我就賣去了我的馬。從這裡得到的錢，加上你的慨助還餘下的一些，合成了我的十七個彼斯托的小小的款子。我用了七個給漫郎購備了一些必需的東西，我將其餘十個小心地藏好了，當作我們到美洲後所有的財產和希望。我毫不費力的讓船上收留了我。那時人家正在招尋自願上殖民地的少年的人們。船錢和膳費人家都答應了我免收。巴黎的郵件既在翌日要出發，我就發了一信給鐵白喬。牠是動人的，無疑地牠是使他感動到了極點，因爲牠能使他對一個不幸的友人取了一個決心，一個僅能由一種無限的熱情無限的慈愛而生出的決心。

我們開船了。風是不絕的順着我們。我從船長

得到了一個特別的地方安置漫郎和我。他心地良善，在我們不幸之羣中，他獨青眼看待我們。從第一天起我就特別交好他；并且，爲引起他給我一些關懷，我將我一部分的不幸告訴了他。我給他說我同漫郎是結過婚的，這一種的無耻的撒謊我不相信會使我有罪。他似乎是相信，答應庇護我。在整個的航行期間我們受到他許多保護的表示。他留心讓人給我們以相當的食物，他對我們的重視使我們那些不幸的夥伴也尊敬着我們。我繼續關心着不使漫郎忍受些微的不舒服。這她也注意到了；這種注意，加上我爲她而自抑到極端的那強烈的反感，使她成爲如此溫柔，如此多情，也如此細膩而溫存的體貼着我，這是她和我間一種愛與服役的永續的鬥勝。我一点也不悔惜歐洲；適得其反地，我們愈在向美洲前進，我愈覺得我的心靈在舒拓而趨於平靜。假若我能保證我到那兒不會絕對的缺乏人生的日用必需，我真會感謝命運對我們的不幸給了一個如此順利的安排。

經過兩個月的海航，我們究竟上了希望中的海岸。地方的景象在我們第一眼裏是蕭索的。這只是一片杳無人煙的荒野，我們僅能看見幾叢蘆葦和幾株被狂風剝去了枝葉的枯樹。絕無人踪獸跡。然而在船長讓人鳴了幾砲後，我們不久就看見了一羣新莪勒安的居民，他們帶着熱烈的歡欣在向我們走近。我們沒有發現那城子，牠是掩藏在一個小丘的那面。我們是同天上降下來的人一般被接待着。

那些可憐的居民對法蘭西和他們出生各省狀況熱心地向我們這樣那樣的問着。他們當他們的兄弟一般，當一些來分受他們的苦難和他們的寂寞的親愛的同伴一般吻抱着我們。我們跟他們上了那城子的路；但是，在前進時，我們驚奇了，我們發現人家前此如此向我們誇耀說是一個名城的只是一些可憐的小屋的集合。居民大約有五六百。殖民地總督的屋子由牠的高度和地勢看來是特出一点。牠是由一些土壘護衛着，土壘的周圍是一道深

闊的濠塹。

我們最先是去見他。他同船長祕密地談了許久；既返向了我們，他就逐一地細看所有附船來到的女子。她們共總是三十個；因為我們在哈佛洛曾碰到了另一羣加入了我們。那總督既良久地審視她們以後就令人去叫了城中各色的少年來，他們是在渴望着一個妻子。他把那些最漂亮的配給了那些重要人員，其餘的就抽籤爲定。他還沒有提及漫郎，但是當他命衆人退去之時，他叫我們，她和我兩個留下。

“我從船長那裏知道你們是結過婚的，他在途中認出你們是兩個聰明而可佩的人物，他向我們說。我一點不想知道什麼造成了你們的不幸；但是，假若真的同你們的外表一樣，你們是洞悉着世故人情時，爲了緩和你們的際遇，我要什麼都不吝惜，而你們也得襄助我在這荒僻的地土中去開拓出一些快樂的園地。”

我用一種我相信最能證實他對於我們的意念

的態度回答了他。他命人在城中給我們備好一個住所，他並留了我們同他晚餐。我覺得他這樣一個不幸的被放逐者之羣的領袖是很有禮貌的。他并不當衆探問我們的遭際的底細。談話是普通的；不管我們的憂愁，我們，漫郎和我，竭力着使這憂愁成爲可愛。

晚上，他命人領我們到人家已爲我們預備好了的住所去。我們碰到了一所泥土和木板組成的可憐的小屋，包含着平地兩三個房間帶上面一個頂樓。裏面擺了六把椅子和幾件日用必需的用具。

漫郎看見了一個如此簡陋的住所似乎很爲驚慌。她是爲我而憂愁，少有爲她自己。一只有我們兩個時她就坐下了并且傷心地哭起來。我起先着手去安慰她；但是當她讓我明白她可憐的只是我，在我們共同的不幸中她關懷的只是我所忍受的一切，我就竭力裝出勇敢和快樂想以之感受給她。“你因什麼可憐我呢？我問她說：我占有我所希望

的一切。你愛我，不是麼？我還要希望什麼別的幸福嗎？讓天去關心我們的命運罷。我不覺得我們的命運是如此令我失望。總督是一個有禮貌的人；他不會讓我們缺乏生活的必需。至於說到我們屋子的簡陋，用具的粗俗，你很能看出這裡少有人比我們住得好，佈置得好；而且你是一位化學家，我吻抱着她接說；你可以點石成金呢。

——那末，你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她答我說；因為，假若永沒有同你的這樣的愛情，一樣同你一般被更烈熱多情地愛着的人也是不會有的。我自認，她接說：我很覺得我永不配受你對我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愛戀。我給了你許多的憂痛，這你沒有一種異常的仁慈是不會恕宥我的。我曾是輕浮而易變；即使我前此是永遠的瘋狂地在愛着你，我還只是一個負心的女子。但是你會不能相信我現在是怎樣的變化了：我的淚，自我們從法蘭西動身以來你如此常看見流着的我的淚，從沒有過一次是爲我的不幸而流。一自你開頭分受我的不幸後我

就停止感覺牠了。我僅爲愛憐你而哭。在我一生中只是看見你有一刻的憂煩我就不能自慰的。我不絕的在自責我的無恆，我不絕的在感動地贊美着愛怎會使你爲一個不幸的女子忍受一切，她是不配受你的愛的，她即使拚她的一生，她涕泗滂沱着接說，也不足以補報她所給與你的痛苦於萬一。”

她的眼淚，她的話語，和她說話的聲調給了我一種如此不可思議的感動，使我覺得我的心靈要爆烈了。“當心罷，我向她說，當心罷，我親愛的漫郎；我簡直沒有力量支持你的如此熱烈的愛的表示；我毫未曾習慣於這種過度的歡欣。哦上帝！我不再向你希求什麼了。我是確有着漫郎的心；這是同我前此爲幸福而願望着的一樣：現在我的幸福是完全確定了。——確是的，她說，假若你是把你的幸福繫之於我，并且我極知道我也一樣能從那裏永遠地找到我的幸福。”

我懷着這些動人的意念，這些化我的陋室成了一座世界上第一王才配有的王宮的意念就變

了。從此以後美洲於我是成了一塊極樂地。“人們要想嘗受真正的愛的甜蜜，就應當到新我勒安來，我時常向漫郎說：這裡人們互相愛着，沒有利欲，沒有嫉妒，沒有變心。我們同國的人們是到這兒來尋找黃金；他們不會想到我們在這兒是找到了一些更有價值的寶藏。”

我們加意地培護着總督的友情。我們到後幾個星期，他有好心給了我衙署中正虛懸着的一個小職務。雖然這個位置並不高，我却當作一種天恩般接受了：這可以使我毋須依人而活。我為我自己僱了一個侍僕，為漫郎僱了一個婢女。我們小小的家業成立了！我是規謹持身，漫郎也守身如玉。我們竭力幫助并為善於我們的鄰人。這種樂於効力的意向和我們態度的溫和引起了全殖民地對我們的信任和敬愛；我們不久的時間後就如此地被尊視，總督以下，我們算是城中的第一流人物了。

我們的事業的清白和我們處境的平和給我們不知不覺地喚起了信仰的觀念。漫郎並不是一個

不信教的女子；我也不是那些以敗壞風俗兼且譏謗宗教爲能事的極端無信仰的人：是愛與青春造成了我們一切的錯誤。經驗開始補替了我們年齡之不足；牠對我們有着多年一樣的效能。我們的常經過反省的談話，使我們漸漸地有了一種德愛的興向。我頭一個把這種變化提示給漫郎。我知道她心靈的要素：她賦有質直而天真的情感，和常在傾向德的性格。我讓她明白我們的幸福有些美中不足：“這就是，我給她說，使其受命于天。我們有着太高潔的靈魂與太善良的心地使彼此不能有意地忘了責任而安生。假定是在法國生活着罷，那兒我們沒有一種正式的結合我們也是不能相親相愛；但是在美洲，這兒我們是僅屬於我們自己，這兒我們更不必顧及合禮與秩序的虐法，這兒人們甚至相信我們是結過婚的，誰阻止我們不立刻實行結婚，誰又阻止我們以憑宗教的盟誓使我們的愛情更神聖化？至於我呢，我接說，在我既將我的身心獻給你之後不能再獻你什麼；但是我是預備憑神

聖的祭台前從新獻贈你以我的身心。”

這番話語似乎給了她極度的歡欣。“你會相信，她答我說，自從我們到美洲以來我曾想到過萬遍千回嗎？害怕着使你不快使我把這個願望直藏在我的心頭。我不敢僭望有做你的妻子的資格。——啊！漫郎，我說，你會立刻就是一位王后，假若天生而賦與我一頂王冠。我們不要再躊躇了罷；我們絕無什麼阻礙可怕：我要把這事今天就去告訴總督，并向他承認我們是直騙他到了今朝。讓那些平凡的情侶們去怕那結婚的鏈條罷；他們是不會害怕牠的，假若他們是同我們一樣，確是永遠地在曳着愛的繯繩。”這個決定給了漫郎以滿心的歡喜。

在我所處的境地裏，即是說不幸地隸屬於一個我所不能克制的情欲，而不斷地與一些內心的悔恨相交戰的我的境地裏，我敢確信世上的正人君子對於我的意見無有會不贊同的。但是假若我埋怨上天拒絕了一個我僅為使他歡心而生的計畫

的嚴酷時，誰個又來說我的委屈的呼聲的不是呢？唉！我怎麼說，說拒絕那計畫嗎？他是把牠當作一種罪惡般懲罰了。當我盲目地在惡的路上走着時他是忍而由我走出；他的最殘酷的譴罰是爲我保留在當我開始返向德去之時。我恐怕我沒有力量去完成那結局是曾所未有的極不幸的敘述了。

依照我與漫郎所商定的步趨，我到總督那兒去求他同意我們舉行婚禮。假若我能請他的神父，那城中唯一的牧師，不必他與聞而幫我這個忙，我也就會不給他或任何人說起，但是，既不敢希望他肯答應我暗中行事，我就決定了公開地舉行。

那總督有一個名叫西萊的侄子，他是異常地親愛他的。這是一個三十歲年紀的人，勇敢，但是激烈而粗暴。他并不曾結婚。漫郎的漂亮在我們到的那天就使他動了心，九、十個月以來他可以見到她的無數的機會，更燃起了他的慾火。不過，同他的叔父和全城人一樣，因爲他確信我們是真正地

結過了婚的，他就抑制住了他的愛一點不使其顯露出來，而他的熱心甚至使他有許多次表示要爲我效力。

我到衙署中時，我碰着他在他叔父一塊。我絕無什麼顧慮要把我的計畫向他祕密；所以我毫不留心的當他的面說出了我的意思。總督是同他平常一樣仁慈地靜聽着我。我把我一部分的歷史告訴了他，他聽了很高興；當我求他參與我想舉行的婚禮時，他還慷慨地答應我慶日中一切的花費。我異常高興的辭了出來。

一句鐘之後，我看見那神父進了我家的門。我以爲他來是對我的婚禮有所指教的；但是，既冷然地向我招呼過後，他就簡單地告訴我說總督叫我莫想到這層，說他對於漫郎有着別的想法。“對漫郎有別的想法嗎！我向他說，心頭不禁寒戰了；那末是什麼想頭呢，神父閣下？”他答我說我不是不知道總督是此地的主宰；說漫郎既然由法國遣發到殖民地來，他是可以隨意處置她的；說他直到現

在還未發落她者，因為他以為她是結了婚的；但是既已從我自己知道了她并未曾結過婚，所以他要將她配給西萊先生，他是在愛着她。

我的激怒勝過了我的謹慎。我傲慢地命令那神父離去我的門，一面發誓說總督，西萊和全城的人會不敢伸手摸一摸我的妻子或我的情婦，隨他們願意怎樣叫她就怎樣叫她。

我立刻把我適纔受到的惡消息告訴了漫郎。我們看出這是在我回來之後西萊折服了他叔父的心意，也是他長久以來籌劃着的什麼計畫的結果。他們是強者。我們在新我勸安是彷彿在大海之中，即是說由廣大無垠的空間與其餘的世界隔絕着。在一個猛獸和同猛獸一樣地殘惡的野人們出沒的，荒野的異鄉，逃向什麼地方去呢？我是被城人尊敬着；但是我不能希望去煽動起民衆來聲援我：這必須要錢，我却是赤窮。而且，一種民衆的騷動的成功是不一定的；假若不幸而失敗，那我們的不幸會愈是無可救藥。

我腦中運思着這一些的計策，我把一部分告訴了漫郎；我不待她的回答又構成了一些新的；我打定一個主意 我放棄了牠又取了一個別的；我自語着，我高聲回答我的意見：末了我竟到了一種我不能比喻的擾亂，因為牠沒有再相似的情形。漫郎注視着我：她由我的搖動看出了危險的重大；她不會想及自己，她爲我而抖顫，這多情的女子甚至不敢開口給我明說她的恐怖。

經了許多的考慮後，決定去見總督，竭力以名譽的得失和我的尊敬與他的友情的回憶去感動他。漫郎想阻止我去；她滿含眼淚向我說：“你去必死；他們要殺你；我不會再見你了；我願意在你之先死去。”費了許多力氣才能使她信服我的出去和她的留家的必要。我答應她一刻之後會見到我。她不知道，我也一樣，天的忿怒和我們敵人們的殘忍是要降在她自身。

我到了衙署中：總督同他的神父在一道。爲感動他，我異常地服從而自下，如若爲了別的無論什

麼原因，要我這樣去做會得使我羞死的。我用一切的情由，一切一定可以感動一個心，只須不是殘忍的虎狼之心的情由去哀求他。

那個忍心的惡徒對我的哀求只有兩句答語，他只反複地說着這兩句話。他給我說，漫郎是屬於他的，他已經答應了他的侄子。我是決定自抑到盡頭的：我僅給他說我很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不會要我死，但是與其失去我的愛人我却甯願我的死。

出來時，我確信我是不能從這個堅執的老頑固希望一點什麼了，他爲了他的侄子會甘落千回的地獄的。然而我仍堅執着我忍耐到頭的主意，假若人們無理太過分時，我決意給美洲一種爲愛所未曾產生過的最流血而最可怕的慘劇。

我思着這個計策走上了歸途，這時那願意速成我的毀滅的命運，使我碰到了西萊。他從我的眼睛裏看出了我一部分的計畫。我說過他是勇敢的，他走向了我：“你不在尋我嗎？他向我說，我知

道我的計畫得罪了你，我也很知道這必須同你見個你死我傷：我們去看看誰是幸福者罷。”我答他說他很對，說只有我的死可以了我們的爭端。

我們離城有百步光景。我們的劍交鋒了；我擊傷了他，幾乎同時打落了劍。他的不幸使他如此狂怒，他不肯向我求命，也不肯放棄漫郎。我或者能夠一舉奪去他這兩者；但是具有一種勇敢的血液的人是不肯違誓的。我把他的劍擲還了他。“我們再來罷，我向他說，並且想想這是再不留情的。”他以一種不可言喻的狂奮向我攻擊。我應當承認我是不精於此道的，因為我在巴黎只有三個月的學習。是愛在指揮着我的劍。西萊把我的手臂刺傷了幾處；但是我乘隙襲住了他，我給了他如此有力的一擊，使他立刻倒在我的跟前——動不動。

不管一個死戰後勝利所給與的歡欣，我立刻想到了這個死的重大的關係。這於我是既無情可求也無遲刑可望。我既然知道總督對他姪子的感情，我確信他的死——經發現，我的死是不會遲延一

刻的。不過無論這個恐怖是如何的迫切，牠却不是我的不安的最大原因。漫郎，漫郎的利害，她的危險和失去她的必然，擾亂我直至使我眼睛模糊，使我迷不知我的所在。我憐惜西萊的命運：如此霎那間的死我覺得是我的苦痛的唯一救星。

然而也就是這個意念使我立即喚回了我的意識，使我能有了一個決心。怎麼！我喊，我要一死以了我的苦痛嗎！然則我還有着比我愛着的東西的失去還更可怕的东西嗎？啊！忍受到最殘酷的盡頭以去援救我的愛罷，如果徒然地含辛茹苦了然後再去死。

我重取了城中路，我回到了家中；我碰着漫郎已是因不安和驚憂而半死；我的見面復甦了她。我不能向她掩飾那適纔臨到我的可怕の意外。聽了西萊的死和我的傷她就暈倒在我懷中；我用了一刻多鐘才使她恢復了知覺。

我自己也是個半死了；無論她或我的安寧我都見不到一點的光明。“漫郎，我們怎麼辦呢？她恢

復了一點元氣時我向她說；唉！我們怎麼辦呢？我是必須遠走了。你願意留在城裏麼？是的，留在這兒罷；你在這兒還是可以幸福的；我呢，我需要遠離了你，我要在野人之羣或猛獸的爪牙中去尋死去。”

不顧她怎樣衰弱無力，她站了起來：她握了我的手把我引向門去：“我們一同逃罷，她給我說，我們不要失去了一霎的辰光。西萊的屍體會已偶然地被人發現，我們會沒有遠走的時間了。——但是，親愛的漫郎，我異常狂亂地說，那末告訴我我們能向那兒去呢？你有什麼計策嗎？不最好還是你一人勉居在此而我却自首把我的頭獻給總督去嗎？”

這個提議只增加了她要走的熱狂；必得要跟她了。我還頗有急智，臨走時，我帶了一些里古爾酒和我的衣袋所能容納的一切食物。我們給在隣室的我們的僕役說我們是去散晚步的（這是我們每天的習慣）；我們非常迅速地，似乎爲漫郎的織

弱所不能勝任的迅速地遠離了城子。

雖然我出來對於我們逃往的地點是不曾決定的，我却有着兩個希望，沒有牠們我也會寧死而不願冒那會臨到漫郎的危險。自我到美洲近十個月以來，我對地方的情形已頗爲熟悉，並且知道人們是用什麼方法去馴服那些野人。人們落在他們手裏不必一定有死之虞。我藉同他們見面的各種機會，甚至也知道了他們幾句的土語和他們一些的习惯。

除這個可憐的希望以外，我對英國人方面也有一個。同我們一樣，他們在新大陸的這部分也有着殖民地。但是路程之遙遠却使我害怕；達到他們的殖民地，我們須穿過幾日的行程的荒原，和一些極其高峻的山嶺，這一條路即使勇武有力的粗鹵漢也是很艱於行。然而我却盼望我們能善用這兩條計策：藉野人引導我們，英國人收容我們在他們的居留地。

我們儘漫郎的勇力所能支的走了許久，即是

說差不多兩里路的樣子；因為這個無可倫比的情侶堅執地拒絕更早地停住。到頭爲疲倦所壓倒，她向我承認她是不能再前進了。夜色已來，我們坐在一個廣闊的平原中。我們找不到一顆的樹去避身。她的第一個小心是換我傷口的布，這是在我們動身之前她替我繫好的。我徒然反對她的意志；如果我要拒絕她不要關懷我的舒適，我是并無危險，要她先想到她自己的珍重，我會使她苦惱死。我服從了她的願望，我無言而懷慚地接受了她的愛護的小心。

但是當她滿足了她的愛憐後，我的却又取了怎樣熱忱呢！我把我所有的衣服都脫下，把來鋪在她下面使她覺得地面少爲堅硬一點。不管她不願意，我要她由我用盡我爲減少她的不適所能想到的方法。我用我的熱吻和噓出的暖氣去溫熱她的兩手。我徹夜的傍着她看護着她并求上天給她一個和平而舒適的安睡。哦，上帝！我的祈願是怎樣的熱烈而虔誠！由怎樣嚴酷的裁判你決定了不容

納牠們呢！

恕我簡單地完了我一段傷心的歷史罷。我是向你敘述一個無比的不幸；我的一生是只有哭牠了。但是，雖然這個不幸是無時無刻不留在我回憶之中，我的靈魂似乎每當我想要述說牠時就在因戰慄而退縮。

我們平靜地過了一段的夜。我以爲我親愛的戀人是入睡了，我屏息着不敢發出最小的呼吸，恐怕擾亂她的睡眠。迨黎明一來，一摸她的手時，我覺出她的手是冷而顫；我把她兩手接近我的胸膛去溫熱牠們。她覺到了這個動作，既努力了一番握住了我的兩手，她以一種弱而帶顫的聲音給我說她相信她是到了她最後的辰光。

我起初以爲她的話只是不幸中一種常有的灰心語，我僅用許多愛的溫言軟語去慰她。但是她頻促的呼吸，我的問語的寂然，她的兩手，尙在執着我的兩手的緊握，使我知道她的患難的了期是近了。

請莫要求我向你描寫我當時的情感，也莫要求我向你述說她最後的話語罷。我是喪失了她；就在她臨終的辰光我也從她受到了愛的表示：這是我能有勇氣告訴你的那不幸而可憐的結局的一切。

我的靈魂沒有跟隨她的而去。無疑的天是不覺得我已嚴酷地罰受夠了；他還要我曳着一個疲倦而可憐的生。我甘心地放棄了永不去度快樂的生活。

我留住了二十四小時嘴唇貼戀着我親愛的漫郎的手和臉。我的主意是想同她死在一塊；但是第二天一來，我想我死之後，她的屍體會有被野獸之羣分食之虞。我決定埋葬了她，然後在她的墳上以待死之來到。因飢餓和悲痛給與我的衰弱，我是已然極其接近我的終期了，我必須要非常的努力才能站立。我迫得求援於我所帶來的里古爾；牠們給了我為我所要實行的那悲涼的職務所須要的力量。我所在的那塊地方，開土還不大難；這是一片

沙坪。我爲了挖掘而折斷了我的劍，但是我求援於我的兩手。我開了一條闊坑；爲莫使沙土接觸她，我小心地把我所有的衣服將她護好然後我把我心靈上的偶像擺入坑中。我在將她入土之前我以非常熱烈的深情吻抱了她萬遍。我還坐在她身旁；我長久地長長久地瞻望着她：我不能使我決定閉塞她的墓穴。末了，我的元氣又開始衰弱了，既害怕着我完全斷氣之前會沒有力氣去完了我的工程，我就永遠地把地球上最完美最可愛的她埋沒在牠的胸懷。隨後，我就躺在坑上，臉伏貼着沙；合上眼睛決意永不再開，我禱求上天援助，我切望地期待死的來臨。

那使你會難以相信的，就是當這悲哀的職務的整個期間，我眼睛未曾流過一滴的眼淚，嘴裏未曾發過一聲的歎息。我的深深的麻木和必死的決心，斷絕了失望和悲痛之情的流露。所以我在坑上的那種狀態裏不久就失去了我還未完全失去的一點的知覺和情感。

在你適纔所聽的一切後，我的歷史的結束是極不關緊要的，牠不值得勞你來靜聽。西萊的屍體一抬回城中，他的傷痕就被小心地診視了，他不但沒有死，他甚且未曾受到什麼危險的損傷。他告訴他叔叔我們間的事情是怎樣經過的，他的仁慈使他立刻公佈了我也是受了重大的傷害。他們令人去尋我，我和漫郎的不在使他們猜出我已逃亡。要想跟踪我已是太遲；但是翌日和次一天他們都是在追尋着我。

在漫郎的墳上他們碰着我已毫無生氣了；在那里發現出我的那些人，看着我幾乎是赤條條并滿染着血痕，他們一點不疑惑我不是遇劫而被刺；他們把我運回城中。幫抬的動作振醒了我的知覺；睜開眼時我發出的歎息和我重遇到了生人中間的呻吟使他們知道我還可以得救。

我免不掉被關在一個狹窄的牢獄裏。我被傳審了；因為漫郎失蹤，他們控我因一時的癡狂和嫉妒的衝動而謀害了她。我如實地把我的可憐的意

外說了出來。聽了這個敘述的西萊，不管這是多麼使他悲痛欲狂，他有仁慈替我求情。他是得到了我的赦免。

我是如此地衰弱，人家必得把我由獄中幫抬到我的床上去。由一個劇病使我纏綿床榻者三閱月。我對於人生的憎恨并不少減；我不斷地祈求死，我長久地固執的拒絕了一切的醫藥。但是，天既以如許的嚴酷懲罰我後，他有意使我有用於我的苦難和他的懲譴：他詔示我以他的光明，這使我喚起了我的出身和教育所應有的觀念。

我的心靈中既已開始重生了一點的和平，這個轉變幾乎就跟來了我的痊癒。我一心傾向那榮譽的感念。我也繼續的去盡我小小的職務，以待一年去那兒一度的法國船隻到來。我是決意回到我的故國來以一種明智而有秩序的生活補償我過去的無行。西萊曾任勞把我親愛的戀人的屍體移葬在一個光榮的地點。

那是在我元氣恢復後六星期的光景了，一天

正孤獨的在海岸上閒步時，我忽地看見到了一隻因商業關係引來新我勒安的船。我是注意着上岸的人物的。使我驚動欲絕的是在那些向城子前進着的人羣中我認出了鐵白喬。不管憂傷給我的面容的變化，這忠心的朋友遠遠地認識了我。他告訴我他旅行的唯一動機是見到我并讓我回到法國去的願望；他說既接到了我從哈佛洛寫給他的信，他就親身到了那兒給我送我向他所要的援助來；他說一知說我是動了身他是感到了非常的悲痛，說是假若他找得到一隻預備出港的船，他會立刻出發追我；他說幾個月中他是在各埠港尋找船，末了既在聖馬羅碰到了一隻要啓旋到馬特里去，他就登了這船，希望從馬特里能夠容易達到新我勒安；他說那隻聖馬羅的船既在途中被西班牙的海盜劫了，并被擄到了他們的一個島邊，他就設計逃脫出來；而輾轉跋涉了多番之後，他才有機會遇到了這隻小船，就是適纔來到而使他幸福地到了我身邊的小船。

對一個如此仁慈如此恆誠的朋友我不能表示出我的感激。我把他引到了我的家中；我叫他隨意取用我所有的一切。我告訴他自法國動身以來我所經過的一切；爲給他一個他所不會期待着的歡欣，我向他宣言他從前投在我心中德的種子已開始在結一些會使他滿意的果實。他要我相信說一種如此愉快的保證是補償了他旅行中一切的疲勞。

我們一同在新茲勒安過了兩個月以待法國的船到來：末了我們浮海了，十五天之前我們在哈佛洛登了陸。臨到時我寫了信給我的家裏。由我哥哥的答信我知道了我父親死的噩耗，這使我抱恨終天。我很有理由戰慄着不會不是我的墮落使他歛恨而長逝。到加萊來既是順風，我就立刻上了船，我是想到這兒離城幾里地的一個親戚家去，我哥哥有信告我他是在那兒等着我來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214B

12



127 54/80